



納粹間諜活動

著克伐丕定

譯付子鏡

文化正氣出版社

納粹間諜活動

史丕伐克著

劉若村譯

文化正氣出版社刊行

序

這本小集子的材料只是把一個愈來愈趨嚴重底問題的外表，粗枝大葉的談一談而已，這個問題就是納粹密探在美國，墨西哥和中美的活動。在過去五年中，我也曾對這些活動考察過一點，並注意過那種初步的而組織及管理均甚草率的宣傳機關，注意牠發展，生長及留下一種影響，這種影響較之許多人所察覺的還要廣大。當初看起來好像納粹政府官員想直接干涉美國人民及其政府的內務只是一種自討沒趣的企圖，誰知現在事情愈弄愈糟，連美國的海陸軍祕密也光顧到了。

我們把中美，墨西哥和巴拿馬運河地帶的情形，加以更進一步的研究，結果發現了一個間諜網，這個間諜網由羅馬——柏林——東京軸心指導，並作危害美國和平及其安全的活動。我們又細密的研究一下歐洲幾個國家，尤其是在慕尼黑『和平』把牠轉交德國庇護以前的捷克國，以及納粹和意大利密探在那裏成立了一支驚人的秘密的地下軍隊的法國，我們把這些

國家內的納粹第五縱隊（註）細密的研究一下，我們更瞭然於法西斯在西半球的活動了。

我在本書某一章裏會收集了一些詳盡的事件，這些事件，據我個人所能發見的，還不能直接找出納粹間諜的痕跡；但牠究竟表明納粹的意識對英國目下著名「克萊費登黨」（*Clarendon set*）的影響，這個黨陰謀出賣奧國、犧牲捷克且正在用不正當的辦法以鞏固希特勒在歐洲的地位。「克萊費登黨」對法西斯主義橫亘全世界的增長和影響既有這樣深刻的作用，那末，我想把牠蒐集在一道是很得當的。

大部分材料的來源，照其性質看來，自然是不能洩露的。我所引證的談話，或者由該項談話舉行當時在場的人供給，或者由官方記錄供給，如法國的加哥拉黨便是。在談及捷克的一章裏，我引證一個納粹間諜和他的首腦所作的一段談話。這種詳細情形是我從某一來源得來的，這個來源我過去曾發覺非常精確。後來，那個間諜給捷克的祕密警察拘捕起來，而他的口供也證實了我所發表的那一段談話。

本書許多材料都已經常發表於各種刊物中，但因爲有許多美國人尚覺得殷殷於納粹侵略本國未免誇張，所以我希望就是這一幅簡單和不完全的畫圖也足以感動讀者，使他知道情

形的嚴重，正如牠之感動我一樣。

J · L · S ·

(註)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當西班牙叛軍正包圍馬德里的時候，新聞記者們曾問及叛軍將領愛密里奧·莫拉將軍，究竟他的四個縱隊中那一個將奪得該城。莫拉含糊的答說：『第五縱隊。』他所指的就是馬德里城內的法西斯同情者——這些人想藉偵探、怠工及恐怖行動來促使政府的失敗。『第五縱隊』現在已廣泛的用來描寫那些活動於非法法西斯國家境內的各種法西斯及納粹組織。

目次

序

第一章	捷克——在樹割之前	一
第二章	英國克萊費登黨	一一
第三章	法國的祕密法西斯軍隊	三〇
第四章	墨西哥地底下的炸藥	四六
第五章	包圍巴拿馬運河	六四
第六章	祕密偵探到美國	八八
第七章	納粹間諜與美國的「愛國者」	一〇〇
第八章	亨利·福特與納粹的祕密活動	一二三
第九章	美國大學校中之納粹密探	一三七
第十章	美國的祕密軍隊	一五二

第十一章	戴士委員會隱匿證據	一六三
第十二章	結論	一八四

第一章 捷克——在變割之前

現在人們非常普遍的承認慕尼黑的『和平』送給了德國以得寸進尺侵略所必需的產業和軍事區域。慕尼黑協定沒有幫助把一個紛亂的歐洲納入長遠和平的正軌，牠倒還鞏固了全能的國家，尤其是德國，而一個地位穩固了的德國又不可免的使納粹第五縱隊的活動有增無已，這個縱隊現在正在地球的四面八方積極為希特勒的更大計劃準備基礎。

假如我們能由過去卜知未來，那末，那個第五縱隊，那個目下隱藏於全世界每一重要國家裏的神祕的祕密偵探集團，就是未來事變的朕兆。在德國進軍奧國之前，這個不幸的國家眼生眵着第五縱隊的隊員大批的湧進來。在捷克，特別是在這個共和國的心臟放在盤上奉送給希特勒的前幾個月內，那些奉調混入這個中歐國家的間諜，無論在數目上和活動上都大形增加。

在『和平』不久之前，我在該國逗留了一個短時期，我對葛斯塔波（Gerstner）即德國政



治警察——譯者——秘密偵探在捷克的活動情形亦略知一二。他們的人數甚多，我所知道的一些，拿當時和現在在捷克及其他國家內工作的真正人數一比，實在好似滄海的一粟。但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也足以表明納粹秘密機關葛斯塔波活動得多麼兇猛突進了。

多年來希特勒就已立定計劃於必要時攻取捷克，因為捷克底天然的山嶺障礙以及人工造成底鋼鐵和三合土的防禦線恰好攔住他聲明要長驅直入烏克蘭麥田的去路。他準備有一天他要控制捷克，所以他派遣一羣間諜，煽惑者，宣傳員及破壞者到該共和國去，使他們分頭活動，接頭，進行宣傳且建立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在戰時是極可寶貴的。

在某幾個例子中，我洞悉納粹就是對待牠自己的密探的生命也採取鐵面無私的決定和非人的冷酷。

阿爾諾·奧梯耳，化名哈羅德·荷夫，是一個瘦削和小白臉的間諜，他曾在兩所葛斯塔波學校中受過訓練，準備作第五縱隊的工作。奧梯耳從黎士特手裏接到一張德國護照，黎士特是卑孝華達的葛斯塔波地方長官，卑孝華達就是位於當時捷德交界的一個所在。

「你動程到普拉格去，黎士特指示他說，『且隱身該城。如果安穩無事，便立即趕赴波厄米士——萊帕附近的朗格地方，向安娜·沙奇小姐（註一）報告。到時，她就會給你更進一步的指示。』

奧梯耳點頭應命。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間諜職務——這項職務派到這個二十五歲的秘密偵探身上剛好是他在疏森（伯蘭登堡）葛斯塔波專門訓練學校中修完了他的緊張的課程之後，納粹秘密偵探機關曾設立許多學校來訓練那些從事各種活動的密探，疏森那所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畢業後，奧梯耳曾冒充德國亡命客跨越捷克國境，混入反法西斯團體中從事政治上的搗亂工作，因此他受過了一度小小的實際訓練。他在那裏居然表現出他的能幹，德萊登分部的葛斯塔波長官葛士勒馬上派他到捷克，擔負某種特殊的使命。

奧梯耳態度猶豫起來。『自然，我要儘可能的慎重將事，但是——意外也許會發生的。』

黎士特點一下頭。『假如你被捕，你就立即要求謁見德國領事。』他說，『假如你的情形很不好，我們就會藉口刑事犯——暗藏武器，意圖謀殺——即藉口某種非政治的罪名請求引渡

你。我們已和捷克訂定一項條約，引渡那些被控有犯罪行為的德人。但是——」這位葛斯塔波長官把他的桌子最頂上的一個抽屜打開，從箱子裏檢出一粒藥丸來。「假如你發覺自己已處身在一種極度無望的情況中，那你就把這一粒東西吞下去。」

「這是精化物，」他說，「把牠縫入你的手帕裏。假如你被捕，牠是不會被檢去的。因為搜查的時候，牠往往容易避過。」

奧梯耳把藥丸縫在他的手帕角裏，隨後便把手帕收入胸前的小袋裏去。

「你將來要做兩個報告，」黎士特繼續往下說，「一個是給沙奇小姐的，另一個是給普拉格和你接頭的人。她將來自然會介紹你見他。」

安娜·沙奇聽到奧梯耳報告她時，她給他一道特別的命令：「八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下午五點，你坐在普拉格卡爾士帕拉茲底噴水泉左近的椅子上。有一個穿灰色衫袴，戴灰色帽子，外套小袋口露出一塊藍色手帕的人要來向你借火點香烟。你給他火且從那位先生手裏接受一根香烟。他就會詳細指示你做什麼和怎樣去會見那個普拉格接頭的人，那個人你將來要向他作報告的。」

奧梯耳依照指定的鐘點坐在椅子上，朝着噴水泉看，注意那些男男女女，他們都欣然漫步和閒談，趕去會朋友喝下午茶，一頓咖啡茶，他偶然瞧一瞧攔在他椅子旁邊的午報，他覺得有人在注意他，但他總找不到那一個穿灰色衣服，帶藍色手帕的漢子。他用手帕揩一揩額角，一半是因爲天氣熱，一半是太興奮。他手裏一拿着手帕時，他就覺到那一粒縫得緊緊的藥丸。

剛好到五點，他便瞧見一個漢子，全身灰色衫袴，頭戴灰色帽子，外套小袋裏有一條藍色手帕，漫步向他走來。這個漢子走近時，便拿出一包香煙，拔一根出來，在他的袋子裏遍找洋火。他站在奧梯耳跟前，把帽子一脫，滿面笑容的向他借火。奧梯耳把火劃着，那個人便遞給他一根香煙。他也在椅子上坐下。

『每星期報告一次，』他一面把他的香煙頭吹了一吹，盯着兩個小孩在灑遍卡爾士帕拉茲的陽光中嬉戲，一面急促的說。他把兩隻腳伸開，好像一個人經過一天勞苦工作，尋尋舒適一樣。『你親身把報告帶給沙奇小姐。一個禮拜她到普拉格來，第二個禮拜你到她那裏去。把你的報告送一份給英國宣教師羅拔·史密斯，他住在卡爾士帕拉茲十三號。』

這個全身灰色打扮的陌生漢子吩咐奧梯耳送報告去的那個史密斯就是普拉格城內蘇

格蘭教會的一個牧師，他原本是一個英國人，他不僅和一般說英語的人就是和捷克政府的官員，也保持很好的關係。(註二) 這位史密斯牧師除了他的牧師工作之外，還指導一個業餘音樂團體，給德國的僑民舉行免費的音樂會。他利用牧師名義介紹德國的「亡命」婦女到英國去，充當英國政府官員及軍官的家僕。

葛斯塔波在捷克的廣佈的羅網，其活動多數集中於從前的德捷邊境。在普拉格，就是在現在，當德國已滿足她的所謂在歐洲的最後要求時，這個偵探網還佈滿於政府各部，軍隊及亡命的反法西斯團體中。這個國家，在片片樹割之前，甚至在現在，到處充斥德國派來的葛斯塔波密探，他們或是利用假護照來，或是偷運入境。

葛斯塔波又往往利用捷克公民，這些公民的親屬都住在德國，因此他們常常受逼迫。這些偵探的工作不僅在打探關於捷克國防手段的軍事情報，又不僅在和捷克公民建立關係以便進行不斷的間諜工作，而且同樣的重視分頭破壞反法西斯的團體——在會員衆多的組織內產生反對派，以便分裂和破壞牠們。偵探們還報告輿論和態度，又小心的把那些從事反法西斯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地址記錄下來。在奧國，當她未受侵略之前也經過這一模一樣的程序，因此，

納粹一跨入該國時，便能夠立即一網打盡。

普拉格有六萬德國人口，牠仍不失爲葛斯塔波遍全國建立驚人間諜和宣傳機關的大本營。在捷克被分割之前，多數間諜的報告都是經過鐵山——波丹巴哈越境送入德國的。漢倫黨的宣傳和間諜中心就在海本斯加街第四號的蘇台德德意志黨總部裏。在尼卡森加街第七號的德國救濟聯合會內有一個輔屬的總部，由愛彌爾·窩爾納指揮，他表面上代表萊比錫博覽會，但事實上却是普拉格底葛斯塔波機關的首腦。他的助理員海曼·多龍住在漢斯波爾加——第維斯，假裝爲慕尼黑畫報的代表。

納粹在捷克的間諜和宣傳機關，有某些現象對美國的移民當局是特別有興趣的，因爲納粹第五縱隊的秘密隊員現在也蜂湧入美國了。現在誰也知道，德國護照頂上的字母和號碼就是向全世界的德國外交代表通知，攜帶護照的人通常是一個葛斯塔波的密探。美國移民當局一發見德國護照頂上有字母和號碼便可以很有理由的相信攜帶護照的人就是一個密探。這些號碼都是柏林或德萊斯登的葛斯塔波總都簽在護照上的。這個密探的照片和他的字跡樣本則用外交郵袋寄往該密探被派赴底某國或某城的納粹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或德國代辦

館。等到該密探在外國某城作報告時，當地的葛斯塔波長官爲了證實他，便把外交郵袋寄來的照片及字跡和護照頂上的號碼加以核對。

路采夫·華爾泰·威格特，化名華爾泰·格拉斯，又化名海因士·里昂赫德，又化名海爾拔·弗朗克——這些名字都是他做間諜工作時走遍全歐洲所用的，這很可以做一個例證。威格特被派赴普拉格，負擔某種困難的使命。他的職務是去查明捷克人怎樣能走到西班牙參加國際義勇隊，這件事在柏林看來簡直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爲這些捷克人一定得道經意大利、德國或其他與葛斯塔波合作的法西斯國家。

威格特得到一張第1,125,236號的護照，上有華爾泰·格拉斯的名字，且護照頂上簽有字母和號碼111111。他接到德萊斯登的領袖威廉·米伊的指令，要他於行抵普拉格時向漢倫黨的總部報告。格拉斯，化名威格特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抵埠，當即在蘇台德黨總部作報告并會見一個人，這個人我不能辨認。他奉令於四日後再作報告，因爲關於該密探的通知書尙未到達。

威格特曾在波茨丹和卡爾茅茨——萊麥根的葛斯塔波間諜學校中受過訓練。他在威廉

·米伊的直轄之下活動，米伊的總部就在德萊斯登。米伊現在在第二區負葛斯塔波的工作。當捷克的蘇台德區尚未劃歸希特勒之前，全部捷克邊境的間諜和恐怖活動分爲數區。本文寫作時，上述的劃分仍然未變，但活動已跨越新的邊境了。第一區包括西里西亞，總部設柏列斯勞；第二區爲薩克森尼，總部設德萊斯登；第三區爲巴伐利亞，總部設慕尼黑。合併奧國之後又新增第四區，由葛斯塔波長官雪維勒指揮，總部設柏林并設一支部於維也納。第四區還管轄 Standardteili Standardteili 是隨時製造意外事件來給德國的侵略作藉口的，如『因爲情勢已非地方當局所能控制』等等。

移民當局，尤其是德國四鄰的移民當局偵察葛斯塔波密探的另一辦法就是根據德國護照上面的印花位置。按照德國的法律，印花應直頭貼在護照第一頁右上角指定黏貼印花的一點底下。凡是印花貼在護照封裏的，這便是給葛斯塔波代表和領事館的一個暗記，證明攜帶護照的人是一個密探，他因匆忙過境，來不及向葛斯塔波總部領得正式的號碼和字母。這個密探便由上述辦法，得到葛斯塔波長官的臨時驗明。

又無論什麼時候，移民當局苟發現發給護照攜帶者的護照期限不到五年，後來又延長至

法定的五年期間，那末，他們便可以斷定執護照者是一個新的葛斯塔波密探。這個密探剛在某
一外國，受統制了的活動的試驗。比如威格特因為要在荷蘭進行第一次葛斯塔波使命，他於一
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領取一張護照，這張護照只能用十四日。他的上司還不敢相信威格特之
願意做一個密探是否為的是得到一張護照和款項逃出該國；因此，他的護照期限便受了限制。
十四日期限過後，威格特便一定要報告納粹的領事換護照了。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中，這張
護照便記上如下的字樣：「非得德萊斯登警察長官之特別許可不能更換新照。」等到威格特
順利的完成了他到荷蘭的使命時，他便得到一張普通的五年為期的護照。

無論那一個德人，凡是他的護照期間有限制而後來又延長的，就證明他已經受過試驗，且
已給葛斯塔波賞識。

(註一) 沙奈小姐是漢倫黨的一個最積極的黨員。她現在是蘇台德的一個重要人員。

(註二) 史密斯後來聽到赫克的祕密警察正在監視他，他便跑回英國。本書寫時，他尚未回到他的普拉格教堂去。

第二章 · 英國的克萊費登黨

外國間諜的工作不一定限於獲得陸海軍的祕密。一個侵略者計劃一次侵略或估計一個假想敵的力量和士氣，就是什麼情報也是重要的；而且往往一宗外交的祕密較之一張小心防護着的軍事設備的最精選的圖樣還要有價值得多。

有些人，無論金錢，社會地位，政治的諾言或榮譽都不足以誘致他們去奉行一種有利於異國的政策。但在這樣的場合內，有時候階級利益的保護却推使他們去做出一些很難與外國僱傭間諜的行爲有別的勾當出來。大凡金融利益是在國防規模上而處處要從國防上着想的人，上述這一點對他們尤其真實。

上述的階級利益就在侵略國被邀去懣割捷克之前數月，把奧國出賣給納粹；而且將來或者天才曉得，究竟有多少穿上午餐短服和晚餐長袍的納粹第五縱隊包圍着那些權貴，使他們議定了一個方針，這個方針犧牲了一個國家和一國人民，而且還預示了慕尼黑的『和平』公

約。

故事的開頭是英國首相納非爾·張伯倫接到一個請柬，約他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克萊費登消遣一個週末，克萊費登就是阿斯多勳爵夫婦在伯京咸沙，泰伯勞鎮的地產，這個所在正座落在美麗的泰晤士河畔。花園，叢林并襯着一條靜穆的河流，從這個仙境裏浮現一所喬治亞式的房子，當首相和他的太太駕到時，其他已先到的客人和他們的東主都步落馬蹄石階，迎接他們。

這一羣小小的，但經過細心選擇的客人被邀作「打燈謎之戲」，以消磨這次週末，這種遊戲，其法是將參加者分成敵對兩方，某方主演，敵方則設法猜中他們所描寫的是什麼。每一個被邀來的人都是在英政府內位居要衝的，而且就在這次「燈謎會」的星期末中，他們暗地裏立定一個英國政策的方針，這個方針將來不僅影響到不列顛帝國的命運，而且今後多年來世界事變的方向及數不盡千萬萬人民的生命都要受影響。

上述那一個足以間接威脅美國和平及安全的方針苦心孤詣的把英國推入無數的陰謀中，這些陰謀已使希特勒坐大，而且將來還不可避免的把英國引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英國的國

會和英國的人民都對這些決定茫然不知，而這些決定中有一些張伯倫政府已經實行過了。

假如不知道上述有歷史意義的兩天談話當中發生什麼以及在這些談話之前是什麼光景，那末全世界對英國的幾乎不可捉摸的外交政策只好迷惑不解。

參加這次星期末集會的，除阿斯多夫婦，首相和他的妻子之外還有如下的人物：
國防部長，湯馬斯·恩斯基普大人。

亞歷山大·加道根大人，他代替羅拔·凡雲泰大人，做了英國內閣的顧問官，而且他又以督察的資格，監理那個有非常勢力的英國情報股。

倫敦泰晤士報編輯，喬法黎·道遜。

蘇格蘭國立銀行總裁，羅斯安助爵，當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把軍火供給佛郎哥時，他是反對供給軍火於西班牙民主政府的一個最堅決的人。

前任首相鮑爾溫的顧問，湯姆·瓊斯。

下院議長，E·A·佛士萊大人。

英國法西斯運動首領奧斯華德·摩斯萊大人的小姨馬麗·賴文斯道爾夫人。

在克萊費登大廈的客人所做的出奇約遊戲中，國家和人民被人拿來當棋子一樣來玩弄，要了解這一着，人們必須回憶一下，像德國克虜伯和泰森之流的工業界和金融界巨子，他們之擁護希特勒主要的還是爲了摧毀德國的工會和政治運動，因爲這些運動在一九二〇年曾威脅着他們的財產和政權。

阿斯多一家是美國阿氏家族之一部分。南·邁·阿斯多太太出世於維真尼亞，嫁給英國最有錢的人家。她的財產和她的丈夫阿斯多多少錢的財產伸入銀行，鐵路，人壽保險和新聞事業中。家族中有六個人參加國會：阿斯多太太，她的丈夫，他們的兒子參加下院；尚有兩個親屬參加上議院。阿斯多家族操縱世界上最有勢力和影響的兩家報紙，倫敦泰晤士報及倫敦觀察報。在過去，這些報紙的影響雖不能說怎樣了得，但其力量也已經足以決定首相的去留了。

克萊費登大廈爲一個非常能幹和野心勃勃的美國產婦人統治着，牠經過每一個星期末宴會，都在現代歷史上而下牠的痕跡。阿斯多太太和她的朋黨已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的政務中，多少盡了一點小小的作用，而且最近在牠的星期末宴會中所做的決定已經過一度難於置信的陰謀，出賣和欺騙把歐洲地圖改變了，而這些陰謀，出賣和欺騙是以一個戰勝底凱撒的無

情和一個拿破崙的無限野心來實現的。

克萊費登大廈舉行的星期末集會開始於一九三七年秋，以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富於歷史意義的一次爲最高峯。阿斯多太太曾和賴文斯道爾太太敘過茶且又曾在她的城屋裏款待過納粹的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阿斯多操縱的倫敦泰晤士報逐漸逐漸在他的最有影響的社論版上採取一種親納粹的論調。當泰晤士報要發起某一運動時，牠照例在他的著名的副欄裏發表許多通信，然後再來一篇社論鼓吹那個決定好的政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當中，泰晤士報發表一些信，涉及希特勒的收回殖民地的要求，這些殖民地都是在戰後從德國奪去的。

英國寧願讓希特勒轉移視線於蘇聯的肥沃的烏克蘭麥田，她不願讓德國來進攻她。這件事無作戰爭之意，但戰爭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俄國戰勝，英國和她的經濟貴族就要碰到「共產主義的威脅」。但假如德國戰勝，她就要向東擴展而且因爲給戰爭弄得筋疲力倦，她就無法向英國提出要求。英國的經濟貴族一定要做的工作，就是幫助德國準備未來的對蘇戰爭，同時又準備自己，爲的是萬一她的計算弄錯了仍可作戰。

內閣大臣海爾森勳爵（糖和保險業），斯文東勳爵（鐵路，電力及德意等國支店），森騰

爾·霍爾大人（地產，保險等）都動了心而且都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理想。張伯倫本人在帝國化學工業裏也有重大的利益（總共有二萬二千股），這些工業與德國染料托辣斯（Farbenindustrie）保持聯絡，而後者則積極把軍需品供給希特勒。困難的就是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他反對法西斯的侵略，因為他生怕這些侵略結果威脅不列顛帝國。艾登一定不贊成鞏固法西斯國家和鼓勵牠們去作更大的侵略。

在一個選擇得非常小心的小宴會裏，阿斯多家邀請艾登參加。在一個堆滿鮮花的會客廳裏，大家談論的問題就是遣派一個信使和希特勒商量那件事——這一個信使，打個比方說，要像哈里法克斯助爵（有錢大地產收益）那樣溫文有禮的人才行。艾登很懂得泰晤士報何以突然把失去的德國殖民地問題談得比希特勒本人還要厲害，艾登極力表示他的異議。他堅稱，上述的步驟會鼓勵德意兩國作更進一步的侵略，而這些侵略一定要摧毀不列顛帝國。

但是，那些事先商量好的內閣大臣給張伯倫一個壓迫而外交大臣正在布魯塞爾辦理公事的時候，首相便宣布哈里法克斯將要訪問領袖（Führer，即指希特勒——譯者）。艾登非常憤慨，經過一度騷亂的會議之後，他呈請辭職。在那個時期，艾登的辭職恐怕要使英國陷於

暴亂——因此，張伯倫極力撫慰他。當時公衆均突同情於艾登而且在他屈服之前，該國一定得爲這件事有所準備，以防萬一。

在倫敦外交家的會客廳的寧靜和委曲的圍氛中，他們帶着不少笑聲談及哈里法克斯，頭上緊緊的戴上他的硬氈帽，受到不要參與任何辯論的指令，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被派赴柏林及貝許特爾斯加登鎮。哈里法克斯助爵，根據他的密友的痛快了當的批評，他是英國貴族中最和藹可親和令人景慕的一個，人是滿忠厚，很有意思而且——還不特別伶俐。

哈里法克斯在柏林會見戈林，戈林當時恰好穿着一套嶄新的，裝飾眩目的制服。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戈林把兩隻手攔在他的大肚子上說：

「世界不能靜處不動。世界的狀況不能永遠凍結不化的。世界一定要變。」

「當然不能。」哈里法克斯助爵親切的表示同意。「假如以爲什麼事都能凍結不化而且也不會變，那就是荒謬絕倫了。」

「德國也不能靜處不動。」戈林往下說。「德國一定得往外擴張。她一定得有奧國，捷克和其他國家——她一定得有煤油——」

現在話頭說到這裏，應該大發議論了，但是這位專使已奉令不准參加任何辯論；因此他唯唯點首，且用他的最好的和平的腔調，喃喃地說：「自然嘍。誰都沒想到德國靜處不動，假如她一定要往外擴張的話。」

奧國被佔之後，哈里法克斯的心腹至友問他究竟在那裏幹些什麼勾當，他便把上述的故事講出來，他表示生怕他的談話有可能給戈林誤解，因為後者把他的親切解釋為英國贊成德國吞滅奧國的計劃。但法國的情報部却有一種純然不同的傳說，這種傳說大都是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搜集的，根據後來事變的證明，這種傳說好像精確得多。

據密探報告說，哈里法克斯勛爵會担保英國對希特勒在中歐的野心採取不予涉政策，不過德國要在六年內不提出收回殖民地的問題。英國估計在這個期間內，希特勒已經擴張勢力，鞏固了他的戰爭機構且對蘇戰爭也得到一個勝利的結果。

一九三八年二月，阿斯多夫夫婦邀請幾個貴賓在克萊費登舉行星期末集會到會的有英國的首相，同時還有哈里法克斯勳爵，羅士安勳爵，湯姆·瓊斯和阿斯多操縱的倫敦觀察報編輯，J. I. 加爾文。張伯倫一過返倫敦，他立即叫艾登和意大利公開談判，以便得到一個諾言，停

正在地中海鎗殺英國水兵及轟沈英國的商船。正在這個時候，英國外交部發出一道聲明書，稱莫索里尼「正協同」搜索那些「來歷不明的」海盜。

英國的輿論正因為英國船隻的沉沒陷於羣情鼎沸的時候，假如這種攻擊還不停止，那就頗足以阻礙和法西斯領袖的交涉。張伯倫準備給停止海盜式襲擊的報酬就是承認阿比西尼亞，甚至還借款給意大利去開發她的掠奪得來的領土。這簡直就是向一個海盜大王進貢，但張伯倫之立心這樣做法無非想平復國內因為英船沉沒而起的反對派以及給他自己爭得一點時間去發展他的政策而已。

艾登在阿比西尼亞被侵略時曾努力奮鬥，制裁侵略者，他現在雖迫得服從命令，但他却堅主意意大利必須首先使她的軍隊退出西班牙。他不願意莫索里尼扼住直布羅陀，這是不到顛帝國重要生命線之一。莫索里尼拒絕了而且還告訴羅馬的英國大使說，他和英國將永遠不能接近，因為艾登堅持要意大利的軍隊從西班牙撤退，又說假如換了另一個外交大臣，也許於事有補。希特勒在羅馬——柏林軸心和莫索里尼合作得很密切，他也開始要求換一個新外交大臣，不過來得較莫索里尼高明一點而已。里賓特洛甫通知張伯倫，德國元首因為英國的報紙

攻擊他，納粹和納粹政府，他非常不悅。元首要停止這種攻擊。

曾一度傲視一世且現在還不失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她的外交部竟向維律街的報館發通告，要求牠們凡是談及納粹和希特勒的故事應該把腔調放低一點，「幫政府的忙，」而大多數傲視一世和獨立的英國報紙却成立了一種「自願的檢查制，」以遷就那一道通過英國外交部送來的希特勒命令。這些報館對牠們的編輯部解釋說，世界的形勢太嚴重，不能拒絕政府的請求，而且這一拒絕就等於喪失外交部及其他政府機關底常規的消息來源。甚至今天每一個英國公民還不曉得他的政府和「獨立的」報紙怎樣接到希特勒的命令。

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法國的情報部當時還不曉得哈里法克斯所做過的秘密勾當，牠獲得情報稱希特勒企圖於二月入侵奧國，同時德意兩國說過他們要撤退軍隊現在也不撤了，而且還計劃加緊他們在西班牙的進攻。當法國情報部聽到這項消息時，當時的法國外長台爾博斯和艾登正在日內瓦參加國聯行政院的會議。台爾博斯焦急地通知艾登，艾登呢，他永遠夢想不到英國已贊同犧牲奧國和出賣法國，而且也想不到她竟會蒙蔽她自己的外交大臣，他立即從日內瓦打電話給張伯倫。

首相小心的聽，淡淡的謝他一句，把電話掛上，趕快打電話給英國駐法大使愛力·飛普斯。愛力奉命疏通當時的法總理旭丹並請求旭丹下令台爾博斯停止恐嚇英國的外交大臣。但在二月整個月當中，法國的情報部不斷獲得情報，涉及有計劃的入侵奧國及預定加緊在西班牙進攻，他把這種情報遞給英國并堅主共同防患。艾登又把牠轉給那位常常稱謝他的張伯倫。

定好入侵的日子已迫近，但艾登尙在職，希特勒開始害怕，這個「狡猾的阿爾卑翁（Alpion）」和她的一切友誼的申請也許實際上是蒙騙德國哩。假如英國可以派遣一個專使來拍賣奧國且蒙騙她的盟友法國，她也很可以欺騙一下德國呵。同時葛斯塔波偶然接到一項情報稱英國的情報部已深入到德國軍隊的上層且正和高級將領合作。希特勒當時并不曉得英國的情報部深入到什麼程度，他馬上整頓他的內閣，委里賓特洛甫爲外長，且準備萬一英國把他引入圈套時不惜一戰。

在英國外交部裏，有一些檔案表明希特勒在侵奧之前，曾試探過英國，以便知道他是否被騙入圈套。里賓特洛甫曾通知艾登及張伯倫，稱希特勒想召見奧國總理許士尼格且要求奧國

改組她的內閣，起用殷嘉德及釋放下獄的納粹黨人。希特勒知道許士尼格馬上會趕到英法求助。假如她們把奧國置之不理，那末入侵便一帆風順了。

英國外交部的檔案證明許士尼格確曾趕向英法求援，法國準備答應，但因為英國拒絕，故迫得法國也只好袖手旁觀。

當這些瘋狂的陰謀正在進行時，阿斯多操縱的泰晤士報和觀察報，納粹和意大利的報紙都不約而同的發動一個反艾登運動。定好犧牲奧國的日子已迫近，艾登一定得滾蛋，否則這一個着便一敗塗地。但公衆却擁護艾登；因此另一種攻擊又開始。故事開始涉及外交大臣的健康。有許多嘆息，愁眉不展，悲傷扼腕，但艾登仍戀棧不去，希望他還能夠做一點事。

二月十九日，希特勒等得不耐煩了，他粗暴地要求把他撤退，且發動報紙的攻擊。翌日張伯倫便「應輿論之情」撤換了他。

那位和雷可親的哈里法克斯被委為外交大臣。A·E·倫農——波德是佛郎哥的擁護者又是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崇拜者，像這一類的準法西斯派均拜受開員的職位。

因為排擠艾登的困難，奧國的入侵竟延遲了三個禮拜。

當消息震動全世界，報道納粹軍隊開入希特勒往日曾應允尊重其獨立的國家時，那位尚
毫不起疑心的法國大使哥爾賓先生連忙趕到外相邸，商量迅速的共同行動。這是一九三八年
三月十一日下午四點鐘的事情。哈里法克斯却不立即接見他，一直讓他等到晚上九點鐘。那時，
奧國已成了納粹的領土了。除了抗議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哈里法克斯官冕堂皇的聯同法國作
一次「強硬的抗議。」奧國被吞併之後還不到一星期，法國的情報部已探知哈里法克斯交涉
的情形，而且終竟恍然大悟英國何以迴避共同行動的要請，又何以法國的大使在奧國佔領功
德圓滿之前受到冷遇。

希特勒從奧國獲得更多人力以補充他的軍隊，又獲得大量麥苦士的儲藏，森林及驚人的
水力發電泉源。假如他還能夠得到捷克的話，他還可以從那裏獲得世界上最大的軍需工業之
一斯可達軍需工業，蘇台德區的工廠，同時還可接近匈牙利的麥及羅馬尼亞的煤油，支配巴爾
幹，破壞俄國在中歐底可能的航空及軍隊根據地，以及把納粹軍隊駐紮在距離俄國邊境和他
久已垂涎的烏克蘭麥田的幾里路之內。

奧國被佔之後五日，即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哈里法克斯個人召見捷克的內閣部

長。四點鐘，這位部長帶着一點兒迷惑和莫明其妙的神氣從會議裏跑出來。哈里法克斯已經作了若干「暗示」在捷克政局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哈里法克斯顯然完全無知，但他却把主意打定了。

英國的外交大臣顯然從某一個人手裏接到命令，因為哈里法克斯已暗示中歐共和國（即指捷克——譯者）設法對德讓步（其實這件事已進行了幾個月了）而且暗示某日耳曼人將加入內閣（已經有了三個在裏面了）。三月二十二日又舉行另一次會議，那位部長在這次會議裏曉得哈里法克斯要捷克政府讓一個納粹黨員入閣——正如奧國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讓殷嘉德入閣一樣。

英國之壓迫捷克，要她在政府內給捷克納粹黨人以更大的權力，此事實際上無異吩咐這個四面楚歌的小民主國，去造成一根堅實的繩子自縊。後來的事變證明這根繩子是張伯倫個人供給的。

於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的那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週末宴會到來。

在克萊費登大廈裏，小會客廳的四壁都排着藏滿了書籍的書架子。吃了一頓快活的午餐

之後，那些說說笑笑的客人都擁到們兒來。身爲英國的首相，在猜謎戲裏做盡種種嘻皮笑臉的事實，在有點兒失態了；因此女東道主提議他們玩一玩『樂椅』。

大家都認爲這是一種高尚的見解，於是那些穿着刺眼的藍色制服的男僕依次把椅子排好，小心的在牠們中間留出一些空隙。在那批笑逐顏開和盛裝的婦人中，有一個走到鋼琴邊上就坐。『樂椅』排列的數目要多一個人出來。音樂開始，遊戲者繞着椅子走。音樂一停下來，每一個一便趕快向就近的椅子坐下，剩下那個落後的人只好站着，讓其他遊戲者及那些旁觀者取樂。

音樂開始了，那位世界最大帝國的莊嚴的首相，那位負了帝國國防重任的部長，那位英國最有勢力底報紙的編輯，那位下院的議長大人，那位英國法西斯領袖的姨子和其他幾個人都在鋼琴響着牠的催戰調子時，向前行進。那位首相，大概因爲他實在保守的緣故吧，走得非常小心，而且步法非常之快，阿斯多太太狡猾地瞧着他，別的人則極力忍着笑。首相設法至少要維持他的銀行背景的尊嚴，但據某人後來的見解，他設盡法子也『只是像一個小肥豬』而已。音樂突然停止了。大家搶一把就近的椅子坐。首相設盡法子才找到一張，一古腦兒坐上去。

大約半個鐘頭之後，有幾個英國的重要官員喘息了一會，告別走了。他們便開始談外交，太們多數都到另一間房子裏休息去了，討論告終時，這個克萊費登大廈的小集會定出六條重大的決議案，這些決議案假如順利的實現出來，全世界都要改了樣子了。

這些決議案（現在有若干已在陰謀實現中）便是：

（一）通知法國，如果她遭到攻擊時，英國將出來幫助，但這種攻擊如果是因為和另一強國成立之條約義務而引起的，則視為例外。

（二）在英國實施和平時期之徵兵制。

（三）委派三個閣員去辦理工業保護事宜（即和平時期之徵調；監督軍事徵兵；以及整頓『人民之政治教育』（宣傳））

（四）與意大利訂立協定，保持兩國在地中海的正常利益。

（五）與德國討論相方的問題。

（六）向德表明希望她的獨斷方法不要引起英國的輿論反對她，以致互相間的討論發生障礙。

在這個計劃中，最重要的兩項決議就是和平時期之勞働徵募及努力強迫法國在英俄間有所決擇，破除法蘇公約。

試首先來考察一下徵兵及其動機：

無論什麼國家假如她的工人組織得很強固，她要走的法西斯主義時，她必須設盡種種辦法把工會征服，或者把牠們破壞，因為叛亂的工人可以用罷工手段防止法西斯主義。英國工人之憎恨法西斯主義是盡人皆知的，因為他們已知道法西斯主義頭一椿事就是破壞工會的價值及破壞他們經過多年鬥爭得來的一切東西。英國要轉向法西斯主義及法西斯的聯盟就要和工會引起麻煩；因此，才決議『整頓人民的政治教育』。此舉之所以特別需要就是因為若干工會領袖，尤其是在重要軍需工業部門中的工會領袖已公開聲明，除非工人得到保證，凡是工人製造的武器將用來保衛民主而不是用來破壞牠，他們是不會合作的。

那末，『人民的教育』及和平時期的徵募一定要走到政府監督工會的地步。希特勒已按照同樣的辦法來監督會一度極其有勢力的德國工會了，只不過有若干花樣不同吧了。

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週末宴會之後數日，泰晤士報出來鼓吹『國民組織』及『國民立

法」的智慧。所謂國民立法，法西斯國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是勞動徵集之第一步。第一砲已打出來，我們很可以安穩的預言，假如張伯倫政府不倒台，英國工人將親眼見到有史以來施給他們的最致命的攻擊。一切的徵候都證明反動的基礎正在打造中，而結果勢必要分裂工會運動，因為雖有若干領袖心意願和政府一道，但另一些人則已經表示他們要加以拒絕，除非他們知道這樣做法是為民主主義而不是為法西斯主義。

第二個重要的決議就是向法國施行壓力，打破她和蘇聯建立的公約——這一點是希特勒就想完成而又不很成功的。有一個時候，好像英國就要弄成功了，因為她已經打破了捷蘇公約——這又是希特勒決意做的另一破壞。

英國以狡猾的外交見稱。過去在她的帝國的發展中，她會利用各國及各國人民，利用這一個來反對那一個，出賣，犧牲，蒙騙，無所不為。但是自從克萊費登的週末宴會及她最後造出陰謀詭計以來，英國已顯然終於欺騙了自己了。

那些左右她底命運及左右她幾萬萬人民底命運的人們已清楚的做出這個結論：民主政治（英國已經已很懂得牠）再也不能苟延喘息了，現在只有在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間來。

一個決擇了。在共產主義之下，克萊費登週末宴會的貴賓所從屬的那個統治階級一定要喪失他們的財產和權力。經濟貴族派的冥頑不靈的希望就是在法西斯主義之下，他們還可以高踞於廟堂之上，因此，那些克萊費登週末派便轉向法西斯主義。

希特勒的第五縱隊找到一批新奇的盟友。

第三章 法國的祕密法西斯軍隊

無論希特勒也好，莫索里尼也好，他們都不能預見一個克萊費登黨的發展，或者預見英國竟心情意願犧牲奧國及好大一部分捷克領土來削弱她自己底稱霸歐洲的強國地位。全能國一貫就假定，爭奪中歐，巴爾幹和地中海霸權的時候一到，牠們就一定得打。

羅馬——柏林軸心非常合乎情理的推斷，牠認為預期的戰爭爆發時，假如法國能夠被一個蔓延的國內叛亂所侵擾，則她不僅在戰場上大形滅弱，而且法西斯主義甚至還會在共和國內取得勝利。爲了準備這一着，軸心國把祕密偵探派到法國去，大批金錢和軍火源源供給他們，而且幾乎弄成功歷史上最足驚人的密謀。

有一個事件可以使人直頭發現外國密探已進展到什麼程度，這個事件發生於加隆的杜魯安飯店，這個飯店是巴黎金融界，工業界和文化界領袖常常進出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刚好在正午的時候，甲嘉倫·伯倫第，一個十八歲的速記生，頭髮蓬鬆的，眼睛閃亮，還有兩片滿塗胭脂的朱唇，走過那一間著名飯店的輪旋門，并彷彿她已奉了令一樣，向右面轉去。她往日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窮奢極惡的一個所在——用灰色或棕色大理石造的，并配有傢具的餐室。從灰色餐室升到棕色餐室有兩道石級，伯倫第因為太興奮，竟不注意到牠們，結果失了脚，好在那個宛似查禮士·迭更斯的老酒保把她捉住扶正，不然一定得栽一交。

和她約好一道敘午茶的兩個人坐在小食室一個老遠角落裏的桌子旁邊，請她來的那個人叫做法朗士華·敏特尼，一個名噪一時的法國工程師和工業家，長得非常壯健，一雙銳利的眼睛，頭髮漆黑，帶一種慫慫的很有把握的態度，待她走近來時便站起來，而且看到她的窘態，不禁發笑。另一個人，非常年輕，名字叫做羅基特，一個矮胖，頭髮叢生的傢伙，具有一副四方形的顎骨，還帶上一副沈重的龜殼眼鏡。他是克拉蒙——法朗德地方底宏大的密些林車胎工廠的一個工程師，而敏特尼也就是那間工廠的重要職員。工業家介紹那個女孩子時，只是說她是「我的朋友」並沒有說出她的名字。

在這間灰色大理石的房子裏，除了他們從他們的檯子那方面所能看到的兩對人在吃一頓過遲的早餐之外，就只剩了他們三個人了。

「我們喝一瓶波爾多酒吧？」敏特尼問道。「我已經叫了茶點，但我想我要等你來才叫酒。」

「呵，隨你叫什麼吧，」羅基特極力裝成滿不在乎的說。

「對，你就叫酒吧，」速記生說。

「伙記，來一瓶一八七〇年李伏伊——波亞維宮的聖·朱良酒。」

那個查禮士·迭更斯的幽靈，他已經躡近來，作一個鞠躬并滿臉笑容，表示對客人賞識這一種珍費的美酒非常欽敬，他連忙親自趕到，心窩裏拿波爾多。

當茶點用過，白蘭地酒已擺在他們面前的時候，敏特尼深思熟慮的檢看他的杯子而且向兩個肥碩的漢子看了一眼，這兩個漢子已走進了棕色的餐室，隔開幾張檯子坐下來。從談話的片斷中，這三個人斷定他們一個是文學批評家，另一個則是出版家。他們正在討論一卷剛剛出版的富於情節的偵探小說，那位批評家堅稱那部小說失之過幻。

敏特尼向羅基特說：

「你一定要造兩個炸彈。我將要帶你去見我們組織內的一個最重要的人，巴黎的一個權貴。他將親自給你材料且吩咐你怎樣做法。過後我便帶你到幾個地方，你把牠們放下。我不願意他們見到我。」

他們把聲音放低，商量炸毀兩個地方。敏特尼是一個教會的棟樑，在他的同儕裏博得不少尊敬且聞名全法國，他臨別時，囑咐他們小心。

爲什麼讓那個活潑的漂亮速記生參加這次談話呢，羅基特摸不着頭腦，除非這件事是勾引他，因爲她向他告別時，她怪有意思的把他的手狠命捉了一把，并說她願意再和他見面。

敏特尼用專車把羅基特送到一間衙門裏，他介紹他見一個人，這個人他叫做「里昂」——其實叫做阿爾佛·馬剛，他是一所房子的司關，這所房子就是敏特尼及另外一些人用來做，他們活動的大本營的。不多時，一間廂房的門打開，約安·阿道爾夫·莫勞·德拉梅司走進來，他是一個貴族，又是法國工業界的巨子。他的右眼帶一個單眼鏡，這隻眼睛他竭力加以調整。他的臉皮皺紋非常之深，在眼底下有兩個深藍色的暈圈。他眼睛一掃便瞧着羅基特，恰好敏特尼也站起來。

「這我就是我講過的先生，」他說。

「他懂得他的使命了麼？」德拉梅司問。

「是的，」羅基特說。「你要告訴我怎樣做牠們嗎？」德拉梅司點了點頭。「這是一種定時爆炸的炸彈，到明晚十點鐘牠一定要爆炸的。那時在那座房子裏已沒有人，所以沒有一個人會受傷害。」

一個鐘頭之後，羅基特已配好兩個炸彈，而且已把時標裝上，於是他把牠們裹成兩個整齊的包裹。敏特尼把他帶到帕萊斯堡路的法國僱主聯合總會的大樓去。他囑咐把一個包裹進給那個司關，過後敏特尼又把他帶到波亞雪爾路的鐵商公會去，羅基特在那裏交代第二個包裹。九月十一日晚上，法國僱主聯合總會原來規定在他們的大樓裏開一個會的。但這次會延期了；而且，真不出德拉梅司對那位密些林工程師所說的，連那些司關和他們的老婆那一晚都出乎常規，不在他們的大樓裏。

十點鐘，兩個炸彈一齊爆炸。計劃是按照原來的佈置實現了，但可惜有一件意外，這件意外的調查却把整個驚人的陰謀公諸於世。在那兩間大樓附近站着的兩個法國憲兵給炸死了。

炸彈爆炸之後，僱主聯合會及鐵商公會馬上發表聲明，指責共產黨人及人民陣綫應負此次暴行之責並告發他們正計劃以恐怖的努力來爭奪法國的統治權。雖然共產黨人堅稱他們從未贊助恐怖主義，但這種責難却在法國人民中發生深刻的影響。國家保安局，這個法國式的倫敦偵緝隊總部，開始作緊張的查究，這次查究是由兩個不幸的憲兵的死亡引起的。不久，法國人民便聽到那個幾乎難於置信的希圖破壞人民陣綫而在法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瘋狂的陰謀——這次陰謀是法國工業界巨子及高級將領與德意政府的密探手攜手實行的。

這次陰謀的株連在國內和國際的範圍內都是充滿爆炸性，因此，法國政府在英國及其自國的某些工業家，政府官員和軍事長官的壓迫之下，禁止再進一步的揭發，否則繼續公布就要嚴重的影響到國際關係的美妙的均衡了。

根據警察的發現，這種巨大的圖謀不軌顯然已花了幾年功夫從事組織。就是在繁華的巴黎本身，鋼鉄和三合土的堡壘也已經秘密建築起來了。

法國的其他城市也同樣築起戰略的地點。每一個這樣的秘密堡壘都藏着軍火和軍需品，

而且警察一得到口供之後，在全國搜出成千成萬的來福鎗和手鎗，幾百萬顆子彈，幾百枝機關鎗和輕機關鎗。那些堡壘自身都裝有祕密無線電台及電話站，以備牠們自己交通之用。黨名冊及由德意運輸軍火的證據都已搜出。一個廣大的偵探網及無數暗殺案都可從這個祕密的組織中探出線索，這個組織的正式名字叫做『革命行動祕密委員會』。在他們的集會中，他們都蒙着面，避免給別人辨識，這與美國的黑軍 (Black Legion) 毫無二致，因此報紙馬上把他們稱為『加哥拉黨』(『蒙面黨』)

加哥拉黨實在有多少黨員，這一點除了牠的最高會議，或者除了德意的情報支部之外，誰也不曉得。國家保安局發表的名單總計一萬八千人，但幾百個鋼鉄及三合土的堡壘和在這些堡壘裏面搜出來的軍火却證明黨員人數起碼有十萬個。堡壘的建造方法及牠們的戰略上的地位(只須把藏着堡壘的建築物炸倒，他們便可以操縱各街道、廣場及政府機關)證明是經過軍事的高級將領監督的。

當承辦人買大量士敏土來建築祕密地窖，當屠戶和麵包師父的貨車滿載大量通過德意邊境偷運來的軍火，在古舊的圓石子路上隆隆運轉時，當成千成萬人受軍事操練和作手鎗，來

福鎗和機關鎗的實習時，法國的情報當局和國家保安局竟一無所聞，那是不可能的。

遠溯自一九三六年九月，國家保安局已知道有些法國的工業界巨子和德意政府合作，而且正在法國內建立一個軍事的法西斯組織。但牠却安然讓那些傑壘建築起來且讓牠們屯積軍火。法國陸軍的總參謀部，根據駐德意的情報員的報告，已知道那兩個國家正把軍火偷運入法國，但他們却讓牠下去。總參謀部已知道約有八百個三合土的傑壘由一個德培的建築包工人昂蘇監造，而且還知道革命行動秘密委員會的技術黨員已徵集去從事建築和宣誓嚴守秘密，否則執行死刑。他們又知道這些傑壘均裝置有收發無線電台，知道有些還是在軍事中心的庇護之下，知道加哥拉黨有一個無孔不入的間諜制度。但是法國的總參謀部并不努力阻止牠。那個時候，人民陣綫政府雖大權在握，而最高軍事會議的首腦則顯然贊成一個法西斯的法國來代替一個民主的法國。事實上，法國軍隊的在職將領及後備將領均和他們的傳統敵人——德國的密探共同合作，以建立那一枝可怕的秘密軍隊。

負責調查的當局給他們的發現打昏了，他們和他們這次調查所牽涉到的高級官員及個人均不敢再進一步，如果他們要進一步做去，他們就要把情報隱匿起來。但總算有一點洩露了

出來。

加哥拉黨的高級機關是最高軍事會議或總參謀部，牠的成員還沒有揭露。和他們一道行事的還有另一些組織，所有這些組織都起一個不干法紀的名字，比如「法國革新研究會」便是個列。加哥拉黨的活動分做幾條廣大的總路線，每一路由一個人全權指揮，這幾條總路線包含：

在法國內購買軍需品且由德、意和叛軍的西班牙偷運軍需品入本國，因而與納粹及法西斯支配和領導之下的一個偵探網密切連絡。

在重要的戰略中心建築三合土的堡壘且把私運的軍火屯積在牠們裏面。

祕密組織底軍隊的軍事訓練。

籌款實行上述的擴大的活動。

這個組織在過去，就是現在還極端謹慎，避免普通黨員，尤其是領袖們露出真面目。比如某一個領袖，他的部屬都知道他叫做「汪秦茵」，但實際上，他叫做喬治·加西，是巴黎一間大公司的董事又是加哥拉黨的「第三辦事處」主任，這個辦事處是處理軍事運動事宜的。加西又

是受過大勳章的軍官，同時又是法國陸軍的一個後備副團長。

加哥拉黨目下還極其活躍。牠正在進行徵求黨員，牠的領袖向那些胆戰心驚的人說，不用庸人自擾——差不多所有在調查期間被捕的人都釋放了，或者是保釋，或者是禁閉在「君子監獄」內，而事實上他們在那個地方是可以爲所欲爲的。「我們的權力是很大的，」新黨員都聽到人家告訴他這句話。

黨員們都宣誓如洩露秘密則執行死刑以滅口，這是秘密恐怖團體的慣例。當施行這種刑罰的時候通常是採取美國流氓團的手法。每一個黨員派定一個「號子」，這是軍事組織的基本單位，同時指定一個秘密的建築了工事的地點受訓練。這些地點有一個給國家保安局發現了，牠在一間舊式的寄宿舍裏，這一所寄宿舍由兩個紡績的女人經營，客人也一樣是些古老人物，她們整天就把時間花在搖機，編織和讀書中，她們絕夢想不到她們平平安安地坐着的走廊底下就是一個滿藏炸藥足以炸毀全街的堡壘哩。號子的黨員等到那幾個老太婆將息之後，便偷偷一個一個的經過一扇三尺厚，用電開關的密門走進這一個特別的堡壘。

在加哥拉黨裏有「重」和「輕」兩種號子。她們的不同就在人數和派給他們的軍火分

量。「輕」號子有八個人，配備有來福鎗，自動步鎗，手榴彈和一支輕機關鎗；「重」號子有十二個人，軍火一式，所差者輕機關鎗換了一架重機關鎗而已。三個號子形成一個單位，三個單位爲一營，三營爲一團，兩團爲一旅，兩旅爲一師共二千人。各營（一百五十人）再分出五六十人爲各小隊，皆有十駕至十二駕卡車，以便能夠迅速活動全城。這些汽車隊都受過緊張的訓練的。

黨員毋須交納黨費，因爲已從工業家及德意政府處得到充足的金錢，根本用不着向黨員徵收金錢來供活動的開銷。他們設法不用文字通消息。不印發一張黨證。會議的通告，操練和步鎗實習都是用口頭的，凡是一般的黨員，手裏沒有一張文字的東西。

有一本教導巷戰的二十四頁袖珍小冊子是印出來給司令官的，因爲恐怕有一份落入他手裏，把這個組織的祕密洩露出來，故牠大胆地標上：共產黨祕密規條。這些教程非常詳明且都是根據發給納粹暴風隊員的暴動戰術的。牠們共分六章：總論；集合戰鬥；局部戰鬥；地勢之選擇；軍需處；及警察團。

現在從這些巷戰教程裏引證一兩段如下：

「巷戰的特殊力量是攜備有自動武器及手榴彈的步兵。應教導各隊兵員經常善用自動

武器。重要的兵器是：輕機關鎗，來福鎗（包括獵鎗），手榴彈，手鎗，炸藥筒（Poird）¹（炸藥筒就是用來炸開門戶的小型炸彈。）

關於「掃除」房屋，該項教程寫着：

「如大門築有防禦物，應利用工具或炸藥打開。你們的隊員一進入房屋之後，便從洞穴或其他空隙處丟入炸彈肅清地下室和地窖。務須等到炸彈爆炸之後才迫開地窖門。上階梯時要靠緊牆壁，而你們隊員中一人則繼續向上而通風處射擊。你們下來時一層一層樓肅清。必要時把天花板打破幾個洞，丟下手榴彈以便肅清。」

加哥拉黨偵探組織的首腦是綏昂·馬利·馬丁博士，一個頭髮蓬鬆的矮胖子，眼睛黝黑和晦氣。馬丁博士常常帶着幾個假讓照，極端祕密的出外旅行。那時他恰好在熱內亞，他到那裏會見莫索里尼的私人代表布加拉勞，這位代表是專門辦理私運軍火入外國的。

羅馬——柏林軸心準備在法西斯與非法西斯國家之間決一勝負。一種衰弱的或杭隄不安的民主政治顯然會增加法西斯國家將來與反法西斯國家作戰的聲勢。德國和意大利在她們邊境上碰到一個民主的法國與蘇聯締監，訂立一個軍事的防禦公約，那末她們將來在戰爭

中就要出遇一個強有力的敵人。但假如法國給一個流血的內戰弄得焦頭爛額，結果她就連保衛她的邊境也辦不到了。因此，在德意看來最要緊的還是削弱法國的民主制度，又假如可能的話，她們還要摧毀牠。

法國和德國因為自國的工業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渴求原料，故她們就互相爭奪出產原料的土地，而成了一對傳統的世仇。但法國工人運動的增長都威脅了法國工業家和金融家的統治權和利潤，使他們發現和法西斯及納粹工業家的共同利益較之和那些危害他們底經濟及政治統治權的法國工人還要大。據估計那些堡壘和軍火花了大約有二十萬萬法郎，半數是由法國工業家捐助的。另一半到由德意政府支給。

德意派遣一大羣密探到法國去督造地下軍事機關并藉助於充當蒙面黨黨員的法國文武官員，進行緊張的間諜工作。該項間諜機關由德波蒂子爵組織起來，他是一個國際偵探，他走動時帶着兩張以上的護照，用的是發爾梅和梅赫脫兩個名字。德波蒂從那一間納粹保護森嚴的「第三辦事處」領取款項，這間辦事處設在瑞士本納的基維伯斯特拉斯街二十一號。「第三辦事處」就是該地葛斯塔波支部的正式名字。牠的主任就是波里斯·杜德利，他的活

動不僅限於間諜工作，還包括秘密的外交陰謀和宣傳。杜德利除了供給那位子爵，還供給其他間諜指導人以金錢而且他還保有豐足的金錢以備非常急需。這些錢都存在瑞士聯合銀行裏，存摺號數是 60941。

在法國指揮工作且和納粹密切合作的意大利間諜組織，牠的首腦也就是那一位駐熱內亞的意大利政府的兵工廠主任，布加拉勞。他的專門工作之一便是把軍火私運到外國去。

布加拉勞的歷史證明意大利那一隻並不很漂亮的手正在干預外國政府的內政。遠溯自一九二八年，他就秘密從熱內亞供給匈牙利幾批軍火，一九三六年，他又把軍需品供給南斯拉夫的恐怖黨人，他這樣做為的是想努力把這些國家納入莫索里尼的勢力範圍內。布加拉勞好像也有什麼理由去隱匿情報，至少在施給某一個加哥拉黨人以死刑的場合中是如此。

在那些被發現飲彈或刀砍而死的蒙面黨人中，有一個名叫阿多爾夫——與古斯丁·瑞夫的軍火私販，他向那個秘密組織索價較之他平常私運鎗炮和軍需品入法國所應得的價錢多一點。當那個組織恐嚇他時，他勸牠最好不要採取恐嚇手段，因為他已曉得牠一點子內幕。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他的彈穿的屍體在意大利的桑·惡磨地方發現出來。瑞夫的妻子

得不到他的音問，她設法想探知他的近況，於是寫一封給布加拉勞，因為她知道他和這一位熱內亞的長官共事。意大利的報紙已宣布發現那個被害者的屍體；但三月三日，布加拉勞還寫信給他的未亡人說：

「你的丈夫，我的愛友，現在正進行一種特殊的和萬分慎重的使命（也許在西班牙或德國）且因為有一種慎重性質的特別理由，他此刻在什麼地方，甚至連他的家屬也不能通知。」

瑞夫在未被害之前所會見的幾個人當中，有一個是愛琴·德隆格爾，他是江海運轉擔保公司的董事，又是法國最重要的工業巨子。德隆格爾是加哥拉黨的高級人員，他在秘密活動中用「哥老西」的名字。那個被害的瑞夫碰到的另一個人便是愛德華·阿沙·第些尼將軍，即前任空軍長官及法國航空部的軍事顧問。這位將軍是加哥拉黨軍事首腦之一，且常常和德波蒂子會面。

國家保安局，法國情報部及偵察官已有文件證明德意過去且現在也正在苦心孤詣的把法國投入內戰中，這正如她們之對付西班牙一樣。把這些文件發表出來一定會在國內外發生

很大的影響。但英國正計劃在英、法、德、意間成立四角公約，因此她向法國施行壓力，使她禁止進一步揭露加拉黨的事。除了英國的壓迫之外，還加上法國的重要工業家、金融家、政府和軍隊將領等的壓力。逐漸逐漸，關於加拉黨的消息銷沈下去了。蒙面黨的真正領袖的名字並沒有公布出來，就是往日調查時被捕的也已經擔保釋放了。而且那支地下軍隊的徵募還在進行哩。

第四章 墨西哥地底下的炸藥

在美國，許多人都感覺得沒有受歐洲和亞洲侵略之虞，因為兩面遼闊的汪洋顯然使我們隔開一個領袖或一個太陽之子的征服野心。但儘管我們渴望太平的日子，羅馬——柏林軸心（這個軸心日本也加入了）已遙遙矚着西半球。門羅主義之還有價值只有在曼格或登尋伐們太強，她們無法破壞牠的時候；最近的歷史已證明究竟那一片紙頭還值錢。

因為設法到美洲找得立足地，納粹早已派出間諜到美洲各國裏去了，而且因為多數中南美的共和國對那個「北部巨人」過去的行徑還懷着惡感，她們便供給（納粹）一些最肥沃的田地。

在西半球上，對美國最生命攸關的兩個地點便是巴拿馬運河地帶和墨西哥——因為那個地帶是我們在兩大洋間底貿易和海軍的生命線，而墨西哥即是假想敵人求之不得的完善的海陸軍根據地。

讓我們看一看全國在墨西哥的做法吧：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紐約古巴郵船公司的「帕奴果」郵船從紐約駛到墨西哥的探卑哥，裏面裝載一種神祕的貨物，是寄交一個名叫阿爾美利亞·愛斯特拉達收的。該船一泊岸，這宗貨物便迅速移到狎斯生·托辟加及桑泰·維鐵路的 6123 號運貨卡車裏去，這輛車正在等着。一位紳士，貨場週圍的人都曉得他叫做 A·M·加伯率，他來安排，這輛卡車，打發牠立即開到墨西哥中心的桑·魯易·波多斯州去。

在提貨單上並沒有載明貨主是康尼第谷州新哈文市溫查斯泰連射軍器公司，也沒有載明一個名叫本尼托·愛斯特拉達的意大利人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和二月二十三日定購的貨物就是一大批來福鎗，手鎗和一百五十箱配合各種不同口徑底鎗枝的子彈。

當那輛卡車到了桑·魯易·波多斯時，一個上了年紀的，留着鬍鬚的德國人來接，他的名字叫馬爾克。他把這批貨帶給薩杜尼那·些第洛將軍，這位將軍就是前任州牧（註一）且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著名鼓吹者。一個禮拜之後那一個年老的德國人又接到一批「農具」等到

在桑·魯易·波多斯起貨時，這些農具原來却是炸藥。

馬爾克在大戰中是常駐布魯塞爾的一個德國偵探，他現在已是些第洛的心腹。他以些第洛參謀（註二）的資格，經常來往於貯藏軍火的桑·魯易·波多斯與墨西哥城的納粹公使館之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馬爾克飛赴危地馬拉——就在這一天，一批從德國運來的軍火在墨西哥南部坎培克的野樹叢生的岸邊上陸。

危地馬拉恰好位於墨西哥之南，她是中美或南美中組織得最好的法西斯國家。她的重要產業，咖啡和香蕉業事實上是由德國人操縱的，這些德國人的墾地竟侵入墨西哥的齊亞帕斯州。但是，曹格·烏比科總統却不像是一個阿利安人，他却喜歡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牌子，因為納粹底諾爾霸權的學說並沒有喚起總統心裏的同情的共鳴。結果意大利派赴危地馬拉的公使差不多在一切國家大事上都做了烏比科的顧問。

危塞·瑣丹尼，一個神祕的意大利官，他住在科斯達·里加，桑·約西的格蘭旅館裏，整天收集郵票和研究研究他的潔淨無疵的指甲，他就是辦理意大利的軍火裝運入危地馬拉的幾

個月之前，意大利駐危地馬拉的公使賈丹尼和烏比科會見於危地馬拉城。此後不久，意大利的軍火製造公司，巴律達送給烏比科兩百八十枝手提機關鎗，六十枝高射機關鎗和七十門小口徑砲。

但是烏比科總統並不是死心塌地專心於一種法西斯主義的牌子。納粹的船隻絲毫不想掩飾牠們在比爾托·巴利沃斯起却軍火和軍需品。這些軍火旋即從那裏用卡車，經水路，又用馬匹運入山嶺區的密密叢林，然後又跨過危地馬拉邊境而入齊亞帕斯和坎培克。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坎培克的密林的中心地帶發生種種神祕的活動。那個區域全是一片叢密的莽林，只有一些原始的印第安族在那裏住。無論誰也很少理由在這片地方建築一個飛機場，這片地方大部分甚至還沒經過探險的。但假如墨西哥政府下令牠的航空隊飛赴坎培克，飛至里奧·洪都四十里以北及昆塔拿·魯邊境略偏西，牠們便會在莽林的中心地帶發現一個完善的飛機場；假如牠們又飛到坎培克底拉·德斯本納和愛斯帕拉納的小村落略略偏西的地方，牠們便會發現兩個更祕密的飛機場。

墨西哥政府曉得那些軍火正通過牠自己的口岸，橫越危地馬拉邊境以及橫越美國那一道遼闊的人跡罕到的二千里長的邊境偷運入來。美國和墨西哥兩國的邊境巡哨都已增加了，但要想看守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及勃朗斯威爾州之間的全部區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不法私販捉到很少，顯然因為美國和墨西哥兩政府好像都不知道走私的去路或者重要的走私客是誰。

曹西·萊比和他的兄弟帕羅，家住瑣奴拉的阿爾泰縣且熟曉那片荒原的每一尺地，他們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驅軍赴阿里松拿的德松，在那裏他們會見兩個不相識的美國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哥夫·羅曼·天古比斯與的兩個心腹老友曹西·萊比及法蘭西斯科·基安把一個名叫布易的人車到桑內塔附近一片黃沙莽莽的荒僻的野地裏，這個地方正在美國邊境之南，兩個不相識的美國人之一就在那裏交付一批箱子，箱子上面用金屬片很安全的蓋着。這些箱子搬進萊比的車子之後，他馬上向後轉，開上瑣奴拉底平坦的，烟塵漫漫的大路，經過加波爾卡，拉·順尼卡，又轉上烈日蒸晒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直抵烏萊斯，這個地方在半熱帶的太陽底下成了一片焦枯和乾燥的赤土。

烏萊斯是太古比斯奧私運入贖奴拉底軍火的中心藏匿地，萊比爾兄弟和基安就是一羣重要私販裏的人物。他們那一天裝運的貨物就是湯姆生槍和子彈，而走的那一條路就是他們通常利用的私路。還有一條輔助的路經阿爾泰抄小路到烏萊斯，這條路是基安的一個重要助手，即從愛爾·泰洛礦山來的一個警察代表常用的。

假如在戰時，一定急需從陸軍抽出一些隊伍，從海軍抽出一些船隻來做衛戍或巡守的工作，這是有利於敵人的。假如未來的戰爭發現美國和民主國站在一起來反對法西斯國而在墨西哥又爆發嚴重的暴亂，那末就一定需要幾團美國兵來巡守邊境，又需要許多美國船隻來看守幾千里的海岸線，以防止軍火偷運入同情於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的美洲國家。

那三個法西斯強國已遙遙用眼瞞着中南美，牠們顯然已經在美洲分頭活動，日本集中在海岸線及巴拿馬運河，德國在中南美的大國而意大利則在小國。

在墨西哥，納粹的代理人直頭和墨西哥的法西斯團體合作，而且已開始猛烈擴大反民主主義的宣傳，使民衆的情緒轉到反對「北部巨人」而對全能的政府形式逐漸採取容納的態

度。

意大利致力於間諜工作，且特別注意墨西哥的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而那隻倒臺的「馬爾·康泰比力哥」號底航路，就給意大利在墨西哥的偵探網打探出來，那隻船駛離紐約和維拉·克魯齊，滿載軍火送給西班牙共和政府，但却被一隻叛軍的巡艦截住且轟沉了。

德國在美洲的市場裏利用她的宣傳機關甚至比意大利都厲害，但日本人還沒有在這方面花氣力。他們的商業使命好像不很偏重於建立商業的關係而偏重於拍照片。所有這三個國家致力進行的主要商業活動便是從墨西哥獲得鐵、錳和煤油等戰爭必需原料品的讓與權。但拉薩勞·加特拿總統已數度聲明他不高興法西斯主義。既然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都一定要出盡法寶獲得這些產品，那末假如一個更示好於法西斯主義的政府當權，對他們是很有利的。但是萬一這一着證明不可能，則一個強大的法西斯運動存在也會成了戰時一種可怕的怠工的潛伏勢力。

因此，墨西哥現在受盡那些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廣播所打擊，這些廣播是德國在特別短波無線電台上播送過來的。而納粹及法西斯密探且暗地裏和那些不平的將軍們會面，想貫

通全國織成一個羅網。

播音宣傳主要是拼命拍賣全能政府的奇蹟，和散佈巧妙的間接評論，這種評論打算用來轉移人民的感情來反對美國的。除了經常的廣播之外，還有費希特同盟經手印成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宣傳品，費希特同盟的總部設在德國漢堡，而那些宣傳品則用商業貨運的名義偷運入墨西哥。因為政府對法西斯主義採取非友誼的態度，一個進行這種宣傳的納粹團體已秘密組織起來。這個團體假借德國人民協會的名義來活動，而牠的宣傳中心則隱藏在「德人聯合慈善會」的名義底下。這個組織設在墨西哥城烏拉圭街八十號大樓的最上一層樓上，牠實際上就是「綠色屋」和漢堡的納粹宣傳總部發生直接關係。

在墨西哥散發的宣傳品有些是從那些泊在羅斯·昂格爾斯市的納粹輪船上偷運下來，并跨越美國邊境輸入境的，經手辦理的人就是在海爾曼·蕭文底下工作的密探，蕭文是納粹在美國西岸活動的指導人。蕭文偷過美國邊境送來的宣傳品主要是在圭馬斯鄰近散發，他們在那裏特別努力爭取人民的同情。同時，天古比斯奧在烏萊斯私藏軍火而那些溫和的日本人則繼續測繪港口和海岸線。

希特勒剛剛上台，納粹便在墨西哥建立法西斯主義。一九三三年，蕭文在墨西哥加利召集一次會議，參加的是幾個從羅斯·昂格爾斯來活動的納粹密探（包括羅德利基將軍）和某一位退伍軍人組織的幾個會員。墨西哥的金衫軍就是在這次會議中組織的。在羅德利基及其心腹黨羽（安東尼奧·P·愛斯科巴也是其中之一）的指導之下，法西斯組織竟操練和列隊遊行起來，但公家對他們還很少注意。五年之前，很少人察覺納粹底宣傳和組織的緊張性和可能性。在墨西哥注意法西斯軍事團體生長的人只是工會中人和共產主義者。他們記得黑衫軍和絳衫軍被縱容坐大時在意大利和德國鬧出什麼事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羅德利基和他的組織在墨西哥城舉行一次軍事的示威，且衝入總統府。工會派，自由派和共產黨人攔住他們的去路。一場惡戰過後，五個金衫軍死掉，大約有六十人受傷，而羅德利基本人也有一個女工刺傷，這個女工怒氣沖沖的高呼「打倒法西斯主義！」

當那位金衫軍領袖從病院裏放出來的時候，他知道他的組織已被宣布為非法而他本人也被逐出國。羅德利基出亡美國塔薩斯州愛爾·帕疏市，而且立即經過愛斯科巴的幫忙，開始

成立「中等階級聯合會」來接管非法的金衫軍工作及團結各種墨西哥的法西斯團體。牠的總部設在帕疏·德拉列阜馬街四十號。

羅德利基經過亨利·阿倫和蕭文接觸，阿倫是聖·地俄的土著美國人，他現在充當一個連絡人。去年在圭馬斯和墨西哥一個國會議員賴蒙·D·伊杜培秘密會面的人就是阿倫，他是奉了蕭文的命令這樣做的。伊杜培在墨西哥城和那些法西斯團體經常接觸。

金衫軍循着拉列杜和勃朗斯威爾之間的邊境，把軍火偷運入墨西哥，又把牠們藏匿在蒙泰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金衫軍企圖襲擊勃朗斯威爾附近的馬太摩洛斯。搏戰時，一個墨西哥警察被殺死，另一個則受了傷。兩天功夫，金衫軍包圍馬太摩洛斯。運西的雷諾沙，但却碰到配備有來福鎗，手鎗和刀的武裝農民。法西斯黨人潰退，而羅德利基也躲得無影無踪，到了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他才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地俄市出現，那時他和墨西哥的前任總統普魯侯哥·愛利亞斯·加列斯作了一個秘密的會見。經過了三小時的會談之後，羅德利基便到羅斯·昂格爾斯會見蕭文，並一直到塔薩斯州的密士登市，在那裏建立一個新的總部。

上述幾次會議過後數日，他派了兩個人用假造的護照到墨西哥，想在法西斯領袖間商量

密切的合作。這次派到墨西哥的兩個人，一個是美國人，名字叫馬里奧·鮑爾溫，是羅德利基底重要助手之一，另一個是墨西哥人，名字叫聖西茲·楊尼茲。他們在曹西·約郡·海列拉路三十一號第一一號房間設立總機關，而開秘密會議則在伊沙培爾·拉·加托列科路十二號的耶穌·德·阿威拉成衣店裏。

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一個和藹可親的律師從柏林飛抵墨西哥城，充任德國公使館的文官隨員。一個文官隨員在外交官階中是最蹩腳的一級，薪水僅可糊口。但海律哈·諾爾特當時雖不到三十歲年紀且并非特別富有，他却在東京路六十四號成立一個有幾分奢華的住址，且爲了「痛快的漫遊」墨西哥而購置一架私家飛機。諾爾特很少在納粹公使館裏。他常常在天古比斯與屯積軍火和日本漁船積極活動的瑣奴拉，或者在阿加普爾科，這個地方的港口使日本人依依不捨。在些第洛尙未叛亂之前，他常常過訪這位將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諾爾特分身到巴拿馬運河地帶「休假」。他走到半路在危地馬拉下車走了。

這位經常告暇的駐外商務官未到墨西哥之前，原來就是莫斯科和保加利亞底葛斯塔多

偵探網的人物。納粹統治了德國之後，諾爾特馬上就入了德國的「外交機關」而且還是頭一批派赴莫斯科德國大使館的密探之一。俄國的祕密警察顯然把他監視得有點太過嚴謹了，不然他是不會溜到保加利亞的蘇菲亞城的，他在那裏買了一架私家飛機且從心所欲的到處飛行。一九三五年，「反共公約」的簽字者決定致力於墨西哥，諾爾特遂被調到墨西哥城。

諾爾特底重要助手之一是一個德國的冒險家，這個冒險家在大戰時是一名間諜。大戰終結時，漢斯·漢列哈·霍列維（他現在家住墨西哥城多腦比奧街三十六號）在德意志共和國裏辛辛苦苦的工作，掙一個丟臉的臭銅錢。等到法律要辦他時，他逃到墨西哥去，他到了那裏喘息尚未定，又跟着他的同胞在新大陸行事。柏林要求墨西哥政府把他逮捕和移交，霍列維便又逃到危地馬拉去。那是一九二六年的事。一九三一年他又用漢斯·海爾賓的假名回到墨西哥來了。

希特勒上台時，霍列維的小舅子做了莫斯塔皮的大官。因為納粹已經沒有用假冒和偽造的罪名引渡他之虞，漢斯·海爾賓便又成了漢斯·漢列哈·霍列維，而且雖然看不出他有什么廢糊口的生計，他竟然在上述地址置了一間堂皇的公館，弄到一架闊綽的汽車，一個汽車夫和

幾個美貌的姑娘。他近來並沒有棍騙過誰，墨西哥的德國僑民至今還奇怪他那裏來的橫財。

他弄得這筆橫財，原來是因為他辦理從德國私運軍火給墨西哥的法西斯黨人呵。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當中，他辦理起却一大批正用船運入墨西哥的軍火。諾爾特已通知霍列維說，一隻德國船，他的名字連諾爾特還未得到報告，準備把一批槍枝、軍需品及迫擊砲卸在坎培克荒廢海岸的某一地方，因為在坎培克有數里長的海岸週圍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霍列維奉令辦理卸貨且把牠運入內地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霍列維在墨西哥城和住在桑·朱安·德列特蘭街十三號的朱利阿·羅順堡及喀特·凱沙開一次會，地點在波利華三十四號，也就是在凱沙的家裏。他給他們五萬個比索，請他們從船上把私貨卸下並通過莽林，把牠運到指定地點，這個地點他將來可告訴他們。

日本——納粹公約簽訂之後不久，日本政府便和那一個有點兒天真的墨西哥政府相約，准日本的捕魚專家沿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進行『科學的探險』，而他們則以捕魚的科學方

法傳授墨西哥人爲酬。該項協定規定由墨西哥政府僱用山下和松井兩日人担任探險工作。

松井於一九三六年抵墨西哥且立即對阿加普科的魚况大感興趣，阿加普科從海軍的觀點上看來，是全部墨西哥的長長的太平洋海岸線上的最良港口。一九三八年二月，他決定沿着毗連美國邊境的墨西哥海岸的東北部作某種探險工作，他認定這是對於西岸捕蝦研究是很重要的，結果便到那個地方去。

協定簽訂之後，三隻皇室的漁船，「明納士（譯音）九」、「明諾瓦（譯音）九」和沙羅（譯音）九」立即在圭馬斯出現，其實這三隻船當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已在太平洋上飄進了。牠們的船長向日本水產會社報告，這個會社是一家捕魚公司，總機關設在圭馬斯。這個公司的資本百分之八十歸日本政府所有。

每一隻船都裝備有大魚倉，這些魚倉改做軍火倉是很便當的，每隻船都有效率強大的短波收發電機，又每隻船都有非常遠航的能力，可以弋遊三千至六千哩。這三隻船並不做很多打獵工作，牠們只限於「探險」，而這種「探險」連測量各港口（尤其是麥達倫拿灣）的水勢也算在內外。這些探險家則裝做極想知道一條魚能遊多少深，且知道在他們航路內有否

德意日在墨西哥做的事情并不是懷着什麼和平的目的，這一點慢慢使墨西哥政府醒覺了。政府和工會的有威望的領袖已經屢次表示他們不喜歡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而且已經加緊作反對牠們的宣傳。

一九三七年十月早上，納粹駐墨公使佛萊海·賴特·哥倫堡打電話給日意兩國公使，提議開一聯席會議，對那些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反對他們三國的攻擊，商討對抗的步驟。日使越田對這類事是很大方和熟練的，他認為無論在那一個公使館開會都不很妙。意大利公使提議用桑·哥斯尼路的意大利會館的辦公室。

十月七日下午半鐘，三個公使都到會了，各人都坐一輛租用的汽車來代替公使館的公事車，因為公使館的車子上都有一塊著目的外交執照牌子。這次秘密會議一直開到四點鐘以後，他們在會議裏一致決定他們個人不宜於採取任何步驟，以對抗反法西斯活動——而最好

的辦法就是經過中等階級聯合會及其附屬團體之類的法西斯組織來行事。本來早幾天各公使便已收到幾個組織的來信，這幾個組織都和中等階級聯合會有聯絡。牠們的信是贊助柏林——東京——羅馬的結合的。現在把公使們討論過的幾段（根據日本公使收到的來信，這封信現在在我這裏）隨便翻譯如下。

「我們和三強的代表正好一樣，我們愛我們的祖國且不惜任何犧牲以防止那些分子（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干涉我們的政治，而他們在我們的政治內不幸已開始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將運用，且現在正在運用一切合法的鬥爭方法來遏止他們。」

「合法的方法」這句話是他們常用來暗指非法活動的。德國公使知道那封信的簽名者之一，墨西哥國家主義同盟就是愛斯科巴主持的，而住在墨西哥城剛些松街十二號的加爾門·加列勞，一個活躍於許多法西斯團體裏的年老的女醫生就是另一簽名者，反改選派行動黨（Partido Anti-releccionista Secion）的一個黨員。墨西哥國家主義青年團也在給那幾位公使的信上簽過名，牠的書記曹西·魯易·諾列加到美國去組織一個反加特拿運動。同時，加爾門·加列勞也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爲着一個神祕的使命到普伯拉去，身邊帶着愛

斯科巴給一個地方報紙 Avance 的發行人 J·特麟尼達·馬太 的一封信。此外，她還帶着另一封信，這封信是交給他們的『著名同志』的，名字沒有寫出來，上面由愛斯科巴和 Accion Civica Nacionalista 的主席奧維等阿·彼得列勞·代倫瑞拉兩人簽名。原來她送信去的那些『著名同志』就是駐普駐拉的納粹義務領事，卡爾·彼得生（住二馬路奧倫特十五號）和一個名叫猶生拉楂（譯音）的日本間諜，那位領事已經和他開過幾次會。

日、德、意三國公使的祕密會議開過後六個禮拜，以及加爾門·加列勞醫生到普伯拉之後一個禮拜的光景，她弄到二十二冠的炸藥，把牠藏在墨西哥城朱安·德拉馬特奧斯街三十九號的房子裏。她的妹妹科隆尼爾·伐倫蘇拉和另外四個人在她的家裏開會，立定計劃行刺加特拿總統。等總統按照原定的旅程動身赴瑣奴拉時炸毀他的列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祕密警察同時搜查加列勞醫生和伐倫蘇拉的家且運和藏炸藥的房子也搜到了。他們各人都在自己家裏被捕。但他們一被捕，墨西哥政府倒左右為難起來。把這些犯人交付審判一定牽連外國政府且一定生出國際上的蜚語流言；因此，加特拿親自通令祕密警察把他們釋放。

但這一次破獲，把那三位公使嚇昏了，而且他們一發見法西斯組織給他們的信已從他們的公文檔案裏不翼而飛，他們這一驚非同小可。甚至連一個釋放出來的法西斯領袖打電話來時他們也不敢去接。就在那個時候，墨西哥法西斯派才決定派遣一特別信使赴西班牙謁見佛朗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請他代他們向希特勒活動款項來幫助推翻加特拿，因為納粹公使怕得不敢合作了。那個特別信使就是維南道·奧斯托斯·穆拉。但他始終沒有去。

（註一）一九三八年五月，墨第洛發動一次流產的叛亂，現在正受墨西哥政府緝捕中。

（註二）墨第洛失敗之後，馬爾克逃往紐約，遂又赴德。

第五章 包圍巴拿馬運河

在巴拿馬，科倫市，海列拉路和阿馬多·格列勞路交界的加爾街，有一間小小的襯衣店，牠那塊紅黑油畫的招牌告訴人羅拉·奧沙娃（譯音）就是老闆。

她的襯衣店的對開是一間酒吧，紅光區就是從那個地方起的，這間酒吧來往的都是些土人，兵士和水手。遊客很少到那裏去，因為牠不很近人行大道。酒吧門前有一個西印度僕歐，拿着一只三脚架和一個具有遠攝鏡頭的照相機。他從沒有和土人拍過照，也沒有和那些行過他身邊的漫步的遊客拍過照，但他都每天從早上八點至天黑總在那個老地方。他的職務是給每一個對那引小襯衣店表示過分有興味的人，尤其是給所有進出那間小店的人拍下照片。他通常是從對街把你的尊容偷搶下來，但假如他錯過了，他便趕快走過來，等你出來時再拍一張照。

當我跑入那引店時，我瞧見他給我拍了照。時候差不多是日當午了，羅拉還沒有起床。人家都以爲她和她丈夫靠來維持生活的一點子生意却交帶給兩個整天傻笑的年輕的巴拿馬姑

娘來做，她們則靠着兩架古老的星架縫紉機默坐着。

「你們賣襯衫麼？」我問道。

她們簡直懶得站起來招待我，她們指給我一個玻璃箱子。這個箱子橫貫全房且欄着入店的便門。我審視箱子裏的貨色，計算總共只有二十八件襯衣。

「我不大喜歡這些，」我說。「還有別種色樣麼？」

「沒有，」她們中有一個憨笑着說。

「羅拉在什麼地方？」

「樓上，」另一個用她的姆指往天花板一指說。

「看來你們是在做一宗繁迫的生意，是不是？」她好像摸不着我的意思，我便解釋說：「忙得很，是不是？」

「忙得很？不忙。」

她們的工作很少，羅拉和她們一點也不理會你買不買店裏二十八件襯衣的存貨。羅拉本人就很少顧到這宗生意，她分明在這宗生意上頭連房租也賺不夠，不用說維持她自己和她的

丈夫也不用說付兩個姑娘和一個守望人的工錢了。

這間小襯衣店是一個很妥貼的所在，有九尺見方，牠的牆壁上油着一種灰淡的，走了樣的藍色。一個閣樓把店屋高度攔成兩半，牠成了一個小小的陽臺，一張黃黃綠綠的印色布幔橫過牠把牠蓋着。在右面，仍用另一張印色布幔隨隨便便的遮着，爬到閣樓上去的一把油紅梯子就攔在那裏。閣樓上靠極左的一面，從街上或店裏都瞧不到的，那裏擺着另一把小梯，直達天花板。假如你站在梯子上把頂上的天花板一頂，一隻油得滿講究的天窗門便不聲不響的打開，讓你一直走到店頂上羅拉的寢室裏去。在遮着藍色布幔的窗前擺一張舊床，生硬的薦褥上面乾淨地舖上一牀褥單。薦褥頭部有一塊補痕。羅拉藏匿那些海陸軍底非常重要的照片就在這牀褥子裏面呵。這些照片我瞧過四張。

這個花枝招展的小裁縫婦就是活躍於運河地帶區域底最能幹的日本間諜之一羅拉。奧沙娃不是她的原名。她原名叫做千代·莫拉沙娃（譯音）她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從橫濱沿一隻叫做『安陽丸』（An'yō maru）的日本船抵巴爾波亞，一上岸便立即隱沒了差不多一年。等她再度出現時，她已成了裁縫婦羅拉·奧沙娃。她當了一員活躍的日本間諜將

近十年，她專長於拍攝軍事重鎮的照片。她的丈夫是日本海軍的一個後備將官，他入巴拿馬時，他的護照上並沒有一張巴拿馬的過境證。他和羅拉一道住在店頂上的房子裏，雖然他充作一個商人，他却什麼工作也不做，而且隨時帶着一架攝影機四圍閒蕩。他常常無影無踪的回到日本去。他的最近一次出行是一九三五年。那一次他就在那裏蹏了一年多。

爲着保護巴拿馬共和國「永遠」租借給美國的那一條十哩寬和四十六哩長的陸地，湖泊和運河，海陸空軍已佈下一道秘密工事的羅網，地雷埋上了，高射砲也安上了。外國間諜和實際上走險之徒玩着通霄達旦的把戲，想知道這些海陸軍事秘密。這個地峽是陰謀、暗算、狼狽爲奸、聚亂和偵探的一個中心，還有外國政府的情報分部在那裏出重價收買情報。因爲敵人一旦佔領或權殘了這一條運河，美國船隻就一定得繞過合恩角才能從這一面海岸轉到另一面——而在戰爭時期，一個扭攔，勝負就可立判的。

因爲近代交通和運輸收效大且迅速，一個軍事目標不出五百哩至一千哩的地區都被認爲「敏感地帶」，尤其是假如牠是一個有巨大戰略重要性的地點。因此，間諜的活動便囊括中

南美諸共和國，而這些共和國也就一定被敵人利用來做一個活動的根據地。科西塔·里加位於運河之北，哥命比亞位於運河之南，這兩個地方簡直是日本、納粹和意大利秘密活動的蜂巢。他們特別努力，去購置或租借來『殖民』的土地，而且他們選擇的土地都要能夠於一夜功夫改變為一個空軍根據地的。

幾十年來，在運河地帶區域的日本人就已把每一件眼前的東西拍照下來，不僅限於運河週圍，就是運河南北數百哩的地方也不放過；而那些日本漁船隊也已把沿岸水道和港口的水深加以測量。自從日本——納粹的『防共公約』簽訂之後，納粹的密探已被派赴中南美，組織德國的居留民，進行宣傳且和日本間諜秘密合作。意大利對中美從前素來很少關心，但自從她加入東京——柏林陣綫以來也非常積極去開闢中美諸共和國的友誼關係。現在讓我來描寫一下：

美國因為知道那條運河易於毀壞，故想計劃建築另一條通過尼加拉瓜。那末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的友誼無論從商業上和軍事上的觀點上看來對於我們都是很重要的。但牠對於別人也同樣重要。

意大利一加入日本——納粹的陣綫便進行爭取尼加拉瓜的友誼。第一步，她提出獎學金，供給一切開支費用以資助尼加拉瓜的學生到意大利研究法西斯主義。然後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在納粹密探奉令抵中美進行宣傳及組織活動之後一個月左右，意大利的「萊姆」號汽船載了一批槍枝，鐵甲車，迫擊砲，機關鎗和數目很可觀的軍需品駛出拿順利。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駐科斯塔·里加、聖·曹西的意大利公使館秘書飛赴尼加拉瓜的馬拉去證明軍火的交付，這批軍火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到達馬拉。本來外交代表普通是沒有出來證明純商業上的交易的，但這次是一批價值三十萬金元約貨，而這筆款意大利政府曉得尼加拉瓜是不能償付的。這批貨生出的許多結果之一便是意大利在那一個國家，在那一個美國希望通過牠建築另一條運河的國家裏，有了一個立足地了。國際間諜的祕密世界是知道那一批軍火運來的，牠還知道日、德、意共同來分擔那批軍火的代價來博得尼加拉瓜政府的友誼哩。

用短波無線電播送的納粹宣傳的洪流由德國一直冲到中南美來。西班牙文，德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的定期的施政計劃書由政府出錢送過來。政府還津貼通訊社，在報紙上充滿「專訪

新聞，「這些『專訪新聞』，他們都用普通價錢賣出去或者乾脆奉送。而施政計劃書和『專訪新聞』都是說明和讚美全能的政府形式的，而且因為許多姊妹『共和國』都行獨裁制，他們便在意識上生了同情和採納的心。

納粹在運河之南的哥倫比亞有很大勢力，他們在加里有一個協會，這個協會在軍事陰謀方面受着嚴格和完備的訓練。日本——納粹公約簽訂以來，日本人在離加里三十哩，住於考加河流域的哥鄰托建立一個幾百個居留民的殖民區。

日本居留民下居的地方都是經過慎重選擇的又長又平坦的地面，這種地方一夜工夫便可以改變為空軍根據地，讓那些從航空母艦上陸的或者臨時調集來的飛機隊駐紮。本文起草時，一個經常和日本外交部接觸的日人，亞歷山大·土尊（譯音）正在進行交易，想在加里附近購買十萬英畝的平地，以供『殖民』之用。在這樣大的地面上很可以移植大量的軍事人員，使美國在戰時感覺非常頭痛的。從加里到加拿大不過兩個鐘頭的飛行時間。

巴拿馬運河入口的兩旁都秘密埋上水雷。這些水雷的地點是美國海軍最小心保守的秘密之一，同時也是國際偵探搜尋最厲害的。

那些多年來沿着西岸和巴拿馬水道捕魚的日本人是發覺一定要用測水錘來捕魚的。唯一漁夫測水錘就是用來測量水的深度，以及在這個往日的山巖區域中探尋水底的礁石和暗巖的。凡是計劃駛迫這一道運河或利用這道運河北數百哩或南數百哩內底港口的艦隊一定要獲得上述的情報，知道往那裏走又怎樣泊近他們所能駛近的岸邊，才能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

日本漁夫之應用測水錘以及他們底船隻的神祕的進進出出來得太猖獗了，巴拿馬政府再也不能熟視無睹。牠發佈一道命令，禁止一切外人在巴拿馬水道捕魚。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隻掛美國旗但裏面全是日本人的『太陽丸』在一個沈靜的晚上起錨，把燈火全熄滅，從不受禁的水面偷進那一般人都相信有水雷的區域。『太陽』號本來是在加利福尼亞洲，聖·地俄口外活動的，而且曾一度造成全世界的紀錄，在海上一百零一天捕不到一條魚。那位船長好像不是用航海地圖而是用往日關於海洋的普通智識來駕駛這隻船，結果不幸擱淺了。那隻捕魚船擱在水底的礁石上，掙也掙不脫。

早上，當局發現她，把她的船長和水手——他們身邊都帶着一架攝影機——通通帶走，并質問他們爲什麼把船駛入禁海。

「我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船長說。「我們正在捕魚餌。」

「但所有漁夫都是在大白天捕魚餌的。」

「我們想，我們也許在晚上可以捕一點，」那位船長解釋說。

自從一九三四年，即當日本——納粹公約的謠言哄動全世界的時候以來，日本人已有過幾度企圖想在太平洋方面正當運河的入口處找一立足地。他們已經出盡法寶運動當局容許他們在泰波加島上設一冷藏工廠，這個島位於離岸十二里的太平洋上且正對着運河。泰波加島很可以造成一個完美的根據地，從這個根據地再來研究沿岸的水道和要塞以及研究在運河和泰波加之間的島嶼。

當一度一度的努力都告失敗且已傳聞驅逐巴拿馬水而捕魚的外人時，天野吉太郎組織

一間天野漁業有限公司，天野本來在巴拿馬開店，且對中南美太平洋沿岸，感有濃厚的興趣。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在日本造了一隻『天野丸』號，這是在海上行駛的漁船中，還沒有見過那樣奢華的船隻。牠裝有高速度的內燃機，因此牠的航程比之任何啓碇的漁船都來得長，牠還有一架效能甚大的收發電機，且有一個長僱的電機生在船。以外還有一宗極端祕密的日本發明，可以供牠偵察和探出水雷的所在。

天野在智利被認為一個百萬富翁，他好像運河地帶區域其他日本人一樣，他到這個地方來為的只是一點兒照相的玩兒。一九三七年九月，沿着那一條國際密探的線索把話傳開來說，美國計劃通過鮑來成立另一條運河的尼加拉瓜，已在馬拉告的軍事地帶建立某種特殊的工作。

此後不久，那一位日本的百萬富翁便帶着他的關掉的照相機在馬拉告出現，并一直趕到那一個軍事地帶去。他到了之後三十分鐘（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上午八時），他便入了一個尼加拉瓜監獄，被告有間諜嫌疑且闖入禁區拍照。

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就是因為那一隻富麗奢華的漁船是掛了巴拿馬的旗子註冊的，而

一註了册牠就開始作種種勾當，這些勾當未免太奇特了，所以巴拿馬共和國政府把巴拿馬的註册吊銷了。『天野』立即駛赴運河北面科斯塔·里加的潘泰列納斯，這個地方有一個大港口足以容納差不多全世界的艦隊。當外人在巴拿馬水道捕魚遭禁止時，許多日本船隻都駛到這裏來測量水深等。現在那隻『天野丸』成了一隻神祕的船，弋遊於潘泰列納斯以及科斯塔·里加和巴拿馬之間的洋面上，而且常常帶着她的川流不息的無線電台，隱沒於大海中。

大約有七十隻捕魚船在加利福尼亞洲的聖·地俄口外活動，她們都掛着美國旗。在一個假想敵看來，聖·地俄是很重要的地方，因為牠不僅是海軍同時還是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這七十隻掛美國旗的船隻中，有十隻船裏面或者一部分或者全部都是日本人。

讓我來描寫一下那些船怎樣掛上美國旗：

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一隻『哥倫布』號汽船以美國漁船的名義登記，攜有羅斯·昂格爾斯頒發的 335,913 號登記證。船長名 R·I·瑞安納加（譯音）是一個出生於夏威夷的二十六歲年紀的日本人，同時又是一個在美國教養大的公民。那位行船者和一個水手也是日本

人都出生於夏威夷，但不是美國公民。水手中有十個完全是日本出生的日本人。

那十隻掛美國旗但全用日本水手底漁船的名號就是：「阿律脫」，「阿沙娃」，「飛雲」，「奧本科」，「聖·魯加斯」，「聖泰·馬加利塔」，「太陽」，「維斯加特」。

每隻船都裝着一架短波無線電台，且都有三五千里的遠航能率，這是小漁船尋常辦不到的。他們都在大海裏行事，而且他們駛到什麼地方去，只有船主和水手，以及派遣牠們的人才曉得。誰要是想知道牠們一下，只有一個時候，就是當牠們入來添辦燃料和修理的時候。

在戰爭的時候，上述的漁船只須有六隻橫貫太平洋，每隔五百或一千里駐一隻，就可以造成一個很好的傳遞消息的系統，這些消息從一隻船遞達另一隻船，幾分鐘功夫便可傳到目的地。

在大西洋方面的科倫以及在太平洋方面的巴拿馬，實際上就是世界十字路東西相會的交叉點。那些灣灣曲曲的街道擠滿了棕黑色的人，這些人構成巴拿馬人口的四分之三。在那些擠擠的，炎熱的，熱帶街道上大約有三百個日本的老闆，漁夫，代辦商和理髮師——這些人沒有幾個忙着生意的，他們通通耐着性兒坐在門口看看報紙，或者瞧瞧過往的行人。

我估計在巴拿馬日本的理髮師有四十七個，在科倫有八個。在巴拿馬，他們聚居在中央大馬路和加爾·卡爾勞·A·門道沙路。在這兩條馬路上，房租都很高，而且除每星期六土人們來理髮之外，這些理髮師的生意，總計每間店很難說有三五個人。但雖然他們賺的還不夠付他們的房租，在他們中却沒有一個窮理髮師沒有一架萊加式或康塔克司式攝影機的，在日沒之前，他們帶着這些攝影機週圍開蕩，拍攝運河，運河週圍的島嶼，海岸線和該區域的地勢。

他們好像都是長住在巴拿馬的，但十個人中佔了九個沒有家庭——甚至那些年事已高的也一樣。他們中有幾個定期回日本一趟，雖然，假如你仔細留心一下他們的生意，你便知道他們絕不能賺得夠來償付他們的盤費。那些住在老遠以外縣份的人甚至還懶得做點兒生意來裝裝門面哩。他們只是坐着，等着，什麼公開的糊口生計也沒有。你只要研究一下他們住的地點，譬如虎列拉省那種地方，你便發覺他們原來是住在有軍略意味的海陸軍要塞地點呵！

既然在巴拿馬有這許多理髮匠，那末需要一種經常的集會而又不太惹人注意，那是自明之理。於是在卡爾勞·A·門道沙路四十五號理髮的那個小理髮師A·賡納達（譯音）便組織一個「工會」，即理髮匠工會。這個會不收他國的理髮師，但准許日本的漁夫參加集會。他們

在卡爾勞·A·門道沙路五十八號房子的二樓上集會，有許多漁夫就住在那個地方。他們開會時，有一個糾察員站在房外，另一個則站在入門的石階上。

每一個大熱天的星期日下午，理髮匠工會便開會，這時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都照例睡一頓午覺或到海邊去，但那位日本領事太子奧·烏米摩托（譯音）却偏在悶熱的天氣裏爬上樓來加入那些理髮師和那些到訪的漁夫底集會，討論問題。我真是第一次聽到一個理髮匠工會討論問題竟來得那樣重要，值得勞動一位外交官來參加。這個工會還有另一個出奇的習慣。牠竟有一大筆基金來收容同業中的競爭者。無論什麼時候，一個日本人一到了巴拿馬，那個理髮工會便給他開個店，購置椅子——供給他一切必需的東西，讓他來和他們競爭這一宗剪刮生意中的冷門！

凡是屆開會的時候，那個理髮師瑣納達本來不過是一個打工的人，他在房中的上首居然和日本的領事並排的坐着。烏米摩托一直等到瑣納達就座了才坐下來。當另一個理髮師T·泰加那（他開了一間小店，住在B大馬路十號）到來時，瑣納達和公使都站起來，作一個深深有禮的鞠躬，且一直等他示意他們坐下時，他們才坐下來。這也許是一種日本的古禮，但那位公

使對其他理髮師並沒有表示同樣的客氣。

在理髮匠工會和到訪的漁夫們每次開的防備森嚴的會議中，負責招待的是加持麟那。
苦陌雅馬（譯音）他是面貌雍容，談吐溫雅的中年商人，但沒有公開的生意。他現在已五十五歲，
家住在科倫，加沙街十一號。

回溯一九一七年，苦陌雅馬還不過是赤腳的日本漁夫，和現在在西岸的其他日本人一樣。一天早上兩隻日本戰艦到了港口下碇。從那道野草叢叢的岸邊，一個赤腳的漁人用土人的又短又快當的船槳划一隻陋枯了的棕色小艇出來。他那一條棕色的濃滿泥漿的袴子捲在小腿上，他那一件反領的襯衣已破了，他的頭用一頂破破爛爛的草帽遮蓋着。

喇叭的清脆的音調響起來了。旗艦上的水手立即排隊恭候。等到那個漁夫把他的小艇縛在船梯上時，軍官們，連那位司令官也算在內，也肅立恭候。苦陌雅馬一爬上船，軍官們一齊致敬。他們用一種非常的敬禮把他護送到司令官的辦公處去，那位下級的軍官則遠遠地跟在他後面。兩小時之後，苦陌雅馬又被護送到船梯旁面，喇叭吹起歡送號，那個衣衫襤褸的漁夫便划船

走了——一舉一動都出之一種對待日本海軍高級將校才用的大禮。

現在苦陌雅馬和那位日本領事密切合作。凡是有日本船到巴拿馬，他們便共同訪問那些船長，且每次都和他們密談一小時。苦陌雅馬說他是想賣日用必需品給那些船長。

在運河地帶區域的日本人定期的改名換姓，或帶幾張準備好的護照來。譬如有一個日本人叫做瑣夷茲·約哥伊（譯音）他沒有任何商業上的理由奔走於日本和巴拿馬之間。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東京的日本外務部發一張 No. 210, 210 號的護照給他，用的名字是馬沙卡蘇·約哥伊，准許遊歷中南美各國。雖然他獲准遊歷各國，但他只用了一次巴拿馬的過境證（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此後他便暫時住在那些漁夫和理髮師間。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東京的外務部發給約哥伊另一張護照，用的是瑣夷茲·約哥伊的名字，裏面的過境證佔滿全張護照，且溢出幾張過額的紙頁。瑣夷茲或馬沙卡蘇現在用兩張護照旅行且隨身帶着一個滿藏軟片的箱子，這些軟片是供他的照相機用的。

幾年以前有一個名叫T·塔哈拉（譯音）的日本人，以一個新組織的公司，即官立日本辦

理拉丁美洲出入口商會社底旅行代表的名義到巴拿馬來，且在巴拿馬的波德·勃羅斯船務代辦處的辦公室內設立一個總機關。

巴拿馬美國人的主筆納爾遜·朗雪威爾，他是極力反對日本人在運河區居留的人，他發表了一段故事，說那位大商家收信很少，他並不賣力去建立商務關係，而且當他在交際場中碰到幾個商家談起話來時，他表示完全缺乏商業知識。塔哈拉受人議論，上頭命令立即下來叫他回日本去。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半年之後，一個名叫高廣若林的日本人到了巴拿馬，他是以日本出入口商聯合公司的代表名義來的，這個公司和前一個實在是一組織，只不過名字稍為更改而已。若林住在那一間冷冷清清和寬大的脫華利旅館裏，這間旅館是美國政府開在運河地帶的領土上的，而且受美國政府懶洋洋地保護着。若林洗了一個臉，一直取道到波德·勃羅斯的辦公室裏去，他在那裏和那位總經理密談了一個多鐘頭。

若林的商業興趣除了在特別租賃的飛機的拍攝運河的景色外，便是商量鏗的屯積和計劃成立一個「科斯塔·里加的植棉試驗區」。

這個大錢商，大棉商，大攝影師三位一體的漢子經常帶着他的攝影機飛遍中南美。一個禮拜他在科斯塔·里加的聖·曹西；第二個禮拜他便匆匆忙忙的特別飛赴哥命比亞的波哥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然後又回到巴拿馬和科斯塔·里加。他畢竟從科斯塔·里加獲得特許成立他的試驗站了。

他之獲得這一讓步皆由於危塞·瑣丹尼的幫助，瑣丹尼是一個意大利的紳士，在外套領襟上配着一個法西斯的勳章。他在聖·曹西的格蘭旅館裏會見他。瑣丹尼本來是前屆的意大利砲兵軍官，他是一個四十歲年紀衣冠楚楚的荏弱的人。他似乎在聖·曹西除了整天研究他的潔淨無疵的指甲，喝一點蘇打水，搜集郵票以及每隔數月隱跡一次又出來研究他的潔淨無疵的指甲之外，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了。代尼加拉瓜經手弄得一批軍火和軍需品（此事我上面已說過）的人原來就是瑣丹尼哪。

這個不好交際的意大利集郵家若林先容去會見科斯塔·里加的財政部長羅爾·喀爾第安，及辦國立銀行副總裁同時又是著名科斯塔·里加商人拉蒙·馬德里加爾·科斯塔·里加特許若林作植棉試驗之後不久，那位財政部長和那位政府銀行的副總裁便速袂赴日本。

特許日本人作植棉試驗底協定的字跡尙未乾，一隻日本汽船載着二十一個年青和聰明伶俐的日本人和一袋子棉種到了潘泰列納斯了。據若林的解釋，他們都是些「工人」。這些「工人」都住在上等的旅館裏，且過着一種舒適的生活，而若林和一個工人則動身去找一塊適當的地點來栽培他們的一袋棉種。大家都介紹各種各式的地皮給他們，但若林却無論如何不要靠近山阿或山嶺的地皮。他末了找到了一塊地皮，這塊地皮恰好在潘泰列納斯到聖·曹西的半路上——一片又長，又平，又坦闊的地畝。他不惜任何價錢都要弄到這塊地皮，結果，每年付給牠的租金等於這塊地皮的實價。

上述二十一個「工人」是從祕魯的森波塔帶來的，在那裏有兩萬個日本人的殖民區，這二十一個「工人」現在開始用棉種栽培這一片地，並且就在這裏住下來，整天安安靜靜，沈默和等待着。這片耘耕過的地皮現在已弄得好像連河南而哥倫比亞，哥鄰托那塊地皮一樣光滑和平坦了。

我上面已說過，潘泰列納斯的港口會成了敵人的艦隊的一個優美的活動根據地。離岸不遠就是那個「試驗站」的一塊平坦的地皮和二十一個日本人，這幾個日本人很快便可以把這塊

平滑的地皮改成一箇空軍根據地的。這塊地皮是在巴拿馬運河之北且只隔兩個飛行鐘點，這正好似哥鄰托在運河之南，也只隔兩個飛行鐘點一樣。

塔哈拉和若林一着地便立即去的地方便是波德·勃羅斯船務代辦處，這是一家美國公司。又他們兩人都來密談的那個經理就是漢斯·海爾曼·海帶爾克，他家住在巴拿馬城，祕魯大馬路六十四號，他雖努力嚴守祕密，但終瞒不了他是該代辦處的一個股東。海帶爾克還是駐巴拿馬納粹領事愛恩·F·牛曼的女婿哩。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海帶爾克道經德國從日本回來。五天之後，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他的丈人（他的丈人除了當納粹領事之外，還和佛萊茲·哥培克合夥經營一間巴拿馬的最大五金店）告訴他的書記說，他和他的夥友今晚做事要做得稍晚一點。他們兩個夥伴都不到外面吃飯，而在巴拿馬商業區中心諾第街五十四號那間店的波浪式的滑門，開離地面三尺高，因為這樣過客就瞧不見裏面的情形，除非他們肯審慎的彎下腰去看。

八點鐘，一輛卡車一直駛進牛曼·哥培克有限公司前面的一條漆黑街道的角落裏去。兩

個辨認不出的漢子，海帶爾克和前任駐科倫的納粹領事沙爾培（他也剛從德國回來）走出來，且彎身穿過那道半開的門，進入舖子裏去。沙爾培一走了進去便靜靜地負責指揮。他們現在好像在德國的領土上策劃一切實際的目的，因為納粹領事的辦公室就在這間店內。

沙爾培宣稱那一羣人已經經過非常小心的選擇，他們都是有名效忠於納粹的德國，渴望德國在拉丁美洲各國增進友誼且和日本人合作的，那些日本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在南美活動得很有效果。

『有若干國家已表示友誼的態度，』沙爾培說，『只要我們不干涉巴拿馬運河地帶，我們便可一帆風順的做事。只有北美的領土，你們將來一定受牠們的官吏和情報人員的麻煩，而且還要受到美國的政治壓迫。你們懂得麼？』

『巴拿馬對北美很要好，』哥培克說。

『正因爲這樣。在目前是不宜於做很多廣播的，但時候順利，我們就可以向巴拿馬人解釋國家社會主義。』

他瞧一瞧哥培克，哥培克的左眼蓋較他的右眼蓋垂得低一點，這樣給人看起來，他好像是

一個永遠渴睡的家伙。哥培克又瞧一瞧牛曼。

「今晚我們要組織一個巴拿馬的協會。幾天之內我要到科斯塔·里加去組織另一個協會，然後再到華爾柏萊索去。」

其他的人都點了一下頭。他們已得到通知，知道沙爾培負全責指揮華爾柏萊索至巴拿馬的納粹活動。當晚他便成立一個團體叫做德國海外納粹同志社，同時商定牠的活動要嚴守秘密。名單歸牛曼管理。

沙爾培說明嚴守秘密是得策的，因為可以避免和巴拿馬政府衝突，巴拿馬政府對意大利頗親睦，我們可以和他此地的意大利公使館合作。」

「日本人比之意大利人還重要些，」哥培克特別指出這一點。

「日本人將要和我們一道做事，」海帶爾克向他保證。

「但我們不能令人看出和他們一道的——」

「佛萊茲（哥培克）將來要在甲可斯的家裏召集一個會議，」沙爾培說。

「甲可斯！那批無法辨認的人有一個叫起來，「你不是指那位奧國領事吧！」

沙爾培慢慢地點了一下頭。「一般人都相信他是一個反納粹的人。他的同伴在日本消磨了十二年且說的一口十足的日本話。那位日本領事知道他們且信任他們兩個人。我們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地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有四十個經過小心選擇的德國人，他們在上一個月已經成了巴拿馬的協會會員，此刻一個一個的或三五成羣的來到那位巴拿馬商人同時又是奧國義務領事的奧古斯脫·甲可斯——康斯坦因家裏。

太子奧·烏米摩托領班的五個日本人也來了。一個叫做石橋，從前是「合記丸」（譯音）的船主，又是日本海軍的後備軍官；K·阿希哈拉是一個日本間諜，他和日本領事住在一起，但沒有什麼明白的理由。默在巴拿馬；此外還有兩個日本漁船的船主和A·賈納達，這個理髮師就是組織工會以及領事老爺在他面前等他就坐才坐下的那一位。

這次會議由那一位年老的，但個子高大且帶點軍人氣概的奧國領事做主席，但在整個會議當中，日本人說很少話。這次會議主要的爲了連河地帶區域內納粹——日本人的合作，作第一次的拉線。

『烏米摩托先生說的話不多』甲可斯說。

『因爲出席的人太多，說的就少了，』那位小領事辯解說。

別的人都懂得。那些日本人太狡猾了，當許多人面前，他們是不肯討論詳細的計劃的。

幾天之後，烏米摩托拜訪海帶爾克，且和他密談了三個鐘頭。此後不久，賈納遠便匆忙的回

日本一次。

第六章 秘密偵探到美國

德國對巴拿馬運河的興趣突感濃厚只是在日本加入羅馬——柏林軸心以交換關於共產主義的情報之後——這種交換好像和軍事秘密的關係較之和共產主義的關係還來得密切些。

日本和納粹間諜在拉丁美洲各國，尤其是在運河週圍的活動，在我國南面的墨西哥國內組織一個法西斯叛亂，以及在我國北面的加拿大國內進行緊張的宣傳，這些只是第五縱隊大規模入侵西半球的一部分工作而已——這種入侵差不多在希特勒一上台之後便開始了。因為美國是亞美利加三洲的最重要國家，因此牠過去和現在都成了納粹密探特別集中的地方。

第一步工作是以宣傳為基礎，再由宣傳來擴大間諜的活動。最初派到本國來的密探，其中有一個是美國人，叫做愛德文·愛馬生上校，他是一個貪功好利的軍人，平庸的著作家但又是

一個很稱職的軍事訪員。愛馬生住在紐約市東十五街二百一十五號，他還有一個辦公室在佛脫利區十七號一千九百二十三號房間內，這個地方也就是德國總領事的地址。一千九百二十三號房間被德國總領事的一個代表經手租用。在名義上要付房租，且至少有一次，爲了避免遭人看破，希特勒的外交代表用現金來償付他。在這間房子租妥之前，愛馬生和那位德國總領事，併在一起辦事有六個星期之久。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美德報出版了，這是紐約出版的納粹宣傳機關報，他在一個廣告裏說到該報的編者在愛馬生的房子裏設立他的編輯室。這是第一次指出愛馬生到本國來指揮納粹的宣傳。

多年來，愛馬生已經混熟了那個祕密分發報紙和雜誌的世界，且常常大吹特吹他的亞美利堅主義和他的「愛國主義」。他的最大牛皮之一便是說他在美西戰爭中曾參加羅斯福的猛騎隊；但那從來不提的一件事便是羅斯福把他扣上鎗拷從古巴押解回來。

愛馬生在他的那一間德國總領事付錢的房子裏發起成立「德國之友」。(註一) 這個組織是在美國擁護希特勒和反民主宣傳的主要傳播者，可惜那位上校指揮這一宣傳却有點兒

呆笨。『德國之友』竟和那些全身制服的『暴風隊』一起開會；在廣大的羣衆集會中拼命攻擊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那些德國官佐和水手竟從寄泊於紐約底德國船中走上來參加集會且宣講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結果在美國掀起一個泛濫全國的憤激的浪潮。波士頓的愛德華·P·蘇利凡在第一集會中說的語代表許多演講的主要內容，這次集會舉行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會址是勒盛頓路八十五街的旋轉廳，蘇利凡口口聲聲把猶太人罵做『又髒，又臭的東西』且宣佈他要提議在波士頓組織一個強大的納粹團體。

在柏林，宣傳部長戈培爾爲輿論的反響所困惱，於是整個納粹的海外宣傳機關被改組。愛馬生奉調回德受訓，去弄明白怎樣進行宣傳才不致和全國起衝突。

一九三三年十月，萊耶爾·斯各脫·高爾登（他和那宗芥子生意毫無關係，他不過是那宗生意的頭子的遠親而已。）他本來就是和愛馬生合作的，現在設法組織一個偵探系統去偵察共產黨人。在努力做這件事的時候，高爾登受到一個職業愛國者佛律德·R·馬爾文的幫助。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下午一點鐘，高爾登在東五十七街一百三十九號召開一個極端祕密

的會。出席者有高爾登·J·蕭美特和銀衫軍領袖威廉·杜德萊·派萊等。

這次會議決定採取反猶太宣傳——演一演偷偷摸摸的反猶太運動——爲第一次吸引信徒運動之一部。本國當時方處於嚴重的經濟恐慌中，舉國惶惶不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就是在不靖的時期，答應那些走頭無路的人民以和平及安全，而走上台的。有錢的人均爲「革命的恐怖驚得死去活來，於是愛馬生領導的那一羣人開始宣傳說，革命隨時隨刻都要到來，那些猶太人替莫斯科，替第三國際，替密士忒河的洪水，又替其他一切顛擾人民的事情作備。這次會議開完時，「七六團」(註二)已產生，萊耶爾·斯各脫·高爾登，被委爲祕書，指導間諜和宣傳工作。

愛馬生老早就沒法使人打入那些易於獲得重要情報的位置。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共和黨的參議院及國會兩競選委員會，由兩委員會的主席德拉華的參議員丹尼爾·O·哈斯丁和俄亥俄的議員蔡斯特·C·波爾頓共同聲明合併，并聲明不受共和黨中央委員監督，獨立籌劃全黨的國會競選。

上述聲明發表之前數星期，那兩個委員會已任用了尼·布洛克，布洛克多年來就充當國際電話及無線電公司的調查局局長。他因為地位很高，頗得到共和黨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的信任。他把國家的秘密打聽得清清楚楚而且他的手指也放在本國的政治脈搏上。

布洛克代那些參議員和國會議員負了聯合委員會之責不久，他匆匆趕赴紐約。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他驅車赴愛池生旅館，並一直走進八百三十號房間，房裏有一個人，在旅館登記中叫做「威廉·D·古達列斯——羅斯·昂格爾斯人的」，正等着他。那位「古達列斯」先生原來就是銀衫軍的領袖威廉·杜德萊·派萊，他到紐約來和布洛克及高爾登商議。會談之後，兩個人一齊到高爾登的辦公室去，他們在辦公室裏密談了一個多鐘頭，結果，一致贊成將七六團和銀衫軍合併，以便更有效力的進行他們的宣傳。

布洛克歷次神祕的訪問紐約，總要到佛脫利區十七號，就是德國總領事住的那個地方。他在那個地方訪問一個叫約翰·E·開萊的人。他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有一封信給開萊，他寫道：「我在紐約要從星期五逗留至星期一且可按照通常辦法到達——格拉姆西G-9193

（順問愛馬生好。）」

雪尼·布洛克也是秘密的七六團團員。凡是加入該團的人，事先一定要親筆填寫他的生平履歷并簽押手指模。布洛克加入這個間諜團體時（這個團體是得到派來美國的某納粹的幫助成立起來的），他的團員志願書暴露他是那個納粹間諜愛德文·愛馬生上校的儿子，而且他用的是他母親的乳名，因此他的關係便不容易被人尋出。

其他早期的宣傳員現在還以一個「愛國者」的資格活動，這些人之一便是愛德華·H·韓泰，他是工業保護會的執行秘書，家住波士頓華泰街七號。早在一九三四年，當間諜團和銀衫軍合併的談判正在進行時，這個美國自由的掘墓人聽說德國正在美國花錢，他便於三月三日寫信給「德國之友」道：

「遵囑將我等之天鵝之根歌分封送上二十五份，如仍需要當源源奉上。」

「我已數度商之脫帕爾斯哈博士，且曾一度提出，苟伊能獲得德國的財政後盾，則我可按照極有效的辦法，發動一個真正的運動。」

「在美國人看來，報答美國之必需手段就是將幾千萬猶太教的犧牲者組織起來，我隨時準備做這一點。」

韓秦和他商量弄到德國錢來作反猶太工作的那位脫帕斯哈博士就是駐波士頓的德國領事。

早期那些間諜的活動不僅限於宣傳，還做偷運和偵探工作，雖則一開始時，偵探工作只是小規模的。在他們還未能徵集最可靠的分子做更危險的間諜工作之前，他們在美國花了幾年的工夫來組織一些親德國團體。許多宣傳品是經過郵政公開寄來的，但有若干種，其毒害及反民主的性質太濃重了，因此德國的宣傳部長決定最好還是由德國船來偷運。

這些主要偷運者之一便是根第·奧格爾，那時他是『德國之友』的主席，那些宣傳品便是經過他散發到全國組織的各支部去的。在那些日子中，奧格爾住在紐約市西一一五街六百〇六號，且由西四十五街二十五號賴芒·羅特公司表面上僱為電氣工程師。讓我描寫一下他怎樣工作：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晚九時四十分，北德意志萊德公司的『歐羅巴』號正準備於午

夜出發。這隻燈光輝煌的輪船擠滿了男男女女，他們是來送朋友赴歐的，許多都穿着晚服。德籍的侍者，他們都是船上納粹黨團的團員，笑容可掬的站着，鞠躬，但小心的注意每一個搭客和送客者。

人們把整隻船都遊遍了。許多人都逛入散步甲板上的圖書室裏去，裏面有一間德國郵局。說說笑笑的人多得很。奧格爾穿着一套普通的商家衣服，手裏拿着一捲報紙，也閒蕩入來。他和郵局的侍者碰一碰眼，他便從容的從他的外套袋子裏抽出四封信，交給那個侍者，那個侍者也從容的把牠們往自己袋子裏一丟。那些信都沒有貼郵票，這一點無意中犯了美國的法。

他們的態度太過從容。每一個旁觀者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那幾封信的傳遞，奧格爾溜到圖書室的一張桌上旁面，趕快寫另一封信——這封信顯然是很重要的，他竟不敢事先寫好帶來，恐遭不測。這封信封好之後便遞給那個侍者。

圖書室中有許多遊客。好像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位遊客或搭客跟那個侍者談話。奧格爾把目光四週一掃，把圖書室中每一人都看過而且好像心滿意足了。他便和那個侍者再碰一碰眼，又點了一下頭。侍者便把圖書室的一間小室打開，這間小室就是近船尾左舷過道左面的第二

間房子。一個小包裏從牠的匿藏地方拿出來，且急忙遞給奧格爾，他用他的報紙把牠蓋着，匆匆離船。

這就是納粹祕密訓令和間諜報告書收發的方法——這種辦法一直維持到納粹間諜被捕那一天，這些間諜後來於一九三八年受審。

奧格爾需用可靠的人到船上收發信件和偷運東西時，他就常常到訪鋼盔軍美國支部，這個機關是在美國用來祕密訓練以迎接『那一天』（Day Task）的。只有他覺得他尚未受人監視，或收發最重要的信件時，他才親自到船上去。奧格爾在偷運活動中的連絡人就是佛朗克·密奧斯基，他是一個美術承辦人，經常住在紐約，加里奧灘，加蘭葛特一百一十六號。

密奧斯基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從德國趁『喬治·華盛頓』號船來美國。他是鋼盔軍美國某支部的一個司令官，這個支部設辦事處於紐約東八十五街一百七十四號。他當司令官的時候，他直接聽命於佛蘭茲·塞爾德，即後來希特勒之勞工部長，塞爾德那時住在德國的梅德堡。羅徹斯特，支加哥，菲拉德爾維亞，紐華克，德特萊，羅斯·昂格爾斯和托倫托（第五縱隊

侵入加拿大的第一步）等地方的鋼盔團支部都是他和奧格爾經手成立的。

爲了幫助奧格爾的偷運活動，密興斯基介紹他一個助手叫做卡爾·伯倫哥爾。伯倫哥爾的職務是發秘密信。美國暴風隊的納粹制服是保爾·斯持從德國船上偷運入美國的，班特住在紐約市東九十三街一八六號。班特從事偷運活動時，是第二百四十四海岸保衛隊同時又是紐約國家保衛隊之一員。

納粹間諜在組織納粹網包羅全美國的前些日子中，他們得到那些鼓噪的「愛國者」的幫助，那些「愛國者」預計一經宣布「革命」已在眼前，就能夠把美國人民嚇得死去活來。本國正處於經濟恐慌中，美國人民方惶惑不知何從，舉國騷然不安，於是納粹間諜和他們的美國兄弟模仿希特勒的叫聲，高呼「共產主義和猶太人」應負全責，從那些受驚嚇的呆虫中敲一大批竹槓。

共產主義，特別是在非常不景氣的惶惶不安日子中，是富翁的妖怪，因此難免有些對美國局勢的浮燥的，但非常狡猾的觀察者會利用這種畏懼，從中漁利。這批胡鬧鬼中有一個後來和

美國的納粹間諜合作得非常密切的，他的名字叫做哈利·A·容格，美國偵緝協會的名譽總督辦，地址是支加哥郵箱一一四號。這個組織本來是用來偵探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的。有一個時候，容格向那些心裏害怕的僱主募款，他答應把革命的威脅——何時發生，誰來領導——的事情通知他們。結果，他募得一筆巨款。

那些僱主一而出錢，但那隻滿載丟炸彈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舢板船却始終無法從莫斯科駛來。竹槓愈來愈敲不着了。容格急得要找一個恐怖煽亂的『問題』，拿這個問題再向那些吸血鬼募捐。他剛好在愛馬生從德國派來時找到這個『問題』。高爾登，派萊及他們的同黨正發動一個反猶太人運動，作吸引人們加入『德國之友』的第一步。容格也同時發現這種『猶太人之禍』且盡量叫賣。

一切進行都保持秘密。甚至連設在支加哥講壇塔的辦公室地點也不讓黨員知道；所有黨員只知道郵箱的號碼。他從工人日報（按即美國共黨機關報——譯者）及其他共產主義刊物中把材料收集好時，他就立即派遣探子拜訪那些蠢懦易欺的商人，告訴他們莫斯科人現在正乘風破浪浩浩蕩蕩殺來奪取美國政府，諸如此類的可怕故事。那些販子便大募其捐且結果

從那些竹槓中得回百分之四十的報酬。

容格一聽到威廉·杜德萊·派萊正利用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恐怖賺銅錢，且聽到工業保護會的韓泰之流正向德國領款宣傳，他便連忙叫賣那些久已視為偽造的「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郇山長老草約)。容格的特勢凌人的販子們，拿這些東西做武器，逡巡全國，從那些基督教商人中募集款項，且從中揩百分之四十的油。

不久容格，派萊，和其他幾個人都和那些派入本國的納粹密探充分合作，以完成他們的宣傳和間諜工作。

(註一) 後來改爲「新德國之友」後又改爲現在的「德美協會」。

(註二) 活動的規模尙小。第五縱隊以後又成立了許多收效更大的團體。

第七章 納粹間諜與美國的「愛國者」

早期派入美國的納粹間諜一旦做完了初步的工作，那道網便很快的把土著的法西斯派，鼓噪的「愛國者」和那些惑於他們的宣傳而受了欺騙的美國人一下子收羅在一起。日本加入羅馬——柏林軸心時，偵察美國海陸軍的間諜工作成了外國密探的最大興趣，尤其是在西海岸方面。

大約五年之前，自從米高梅國會議員會調查納粹的活動，發現了一大批宣傳員之後，他們的活動便一直沈寂到舉國非難逐漸退息的時候。同時，戈林也再度下令改組在美國的全部宣傳機關。

就在這個時期中，臨近的總統大選使納粹得到一件迫切的工作來做。無論在美國或德國，納粹都公認羅斯福政府對希特勒是不很客氣的，在選舉未辦妥之前，此地的納粹遵照他們當地領袖的指示，而當地的領袖則聽命於德國宣傳局，積極多方反羅斯福運動。納粹間諜以及和

納粹間諜合作的「愛國」團體（自國會委員會檢舉之後，他們都沒有很多錢了）突然有了資本充足的來活動。這些錢有些來自納粹，有些則來自反羅斯福的勢力。

反羅斯福宣傳品最毒辣的一種是納粹間諜在秘密的印刷機關裏印製出來的。

無論誰如果到過芝加哥，西俄亥俄街三二五號六樓，走進那間約翰·保加脫特製品公司，除了覺得那個地方平平無奇外，看不出什麼可疑的事情來。外表看來，牠和其他幾千百家商號一樣，臉色蒼白的女孩子和那些好像貧血的漢子在那裏做月份牌。

人們趁那一架舊式電梯上來，到門前的寫字檯邊接洽事情，於是走開了。他們很少走到那些有大堆紙板和紙頭的後面去，那些紙堆差不多攔住通到寫字檯右邊去的通路。但假如你轉入這條通路，然後轉向左而去，你就碰到一道隔牆。除非你留心注意牠，否則你就一定以為牠是一道屋壁。

隔牆後面是什麼東西，絲毫看不出來。只有一把閃亮的鎖鑲在門上，這道門是非常小心躲過那些漫不經心的來客的眼睛的。如果你不懂得其中奧妙，想設法打開那道門，你一定發現牠已經鎖着了。如果你輕輕的敲或重重的敲牠，一定得不到隔壁的回聲，而那一個在牆根掌切紙

機的工人一定茫然地老看着你。

但假如你迅速的敲三下，停一會又敲三下，那道門一定馬上打開。沒有一定的記號，你就用世界上所有敲法都敲不開牠，因為這道門就是進入美國非猶太人報那些小心看守的出版工房和西境中部納粹反民生活動的總機關的。但該報編輯者維多·德開威爾及其財政後台老板查禮士·奧伯蘭的來來往往較之那間印刷機關的地點看守得還要小心。

這件事使我知道在美國的兩個重要納粹密探，其中之一原來就是發起該報的人。給他們金錢去擴大親納粹宣傳的美國笨虫們，一定沒有一個人曉得他們兩人都是用假名化裝，而且他們中有一個還是過去的囚犯呢。

芝加哥和三藩市的社會名流往往用上賓之禮款待那個漂亮的豪華的枯蘇布王爺，這位王爺有一雙多愁的眼睛，一來就談起布爾什維克黨人如何在舊俄沒收他的大田莊和家裏的珍珠寶石，我想名流們大概還高興知道一下這位王爺千歲實際上就是一名納粹探子的吧！——好，讓我把他未嘗納粹間諜之前的活動情形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一九二二年，一個出生於彼得堡，命名爲彼得·阿豐納許埃夫或阿芳納許埃夫的俄國亡命客到美國來尋運氣，他日夜求之不得的就是想碰到一個富家繼承女。這個平凡的爲錢奔命的阿豐納許埃夫是一個失了業的白俄，正在找職業，不久他發現在這個民主國家裏面，繼承女和她們的老態龍鍾的爸爸都很講究身分。因此，一夜之間，彼得·阿豐納許埃夫搖身一變而爲彼得·枯蘇布王爺；而三藩市社交界都把他當做一個被布爾什維克黨人籍沒了財產的王爺，另眼看待。

阿豐納許埃夫在西海岸總要不到一個有錢的繼承女他在垂頭喪氣中竟妙想天開來做一宗小小僞造。但是在書法方面却弄得不很高明。他僞造一張美國的國庫支票，當政府中人要捉他時，他逃到芝加哥去。他終於被抓着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站在一位美國特派員的面前，這位特派員命令他回三藩市。是年十二月九日，他在政府判官F·J·開里根跟前服罪，結果判了一年半。在審判的時候，他招認原來是一個名叫阿豐納許埃夫的普通人，且就用這個名字來受判。

他出獄時，他或者用枯蘇布王爺或者用一個普通的阿豐納許埃夫的名義，後來，因爲一九

三〇年的破產已把國外的身分從布場中一下子掃除，他便給自己起了一個道地美國的好名字：愛姆斯脫郎。他說這是他母親的乳名。爲了方便起見，我們今後就叫他做愛姆斯脫郎。

一九三三年，他到了芝加哥時，他會見幾個白俄，這幾個白俄正和哈利·A·容格一道合作，把那些『草約』作一次全新的翻譯。容格打算把這些偽造文書發表和分發以恐嚇基督教笨虫，但等他一發現他可以把他們便宜購得并用高價再賣出去的時候，他便改了心。容格又把愛姆斯脫郎介紹給納粹密探。

容格和那一位過去因犯情投意合。很久以前，愛姆斯脫郎就成了容格的三十一號密探（容格是第一號，他給各密探的信就常常簽署這個號碼。他的探子也只是簽署他們的號碼。他們有時甚至連號碼也不寫，而親筆於結末處草草的補寫一個附記。）

容格介紹愛姆斯脫郎給納粹密探之後不久，這個白俄決定自己也可以玩這一套。他開始和納粹密探秘密會晤，不告訴容格。他們經常的集會地點是在芝加哥，羅斯科街，二三五七號，泰南酒店內。這些集會通常由『新德國之友』的主席佛力慈·基協普（註一）召集，參加者爲愛姆斯脫郎，維多·德開威爾，J·K·萊普（他在印第安那州南灣組織了一個秘密的納粹團）

體)奧斯加·普華士,匿克·慕拉,托尼·慕拉,曹西·馬丁尼,法蘭茲·沙維和格萊哥·巴士。基協普不能出席時,他的心腹萊普便代表他。

一九三六年三月,愛姆斯脫郎和另外幾個人決定成立一個「國民同盟」來幫助納粹的工作。他們決定用最秘密的辦法,因為不如此,他們的行事和事情的幕中人就有洩露之虞。他們只在私人住宅裏開會,他們竟小心到這個地步,一次會議開過後,與會者無法知道下次會議召集的地點。只有少數極可靠的納粹密探才被邀參加。

第一次會召集的地點是在芝加哥,波地路一二三五號僕克考德家裏;第二次是在芝加哥,溫特立路四七一〇號愛馬·蕭美德太太家裏。第二次會議時,他們邀請C·O·安迪生參加,安迪生住在芝加哥,地維斯公園路六〇一號。因為他捐錢給容格,因此他被納粹和白俄們列為好人。

當時,白俄和納粹密探決定創辦一出版事業,當做吸引黨徒的第一步。他們出版一個報紙叫做非猶太人陣綫。他們非常小心的保持編輯和出版地點的秘密。所有郵件都只能寄到舊芝加哥郵局的五二六號信箱。這個公司定名為愛國出版公司,又極度秘密的在芝加哥S·華伯

士五號成立編輯部，報紙的印刷則在N·基爾達四二三三號的地下室裏，這個地點也就是梅利馬克印刷所的地址。

後來，因為恐怕人找出影跡來，他們出版公司的名字改爲正義出版公司，且印了一大堆納粹的宣傳品出來。那個極端「愛國者」哈利·A·容格就是經過這一個祕密組織和祕密活動的宣傳中心，在總統大選之前，散發攻擊羅斯福底印刷品的。

靠納粹的金錢做後盾的美國非猶太人報發表一種極端瘋癲的誇大的理想。但假如有人認爲牠是瘋癲而置之不理時，他就要回想一下，希特勒就是利用這同樣的法寶來爭取幾百萬走頭無路的德國人到他的麾下的。非猶太人報選舉前的一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可以使我們了解他們出版及經過美國郵政寄發的是什麼樣的出版物：

前屆國會議員魯易·T·麥費登（註二）於十月突然死去。他的年紀已上了六十歲。但美國非猶太人報却暗指他是被猶太人謀死的；參議員勃胡生·喀丁（他因爲飛機出事死掉）也是被猶太人害死的。胡·龍格也給猶太人害了。一位新聞紙編輯華爾泰·A·李格特也被

猶太人害了，那些國際上通同一氣的猶太銀行家還收買過布特去行刺阿巴拉舍·林肯哩。

當然這種說法簡直是發瘋，但是在坎塔基的一個掘煤工人，或者在西境中部的一個窮得不能完稅的莊稼人，或者在某產業中心裏的一個無法謀生的失業工人，他們既不知道歷史，也不懂得現存經濟制度的作用；等到人家利用美國政府的郵政把報紙寄給他們，告訴他們說，他們的經濟困難都是猶太人——共產黨人的詭計造成的，羅斯福就是猶太人且受猶太人和共產黨人左右，他們中一定有幾個是相信的。經過這種不負責任的宣傳，反猶太運動便增長起來了。男男女女都被收入納粹的天羅地網裏去，他們都絕夢想不到在他們背後有一種專為這種運動而擴大宣傳的勢力存在。

那些為納粹宣傳機關收羅的人，最有能力的被抽去做更重大的工作。有些被派做宣傳；另一些則派給一定的間諜工作。美國納粹機關把間諜和宣傳兩種工作分清，且各有各的團體。牠們的巢床架屋只是為了募集黨員的方便。

從那些駛入美國港口的納粹輪船上偷運反民主的宣傳品，這件事已給美高梅國會委員

會舉發了，但他只停頓了一個短促的時期而已。那些運載宣傳品的納粹輪船還擔任傳遞秘密訓示給此地的密探，且帶回他們的報告。爲了消除這種成了公開秘密的證據，駐羅斯·昂格爾的納粹領事喬治·基士林博士已付現款給西海岸納粹宣傳機關的領袖。關於這件事的供詞我都有。

西海岸的宣傳機關還略做點間諜工作。牠的總部設在羅斯·昂格爾西十五街六三四號德國大樓裏。這座大樓大家都以爲只是日耳曼美籍人和希特勒政制同情者的一個集會場所。事實上牠的作用貽害更大。

德國大樓未成爲納粹活動的中心以前是一所典型的羅斯·昂格爾房子。納粹們把牠拿到手時，他們把前面幾間房子劃出來，改成一个馬廐似的房子，頂上有一個天窗，還有一個講台，演講者站在上面高唱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的讚美歌。大廳的後部分是一間酒吧和飯店的混合店，日耳曼美籍人就在那裏喝他們的啤酒和威士忌，同時密謀從納粹船上偷運宣傳品和進行偵察美國海陸軍的間諜工作。

我用「密謀」這兩個字是非常恰當的。那些入籍的美國公民和土著的美國人利用這個

房子指揮間諜和宣傳活動，這些活動都是受某外國政府津貼的，且圖謀危害美國的和平與安全。

這個團體的領袖是海曼·蕭文，是德國宣傳部長戈林委派的，而且還收過希特勒嘉獎他的工作的信。蕭文是一個入籍的公民，（註三）年紀雖上了三十歲，但還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人，臉孔通紅，在上唇上面有一道小小的顫巍巍的鬍子。這位小領袖的辦公室正在議事廳對面，且緊貼一間小書店，這間小書店可以供給顧客所有攻擊民主制度的小冊子，書籍和報紙。

當我在納粹的總機關裏訪問蕭文，自行介紹了一番的時候，他滿臉堆下笑容且答應我請他談話的要求。德美協會（即新德國之友改組後之組織）他立即向我解釋說，現在是一個愛國組織，裏面只有美國公民。

德美協會，我們在他的辦公室坐下時他繼續往下說，現在是一個「愛國組織，牠的宗旨不是使美國人對納粹的德國得到更好的了解，打擊反納粹的宣傳及打擊對德抵制，且反對共產主義。」他花了十分鐘來說明他們的和平宗旨和他們對美國的愛好。

「這即是說美國人眼中只有美國而反對一切外方的學說和利益嗎？」我綜合他的解釋，

們的德國訓令，這位船長和其他泊在這裏和聖·地俄的德國輪船船長做一樣的勾當。」

「我從沒有取過什麼宣傳品，也沒有接收或寄發過什麼報告，」蕭文堅執地說。「一定有人向你說過些什麼，你完全弄錯了。」

「譬如我舉出幾個例子來說。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星期一下午四點鐘，你那位喝啤酒的朋友脫勞恩尼克特船長站在他那隻船的跳板上等你——等你的「社交」訪問。他所等的就是你的簡便箱子裏帶來的包裹，包裹裏就是美國全國納粹密探的密封的報告書。你依時到達，把報告交給他。於是你們便去飲酒取樂——」

「我不曉得你說到那裏去，」蕭文打岔說。

「或者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你的記憶。就是那一晚，船長從巴威利山弄來一個姑娘，把她帶到頭等雙人房裏——你記得嗎？你是知道的，那位姑娘就是住在北新月路上的——還要我說出她的芳名嗎？」

蕭文的臉色變得患中風病一樣的通紅且弄得無話可說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星期一，」我繼續往下說，「萊茵荷爾德·姑協，就是你們組織舊

荷領小組的領袖同時也是一個「愛國的」入籍美國公民，他那天正在寄泊於羅斯·昂格爾斯港口的「愛爾拂」輪船上。他打電話給你們納粹密探名叫阿爾拔·服格特的那個人，說船長准於五點就駛赴昂脫華爾培且非常生氣，因為密探的報告書還沒有交給他。姑協叫服格特快點把報告書帶來——這點服格特馬上照辦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晚上，一隻名叫「雪華本」的從比利時昂脫華爾培駛來的納粹船的船長到你的辦公室來，交你一包密封的訓令和宣傳品。他把這包東西放在這間房子的辦公桌上。這個包裹裏面有許多份世界服務報——這些報，你是記得的，要全年花一塊半訂閱的。」

「話說得不對——」蕭文焦急地打岔說。

「我有一份，就是從他送給你的一批報裏弄出來的。可是讓我們說下去吧。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星期一，你親自跑到「維雪」號納粹船上，你把秘密報告書交給船長帶回德國去，你又把他帶來的訓令——這些訓令包在棕色的馬尼刺紙裏（註五）——和一大包費希特協會的宣傳品拿回來。從那批宣傳品裏我也弄到一份。」

問道。

「這就對了，」他笑着說。

「是不是有德國運來的宣傳品幫助美國人拯救美國呢？」

「不，先生！」他說。「我們和德國毫無關係；我們是美國人。德斯坦因先生（註四）說有什麼宣傳品運來，但是他就從來一點也不能證明他所說的。」

「那末，像世界服務之類的宣傳品怎樣從德國的愛爾福特運入本國呢？」

「哦，我這裏也有呢，」他若無其事地說。「一塊半一年，誰都可以訂閱一份。我們這裏也有兩三份——當然是訂來的。」

「在美國一定有許多訂戶，因為我已見過許多份。我會想過也許牠是從德國整批送到這裏散發的，因為這樣，在美國粹納的團體的人員便可利用牠來幫助美國人拯救美國。」

「不，」他笑着說。「牠全然是訂閱品。」

「唔，你曉得喬治·脫勞恩尼克特麼？」

蕭文嚇得一跳看了我一眼，慢慢的點了點頭。「知是知道的，」他說，「他是哈帕克航綫」

奧克蘭」號船的船長。」

「你找過他嗎？」

「找過；他上星期到過這兒。」

「他每次到埠時，不是總帶一批世界服務和別的宣傳品給你們嗎？」

「不。」蕭文厲聲說。「我找他純然是交際。只是爲喝一杯美好的德國啤酒吧了。」

「你是不是常常帶着一個簡便的箱子去交際訪友？」

「現在，請等一會兒。」他抵聲道。「讓我想一想才紀錄答語。」

我停止打他的辦公室打字機，這是他答應我用來記下談話的詳盡紀錄的，他一面想，我一面等着。經過一度長時間的沉寂之後，我再補說一句：

「星期四你訪他時，你帶着一個簡便的箱子。」

他繼續再想久一點，於是說他想起來他那次出行確實帶了一個簡便箱子。

「但你爲什麼問我那件事呢？」他問道。「在那個簡便箱子裏什麼也沒有。」

「有是一定有的。那個簡便箱子藏有你寄回德國的報告以及脫勞恩尼克特船長帶給你

們的德國訓令，這位船長和其他泊在這裏和聖·地俄的德國輪船船長做一樣的勾當。」

「我從沒有取過什麼宣傳品，也沒有接收或寄發過什麼報告，蕭文堅執地說：『一定有人向你說過些什麼，你完全弄錯了。』」

「譬如我舉出幾個例子來說。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星期一，下午四點鐘，你那位喝啤酒的朋友脫勞恩尼克特船長站在他那隻船的跳板上等你——等你的「社交」訪問。他所等的就是你的簡便箱子裏帶來的包裹，包裹裏就是美國全國納粹密探的密封的報告書。你依時到達，把報告交給他。於是你們便去飲酒取樂——」

「我不曉得你說到那裏去，蕭文打岔說。

「或者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你的記憶。就是那一晚，船長從巴威利山弄來一個姑娘，把她帶到頭等雙人房裏——你記得嗎？你是知道的，那位姑娘就是住在北新月路上的——還要我說出她的芳名嗎？」

蕭文的臉色變得患中風病一樣的通紅且弄得無話可說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星期一，」我繼續往下說，「萊茵荷爾德·姑協就是你們組織舊

荷領小組的領袖同時也是一個「愛國的」入籍美國公民，他那天正在寄泊於羅斯·昂格爾斯港口的「愛爾拂」輪船上。他打電話給你們納粹密探名叫阿爾拔·服格特的那個人，說船長准於五點就駛赴昂脫華爾培且非常生氣，因為密探的報告書還沒有交給他。姑協叫服格特快點把報告書帶來——這點服格特馬上照辦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晚上，一隻名叫「雪華本」的從比利時昂脫華爾培駛來的納粹船的船長到你的辦公室來，交你一包密封的訓令和宣傳品。他把這包東西放在這間房子的辦公桌上。這個包裹裏面有許多份世界服務報——這些報，你是記得的，要全年花一塊半訂閱的。」

「話說得不對——」蕭文焦急地打岔說。

「我有一份，就是從他送給你的一批報裏弄出來的。可是讓我們說下去吧。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星期一，你親自跑到「維雪」號納粹船上，你把祕密報告書交給船長帶回德國去，你又把他帶來的訓令——這些訓令包在棕色的馬尼刺紙裏（註五）——和一大包費希特協會的宣傳品拿回來。從那批宣傳品裏我也弄到一份。」

蕭文疇實我，隨後又微笑起來。「你什麼也無法證明。」他很有把握的說。
「所有上述的情形，我有口供爲證，而且——這些口供是從納粹船上的人們那裏弄來的。」

「簡直不可能！」他叫起來。「船上沒有一個德國人胆敢簽押一道口供！」

「可是我是弄到牠們了，」我再說一遍。

「你打算公佈牠們麼？」他問時，眼睛現一點狡猾的表情。

他急於打探誰給我口供的樣子很有趣，我笑起來。「我將來一定把口供裏的情報公佈，我解釋說。」但簽押口供者的名字我只能交給美國某一個可以調查你們「愛國」活動的政府機關或司法機關。可是讓我們談下去吧。你認得駐羅斯·昂格爾斯的納粹領事——喬治·基士林博士嗎？」

他一時默不即聲地坐着，好像難於措詞的樣子。

「不要怕講，」我說。「那位領事不在跟前。當然，你曉得他不高興你吧？」
他滿臉漲朱。「這是兩家的事情！」他說。「我知道他講——」

蕭文雖顯然不高興基士林，但他在全部談話中差不多非常狠狽地設法給那位領事的干涉美國內政作掩飾。我告訴蕭文，我所有的口供證明羅斯·昂格爾斯的史泰賓會主席賴菲爾·丹梅勒曾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從那位納粹領事手裏領到兩百塊錢，他拿這筆錢來維持德國大樓這個納粹宣傳的中心機關。蕭文聽到我這些話時，惘然若失地搖着他的頭。我又向他指出他自己也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從那位納粹公使手裏弄到一百四十五塊錢現款，這筆錢就是蕭文用來攏絡日耳曼美藉人的團體以便更有效地推廣納粹宣傳的，他聽到這裏，他的臉色變白變紅，他終於按耐不住，暴躁起來：

「是基士林告訴你上述的事情麼？」

「我不打算說誰告訴我的。可是讓我們再繼續談一談你們另外的幾宗愛國活動吧。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你和彪勞伯爵一道去找脫勞恩尼克特船長——」

從談話開始至今，蕭文第一次僵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好像我打了他一樣。剛才談的所有其他問題雖然略略使他不安，但他顯然還感覺得自已沒有陷於特別危險的地位。可是一提到彪勞的名字，他的臉上確實有一種驚慌的表情。

「就在那一天，」我往下說，「你和那位伯爵直頭跑入船長的房艙裏去，你就在那裏交付你們的報告書——」

「你想打探什麼？」蕭文厲聲質問一句。

「我想打探一下那位伯爵。你曉得他的底蘊麼？」

「什麼也不曉得。我一點也不曉得他的底蘊。我曾經會過他，僅此而已。」

「你去過他的聖·地俄·羅馬嘴的家裏（註六）麼？」

蕭文瞧實我，不作答。

「你究竟到過那個地方麼？」我重問一遍。

「到過的，」他慢吞吞地說。

「你有沒有考究過，你們如何從他的書齋窗口差不多可以瞧盡那個美國海軍根據地的

內幕——」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蕭文焦急地打岔說。

由希特勒心腹路朵夫·海斯直接派來此地的人，有一個是從前的日耳曼美藉商人名叫

麥耶荷維。這位納粹是奉了海斯，也就是他的朋友的特別訓令到此地來改組美國的納粹機關的。他早在一九三五年便喬裝一個商人抵此。他和紐約的納粹領袖（包括納粹總領事）一度磋商之後，便到德特洛去和德美協會的全國首腦佛利慈·孔恩（註七）會商。他從德特洛又跑到芝加哥，他在那裏和納粹密探召集了幾次會議，然後又逕赴羅斯·昂格爾斯和蕭文、彪勞及在美國活動的其他密探開會。麥耶荷維的使命不僅是改組宣傳機關，而且還想設法使牠有自立的基礎，以備戰事發生，德國接濟隔斷時，納粹機關可以繼續活動。

我心裏面曉得這一點，所以我又向蕭文是否曉得麥耶荷維的底蘊。一提到麥氏的名字時，這位西海岸的納粹領袖又嚇得一跳。他這次遲疑得稍久一點，才低聲說，「他是我們組織的黨員。他大約三四十年前便從德國來。」他忽然又補加一句說：「他是一個美國公民。」

「我知道他是一個美國公民。但是你確實担保他不是去年一月從德國——作最近一次旅行回來嗎？」

蕭文勉強笑了一笑。「他也許是，」他又照樣低聲說。

「他是路朵夫·海斯的一個密友——」

「聽着！」蕭文叫起來。「你打探錯了！」

「也許不是他在此地做什麼生意呢？」

「他是一個商家！」

「他做什麼生意呢？」

蕭文聳一聳他的肩膀。「我不知道，」他說，而且愈來愈焦急了，「我告訴你，你打探錯了！」

「那末你急到這個樣子究竟急什麼呢？」

「因為你打探錯了——」

「對。我是打探錯了，而你呢，對納粹密探的情形也絲毫不知道。你知道那位駐羅斯·昂格爾斯的日本領事，一等到納粹船隻入港時便上船訪問且和納粹的船長開會——」

「日本人！我們和日本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是一個愛國團體——」

「對的，我知道。你知道雪尼柏格的底細麼？」

蕭文答應了一聲「唔——」。他的顎骨突現在他兩頰的紅肉上。他朝上瞧着天花板。「他是一個泰洛利農夫的孩子，」他看也不看我一眼說。「一個浪蕩四方的孩子，你懂得，不過是那

種雞鳴狗盜的浪蕩——」

「不過是一個小蕩三，是不是？」

「就是那種人，」他馬上附和說。「就是一個小蕩三。」

「你怎麼和小蕩三發生關係呢？你常常和那些浪蕩四方幹雞鳴狗盜營生的泰洛利小蕩三爲伍嗎？」

「唉，他到這裏來正如其他許多人一樣。他要敲一點錢；因此我給了他一點子油水，他便到三藩市和奧克蘭去了。他消失得無影無踪。我簡直想不出他現在在那兒。也許他現在是在芝加哥。」

「他現在不會在日本了吧，你說他會不會？」

「他講是講過要到日本去，」蕭文承認了。

「你送他搭一隻日本練習艦走，這隻艦就是日本政府從運河地帶調來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旁若無人的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他。」

「日德間規定交換關於共黨情報的條約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訂。可是一九

三六年九月，雪尼柏格便告訴他要搭一隻日本練習艦赴日。當時美國的港口當局絕料想不到在西岸有什麼練習艦來，但是一隻日本練習艦來了——是從運河地帶奉調來此的。雪尼柏格動身就是趁這隻船。那末顯然納粹和日本人已一道合作——你也在一道合作，因為帶雪尼柏格到處轉的就是你。你帶他到羅馬嘴的彪勞家裏，俯視美國的海軍根據地。你明明知道雪尼柏格不是一個窮小子，因為他花錢很隨便——」

「他確是窮小子，」蕭文無力地打岔說。

「假如他是一個窮小子，那末他隨身帶着一架貴重的攝影機且經常有許多膠片，你又作何解釋？他就是拿這些膠片來拍攝美國的海陸軍重地的。」

「我不知道。或許他帶着這架攝影機，準備窮的時候到處撈一點油水。」

這種辯解的荒謬太明白了，我笑起來，蕭文也略略微笑一下。

「好吧。你知道一個人名叫麥第的底蘊麼？」

又是一聲拖長的「唔——」。停了好一會，蕭文才說，「麥第是一個美國公民，我相信。」

「對；你也是呀。可是他在本國幹什麼營生呢？」

「我不知道，」蕭文嗜然若衷的說。「我確實不知道。」

「你一點也不知道他的活動或偵察美國海陸軍根據地的情形麼？難道你錄取黨員常常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底細的麼？」

「我們有時是這樣，有時又不是這樣——」

「可是德國已下令把這個組織弄成一個美國人的組織——」

蕭文點了點頭，但表示并非完全承認的樣子。

「而且自從你們把所有那些不是美國公民的德人除名之後，你們便和駐紐約的那位總領事密商他們是否適於——」

「我們和那個總領事一點關係也沒有——」

「菲利·薩克斯到底怎樣了，他一貫就是此地的一個黨員。」

「大家都以為他已回德國去了。」

「你有沒有從德國聽到他的消息？」

「不；自從他離開之後，我一點也沒有聽過他的消息。」

「你最近才收到他從三藩市寄來的一封信，他正在三藩市監視外國的船隻——」
「唉，」蕭文表示一種無助的神氣舉起雙手，說，「我曉得你已經在我們的組織裏佈下間諜了。」

我們再談一些時候——談到他在西境中部和紐約訪問那些納粹密探。又談到他和宣傳員及間諜共同舉行的秘密會議等。可是再談到一切新問題時，他除了聳肩以外，通通拒絕不答。
「我已經說得太多了，」他說。

(註一) 基爾曼動身到德國斯杜加，領導責任則由他的兄弟彼得接手。

(註二) 在麥登未死之前，我發表了一個證據證明他當國會議員時和美國的納粹密探合作。

(註三) 本書付梓時，美國政府已實行撤消蕭文的公民資格，聲他明之獲得此項資格是利用欺偽的報告。

(註四) 即指國會議員德斯坦因、米高梅國會議員會通常稱爲「德斯坦因委員會」，蓋德斯坦因曾提出調查的決議案。

(註五) 在紐約公審四名納粹密探時，聯邦檢察官告發他們也帶着棕色馬尼刺紙封好的調命。

(註六) 魁勞後來已賣掉他的房子，遷入聖·地俄的愛耳·哥第旅館居住。

(註七) 當時正替亨利·福特做工。

第八章 亨利·福特與納粹的祕密活動

在美國的重要納粹宣傳員，有一個最近混入坎薩斯的美國參議院預選會裏且幾乎列名候選。這個人就是格洛德·B·溫羅德，他喬裝為一個基督教新教的牧師，但是並沒有加入任何有點名聲的教會。

溫羅德，甚至在混跡參議之前已是納粹第五縱隊在美國活動的最厚顏無恥之徒之一。他曾經和華盛頓德國大使館的官員祕密會商過，且在佛萊茲·孔恩的指導之下進行他的宣傳。

溫羅德赴德作一次神祕的旅行回來，又在美國的納粹大使館舉行一次同樣神祕的長談（一九三五年）之後，不久他就組織一通訊社，叫做「議場通訊及特別服務社」辦事處設在華盛頓，凱洛克大廈二〇九號。這個「通訊社」把那些國內時局的「公正銓釋」供給全國的小報。這個社由一個聖·地俄的新聞記者叫做但·基爾拔的主持，而且所有材料都免費奉送（好似德國和意大利送給拉丁美洲各國的材料一樣）他當然苦心孤詣地籌劃去擴展擁護

希特勒的輿情和宣傳。

有幾個人讀到溫羅德的出版物之後便察覺他的活動範圍。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參議員約瑟夫·T·魯濱生寫一封信給美國參議院，說及溫羅德進行反對羅斯福總統提議改組司法制度一事，在他看來是一種『不公允的宣傳。』這位參議員說，他殊不了解這個問題何以被一個身負聖職的縉紳先生苦心孤詣的加以誤解——又說，這件事使他不禁想起舊日三K黨的計謀。

這位參議員還不知道溫羅德的反羅斯福宣傳只是納粹在本國狻獵地，厚顏地組織起來的宣傳運動的一部分，他們這個宣傳運動的目的是想努力擊敗一個人，這個人，他們覺得是對他們太不講交情的。在這個運動中，納粹密探公開地，祕密地和幾個輕浮的共和黨人合作努力打敗羅斯福。

幾年前，溫羅德還不過是一個窮傢伙，住在坎隆斯，維茨塔，綠街一四五號。他自稱為牧師，但一切教會機關都已經斥棄他。他沒有教會，他做一點福音傳道的宣講，靠他的聽眾的布施來過活。這簡直是一種不安定的生活，而且這位『聖僧』往往還不夠錢來買一點日常的必需品。

有幾家維茨塔百貨商店的眼目把這位福音使者在財神爺未光顧他之前的窮酸故事通通說出來了。所有往日和溫羅德有來往的老闆都表示願意把他們的帳目交給任何政府機關，只要牠感覺有趣，要研究研究溫羅德。德成了一個賣力的希特勒宣傳員之後何以突然發跡起來，又只要牠不把他們的名字公開出來。這些帳目證明，在溫羅德窮苦的時代，他只能買那些最賤的傢俱，最賤的衣服，而且付價時還是按照分期攤付的辦法，每星期償還五角至兩三元不等。

我在本章裏把幾張攤款卡片重印出來。讀者可以看出溫羅德到了一九三四年還按星期付還一元。而納粹密探在美國進行他們的緊張的運動就是這個時期，溫羅德開始向他的聽衆大做其『猶太人及天生教徒之禍』的演說也就是這個時期。

後來有一天，那位聖僧格洛德·B·溫羅德突然弄了一筆錢到德國去。一九三五年二月，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有了一套新箱子，新衣服和一卷厚厚的支票簿。他往日賒衣服和傢俱的維茨塔百貨公司的帳目又證明他從德國回來之後，他用一筆大款——用支票償還他的一切債務。後來他就成了一個出版家。

在他的報紙，暴露者上，他發表他赴歐旅行的一個報告，但沒有提起他從那裏弄來的錢去

旅行這個報告（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告訴人他發現德國人民愛好希特勒且告訴人只因為「猶太人在某些政府的上層起了影響才使德國不能和其他國家進行常態的商務及財政的關係。」

在他飛黃騰達的時期內，他和納粹密探，和美國偵緝協會的哈利·A·容格，愛德文·愛馬生，詹姆士·特魯之流的準法西斯派以及一羣其他愛國黨徒們建立關係。

在總統大選之前，他又作一次遊德之行。他回來時，他擴大了他的發行機關，且顯然已成了一位要角，因為他的資格已夠得上高級的納粹官員到美國來和他會見。這些官員中之一便是漢斯·賴吞喀蘭茲，他以希特勒私人代表的資格靜悄悄地跑到美國來辦理煤油採購事宜——煤油是德國工廠及方具未艾的戰爭機關所急需的。

賴吞喀蘭茲是坎薩斯州立大學，喀特·什米耶教授的朋友。他介紹溫羅德給那一位教授。他們便相好起來。當我在維茨塔調查那位聖僧溫羅德時，我不斷追索那位教授的行蹤去跡。他溫羅德兩人定期会晤，且竭力保持祕密。

一九三七年一月，和什米耶教授經過幾度會商之後，溫羅德到華盛頓去。我也跟到華盛頓

並發覺這位聖僧原來去訪問德國大使館。他有一次訪問竟在裏面逗留了一點鐘十八分之久。他究竟見誰或討論什麼，我不知道；但經過這次長時間訪問之後，『通訊及特別服務社』立即組織起來，且款項充足，可以免費把材料發給那些大表歡迎的報紙。

主持該社的基爾拔多年來就是銀衫軍領袖，威廉·杜德萊·派萊的私人代表。納粹們已設法使銀衫軍和他們成立法西斯的「聯合戰線」共同合作，而基爾拔的委派也首次表明一種友誼的合作已建立起來了。

溫羅德已和派萊經常通消息，而派萊也已和蕭文磋商了幾次。納粹們渴想弄到一個道地的美國團體加入那個組織，這樣他們就有一個美國人「陣線」了。

基爾拔設辦事處於華盛頓，而且因為預防他們的地點被人知道，他租賃富蘭克林郵局第七七一號信箱作通訊地址。第一期通訊發出之後，溫羅德和他的探子們回出招徠那些出色的工業家把荷包來維持這間『通訊社』，他們請人布施的理由就是說，這是更進一步的宗教活動，是反共產的等等。但捐來的錢事實上却用來進行反民主的宣傳。許多工業家都捐了錢。我有一張他們的名單，但因為尚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他們曉得這筆錢是給納粹來花的，所以我不

便公佈他們的名字出來。我現在提起這件事只是拿來當做一個實例，說明那些有錢人如何給那些口裏不離「愛國主義」和「公家服務」的棍徒們拿來犧牲吧了。哈利·A·容格也幹一模一樣的勾當，從猶太富翁那裏拿錢來「反對共產」，回頭又向非猶太人的富翁敲竹槓來「反對猶太禍」。

「議場通訊及特別服務社」第一期通訊和下面的通知書一齊寄給那些農村週刊的編輯們：

「早安，編輯先生！議場通訊及特別服務社茲附上三篇無價的文章，都是從國家議場中新來的。你可以不花一個錢採用牠們。你每星期可得到我們的信息。請你留心等着那些有興味的文章吧。」

把這些「無價的文章」加以推敲，證明牠們主要是用來攻擊美國的民主主義的。

自從他從德國回來以及他在納粹大使館內開會之後，溫羅德常常到墨西哥旅行，他在那裏和墨西哥的法西斯黨人會面——特別是和墨西哥金衫軍的領袖們會見，金衫軍就是海曼·蕭文組織起來的。我們又發見美國法西斯組織與我國以南各國法西斯組織間的連繫。

當納粹們數年以前改組他們的宣傳機關的時候，又當他們在西海岸成立偷運總機關的時候，凡是從那些寄泊於聖·地俄和羅斯·昂格爾斯的納粹船隻中偷搬下來的宣傳品都夾有西班牙文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專供金衫軍領袖，尼古拉·羅德利基將軍之用的。

西班牙文和英文的材料一樣通通送到羅斯·昂格爾斯的德國大樓轉交蕭文，又由蕭文把這幾批東西交給羅德利基。蕭文和墨西哥法西斯運動首腦之間的連絡人是一個土著的美國人，名字叫做亨利·都格拉斯·阿倫，生長於聖·地俄。阿倫假裝為一個探礦工程師且有志於墨西哥的勘礦事宜，他帶着那些偷運的宣傳品不斷走入鄰國，把牠們交給羅德利基的代理人。

因為土著的美國人，尤其是聲明做勘礦工作的美國人都可以從心所欲橫越國際邊境入墨西哥不會了起絲毫的懷疑，因此阿倫便被選擇為美國納粹密探與羅德利基中間的交通。我上面已說過，納粹們從始就想造成一個美國人「陣線」並儘可能的吸收許多美國人參加牠——顯然的，未來工作的戰略上的準備較之純粹的宣傳工作還要重要。因所阿倫便奉令積極參加銀衫軍運動。他組織第47-10的唐城支部且在羅斯·昂格爾斯，南大馬路七三〇號第六

九三號房間內設立銀衫軍徵求黨員的總機關。

一九三六年八月，當一大批納粹和反羅斯福派的金錢傾瀉出來碰命打擊羅斯福的時候，阿倫來得最積極，派萊一出城，他便奉命和派萊的心腹坎尼特·亞歷山大合作，亞力山大從前是美國照相館的一個攝教師。他們倆本來設辦事處於百老匯·阿加德大廈，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又搬至羅斯·昂格爾斯自流井附近第三街的蘭開森大廈裏去。

羅德利基得到納粹的幫忙之後，他不僅在我國和納粹密探合作，而且還在墨西哥城和福特工廠的經理朱麗葉·伯魯納合作。

我保存關於他們底連繫的最早的文件，是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羅德利基寫給福特的經理的信，這封信是用金衫軍的箋紙寫的。信裏只是請求伯魯納給兩個「有價值的青年人」找兩個職位，而且寫信的態度表示羅德利基和伯魯納頗為親暱的樣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羅德利基和福特的墨西哥主持人已變得很知交，那位法西斯領袖因為伯魯納把金衫軍收容在工廠裏，表示感激萬分。他給那位福特公司經理的信如下：

「我們已得到我們的代表謝娜拉·N·M·科倫加的報告，藉知伊備受閣下之優待。且

我們的同志因需要工作，故我們會懇求閣下收容，此事閣下亦已賜准，並已通知伊。此事之作成諒無問題矣。閣下竟承認此次對墨西哥主義之最偉大的人道義務，A·R·M·（金衫軍）謹向閣下致最誠摯之謝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即距離金衫軍覺得他們的力量已足以推翻墨西哥政府和建立一個法西斯專政之前不久，羅德利基寫一封信給那一位福特工廠的經理，請發下兩部救護車，這兩部車是那位福特經理早就答應了的。羅德利基已小心翼翼的組織他那個日夜策劃的暴動，他想組織一支婦女救護車隊來看護未來爭鬥中的受傷者。現在把那封信仍舊差不多逐字譯出如下：

「最可敬愛的先生：

茲托朱安·阿爾伐黎·G·將軍而呈此信，阿將軍此來之目的就是想確知貴公司能否照原意於本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供給兩部救護車，作婦女衛生隊運輸之用。

茲爲上述托辦之事先行致謝，我很樂於反覆說一句，我願爲閣下效犬馬之勞。

總司令尼古拉·羅德利基·C·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蓄意造成的法西斯暴動結果掀起了巷戰，在巷戰中，許多人陣亡和受傷了。而羅德利基被驅逐出境就是在這次巷戰之後的事情。

我現在把這些羅德利基署名的信件的重寫紙副本重印出來，至於原信現在都存在他的公事箱裏。他何以在那些副本上也簽名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堆他和納粹來往的通信，而所有他的信件副本都是署名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阿倫寫一封信給那一位流放的法西斯領袖。外表上這封信是邀請他向銀衫軍演講。實際上他是爲了召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那些於你我至關重要的事情。」寫這封信的時候，恰好就是蕭文和派萊會商結合力量以促成一個法西斯聯合戰線的時候，同時也就是雪尼柏格準備搭那一隻日本人特地從運河地帶調來以備裝載他的練習艦，動程赴日的時候。該信如下：

「親愛的羅德利基將軍：

此信如蒙收閱，望即覆示，俾知閣下是否能於最近將來駕臨羅斯·昂格爾斯，向我等當地的組織作一次演講。閣下此行所有開支，連同飛機兩路票費在內，我等均欣然負擔。如閣下認爲

必要，我等常派送衛隊以資保護，閣下的奮鬥亦即我等的奮鬥，我等尤其渴望閣下駕臨羅斯·昂格爾斯與我等磋商那些於你至關重要之事情。如閣下能束裝就道，望即來電通知此信已收到（電費請暫代支），俾弟可及時籌備，無延誤之虞。

亨利·阿倫上

當我赴墨西哥偵察納粹的活動時，我把這封信的一份副本呈交內政部長。當時阿倫又藉視察他的礦產為名重來墨西哥，但一張支票證明他實際上到那裏去和一位墨西哥的軍隊中人伊杜培將軍秘密會商。等到我請求墨西哥政府偵察阿倫的活動時，我才知道他已和派萊的重要助手坎尼特·亞力山大潛赴日本活動的中心地，圭馬斯了。

也許人們視福特的墨西哥經理與羅德利基將軍中間的關係是一種不幸的意外，因而福特不能負其咎吧。假如在墨西哥納粹——羅德利基——福特的勾結當真是一種孤立的情形，這也許是一個很有道理的推測。可惜，事實證明不是如此。

在美國納粹宣傳機關的全國領袖已受了福特僱傭了。孔恩就是在福特那裏當化學師的，

他受了福特的薪金，他就遍遊美國與其他納粹密探密商且積極在本國進行納粹的工作。

福特本人就有一個高度發展和非常有效的間諜制度，這個間諜制度主要是監視他的僱員的行動——甚至還監視他們的家庭生活。孔恩的活動為福特密探部（或照其原名，「職工部」）的首腦哈利·培納特所盡知，而培納特又轉而報告福特。而且孔恩的納粹關係不管在美國或納粹的報紙上都已公開，並沒有什麼秘密。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均向福特抗議，因為他的僱員靠了這位汽車大王的薪金來作反民主的工作，但孔恩仍走遍那些正在組織中的納粹團體而不受任何麻煩。一九三六年福特受了希特勒肯頒給一個外國人的一塊最高榮譽獎章。究竟亨利·福特代那位納粹領袖幹了什麼大事值得這個榮譽，一點說明也沒有。

孔恩的工作一緊張，福特的心腹秘書威廉·J·坎梅隆又再度積極起來。坎梅隆做過福特的四輪車獨立報主筆，就在他做主筆的時候，該報把「郇山長老草約」發表出來，事實上該項草約久已證明為贗品了。那些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們眼生生看着本國一個最有錢有勢的人利用他的錢財來散佈種族的仇恨，心裏不寒而慄，因所掀起了一个全國的抗議，等到這種抗議發展成了對他的汽車的抵制運動時，福特逼得出來剖白並停止該報。但他並沒有損棄他那位

主筆，也不給他做另一些職務，而委他做自己的心腹祕書。

孔恩替福特做事的時候，納粹宣傳機關的全國總部恰好搬到德特洛去，而反民生的活動也愈來愈緊張了。爲了利用納粹的反猶太運動作香餌以引誘人口中那些不平的和迷惑不清的份子，一個新的組織又應運而生了，這個組織就是盎格魯——薩克遜聯合會，由福特的私人祕書主持。總部設於芝加哥，密茨根路三三二號，米高梅大廈的八三四號房間內和德特洛的福克斯大廈內。

一九三六年七月，顯然因爲福特猛烈反對羅斯福的原故，坎梅隆辭去該組織的主席職務，改充牠的出版主任。溫羅德向美國工業家籌錢維持他的議場通訊和特別服務社的時候，坎梅隆就是那些樂捐善士之一。

盎格魯——薩克遜聯合會又開始分發那些「草約」。我在該組織的德特洛辦事處裏買到一份，上面印有該組織的名字。序說裏引證福特贊成該項「草約」的話。牠說：

亨利·福特先生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七日在紐約世界報上發表一談話，內中論及尼拉氏事件（註一）之處，以簡潔及深信不疑之態度說：

「關於該項（草約）我慎重作出之唯一聲明便是牠們頗適合目前情勢。牠們已出了十六年，牠們已適應已往之世界大勢。牠們現在仍然適合。」

當福特在十五年前出來做那一道誹謗文的見證人且對那些連小學生也熟識的事情自認無知的時候，全國都哄笑起來了。但他的無知還是他個人的私事，他不設法制止他的私人代表和外國密探合作來摧毀一個休戚相關的政府，在我看來，這就成了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的一件重大的事兒了。

（註一）即偽造「草約」之人，後來他自己招認出來。

第九章 美國大學校中的納粹密探

大學校是納粹密探的一個很重要的訓練場所，這點是不能抹殺的。在我國某幾個大學校裏已有一些教授加入那張愈來愈增大的反民主宣傳員的名單內。他們中有些是德籍人而且也不掩飾他的親納粹的偏見；另一些則拿一種希特勒政制的『學者的分析』來進行宣傳——不過，帶一點熱心，有點領津貼宣傳員的氣味。

德國交換留學的學生在我國某幾間大學校裏讀書也多方面努力，積極吸引士著的美國人到納粹的勢力圈內。有些學生到此地來表面上是讀書拿文憑，但他們却花大部分時間來散佈納粹的思想以及和納粹密探，軍事間諜等會見。譬如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李比王爺便是這種人。

李比和許多密探不一樣，他不是一個美國公民，他沒有一點公開的謀生手段，他竟從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手裏領錢來花——古怪得很，這個陌生人就是彭勞伯爵，就是他的家俯歐聖。

地俄的海軍根據地而且他本人和納粹密探不斷開會的那位彪勞伯爵。你們還記得吧，雪尼伯格赴日途中道經聖·地俄時，蕭文帶他去見的就是那位彪勞伯爵，後來彪勞又帶雪尼伯格到處玩，而雪尼伯格則把海陸軍地帶的區域通通拍攝下來。當雪尼伯格尙逗留在西海岸時，在布爾察德家裏開過許多次祕密會議，布爾察德是羅斯·昂格爾斯的一個醫生，他和蕭文及彪勞一道訪問過德國船隻（有一回，雪尼伯格召布爾察德來，跟他到那隻寄泊在羅斯·昂格爾斯的納粹船上去——那位醫生便放下他的工作去了。）

德國的留學生奉令一走入美國便要向德美協會報告。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三個留學生——一個年青姑娘和兩個年青男人——藉全國汽車遊覽之便到了羅斯·昂格爾斯。他們都是喬治亞技術學校的學生。到了羅斯·昂格爾斯，他們一直跑入那座德國大樓，而交一封介紹信給海曼·蕭文，蕭文指定他們駐紮在馬格司·愛根的家裏，愛根就是蕭文的部下之一。那幾位學生後來把他們在喬治亞技術學校進行的政治工作向蕭文做了一個詳盡的報告。

但是納粹企圖散佈全能政府的理想以及散佈一點種族的仇恨作為吸引人口中某種份子的香餌，他們的主要希望還是放在大學教授的身上。現在把幾個教授和他們的若干活動情

形略敘如下：

菲律賓德力·E·奧哈根從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塞特勞初等專科學校德文系的教授。

奧哈根博士於一九二三年來我國，在潘雪文尼亞當礦務工程師。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他服務於公平信托公司的海外科，後來於一九二七年與哥倫比亞大學發生關係。他不是一個美個公民而且他一提到德國時，就常常稱牠為『我的故國』。

這位教授在美國是高等教育界的一個重要的希特勒辯護者。除了在教室裏進行他的納粹宣傳之外，他還作了許多演講，有時還在外交學會裏出面。有一次，他在長島洛克威爾浸禮教會的男界俱樂部裏演講，他竟說塞特勞初等專科學校的成立『為的是使希伯萊人離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地』。

奧哈根從沒有掩飾他對納粹主義的同情心。在克萊費爾市俱樂部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的討論會之前，他以一個納粹的資格在報紙發表談話，在討論會裏，他又把希特勒捧成一個德國和世界文明的救主。他用一種大乖乎教授底恬靜的熱狂，說明美國報紙關於德國猶太人和

天主教徒底待遇的訪電未免誇張。

『至於對德國待遇天主教徒的批評，』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柯羅拉多的丹維說，那是不正確的——』

菲律賓 德力·K·克魯格是維丹堡專校的教授。在準備和發表關於納粹及全能政府的演講時，在趁機發表關於同類問題的談話於報上時，奧哈根和克魯格保持很密切的合作。克魯格在那些演辭和談話中說明美國報紙的反納粹輿情并非代表編輯們的見解，而是受了猶太人指使的，這些猶太人『操縱報紙，電影和其他輿論機關。』

康乃爾大學工程科教授烏拉德米爾·哈拉彼妥夫因爲在科學界裏的地位頗高，因此他說起話來較之那些勸人採納法西斯計策和原則的喋噪的宣傳家還要引人注意和尊敬些。希特勒上台不久，這位教授便開始在學校裏做他的一份工作。首先他幹得很悶悶躲躲，但一等略有眉目的時候，他開始奢談『在美國生活內猶太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愈來愈大的支配權。』

「我們一定要畏避的，就是那些面孔滑溜溜的猶太人。」他三番四覆的說，「并不是那些長鬍子的猶太好好先生。」

他不以發表個人的意見爲滿足，他還要參加那些有組織的集團，向他們演講猶太人問題。有一次他還召集了一個職員俱樂部的特別會議，而猶太人則規定除外。

保爾·F·杜格拉斯在青山學院裏當德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講師，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德人中之上帝，這部書立意寫成爲一部納粹主義底見解和方法的入門書。

我從一個頗有聲譽的來源獲得情報稱杜格拉斯是受了納粹政府的津貼來寫這部書的。這個來源不肯公開他的名字，但準備出來做見證且把他的情報交給任何政府機關，只要這個機關是負責進行調查本國納粹密探底不正當方法的。

在全國各大學校裏尙有其他教授和講師非常積極擴大希特勒的宣傳。他們中有些人還會見那些密切接近間諜機關的納粹代理人。我現在只舉出上述幾個人來證明納粹竭力在美

國大學校裏找立足地。

除了努力在大學校裏進行他們的工作之外，納粹密探又設法在我們的政界裏找一立地，他們找到幾個共和黨人，這幾個共和黨人拼命在總統競選中打敗羅斯福，不惜藉助於反民主的宣傳。外國的密探像這樣明目張胆地干涉美國人民的內政，在美國歷史中尚無先例。而外國政府的密探從輕浮的美國政客中得到這樣心情愿願的合作，在美國歷史中也是破天荒的。

在那些和希特勒代理人合作的人們當中，有一個叫做牛頓·仁京斯，是考格林——林克 第三黨（註一）的主任。在競選前夜和競選當中，那位德特洛的牧師和那位國會議員心裏非常明白仁京斯是擁護希特勒的，同時又是一個第一等的反猶專家。他們就是向猶太人呼籲投票的時候，他們心裏也非常明白這一點。這位播音牧師和這位國會議員和他們的競選經理人經常接觸，且獲得仁京斯所要的政府是那類類的政府。

仁京斯和納粹會合是在總統競選開始之前。那時他參加了一次在芝加哥召集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的宗旨是結合美國的分散的法西斯力量，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法西斯統一戰綫。參

加這次會議者有華爾泰·考培、佛利茲·基協普和沙漢——指定在西境中部區域活動的三個希特勒密探：威廉·杜德萊、派萊、銀衫軍首領：哈利·A·容格、極端「愛國者」：坦尼薩斯州、察漢努加市人喬治·W·克利斯特安、美國法西斯領袖及另外幾個人。會議結果一致贊成支持仁京斯領導的第三黨運動。

在這次競選運動中，仁京斯自始至終極力鼓吹一種誇大了的國家主義，鼓吹成立像希特勒的暴風隊一樣的「黨巡邏隊」且採取納粹的反猶戰術。他第一次和納粹一齊在公眾露面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在芝加哥，地維西大廈一〇〇五號，林肯旋轉廳裏開的大會上，那些穿制服，手臂帶上有卍字黨徽的暴風隊守護會議廳。他在演講裏說到：

現在本國所憂患者就是金錢勢力和操縱我國政府的猶太政客。聯邦政府的國庫操在一個猶太人毛根道及另一個猶太人麥耶的手裏。所有州郡及我們自己的市政府均為猶太政客所操縱。我們的市長任猶太人為所欲為的擺佈。幾乎在我國政府及地方政府各部門中，我們都可找到一個猶太人身居要津。不僅在民主黨柄政之下，即在共和黨柄政之下，我們也要發現同樣的情形……美國人民必須從金錢掠劫者中解放出來，這些掠劫者為個人私利，使我國捲入

上次世界大戰中，且現在亦有可能把美國人民拖入目下的戰爭，美國人民應一舉而推倒那些猶太政客。第三黨規定要做這兩宗事。

那些負責傳工作的僱傭納粹代理人所奉令散佈的恰好就是這一類的貨色，而神父考格林和議員林克選拔來指導他們底競選運動的人原來就是這個傢伙。

一個名叫愛斯脫·哥納的納粹密探藉助於反羅斯福勢力，散佈一個故事，稱勞工部長法蘭西斯·培京為猶太婦人。這個故事散佈得很廣，迫得她要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敘述她的出生和結婚的經過。

哥納是西境中部的一個重要的納粹密探。他有點兒不受拘束，納粹們有時很難使他就範，但是蕭文在選舉運動之前不久，作一次東遊，他特別去看了哥納一次，此後，哥納便放出一道宣傳的洪流，泛濫全國，稱培京部長的祖宗是猶太人，又指責羅斯福以及幾乎所有政府人員均為猶太人。

其他反民主宣傳的播散者如羅拔·愛德華·愛門生及詹姆士·特魯之流，他們之闖掉

起來就是在蕭文東遊之後的事。有些身無長物的人，自從蕭文東遊之後都突然暴富起來了。奧羅夫·E·泰佐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因為恐怕人家發覺他住在阿爾端路七一一五號，所以他在芝加哥用四九一號信箱。

在競選之前數月，泰佐夫還不過是一個失業的電氣工程師，他在阿爾端路的住所連償付他的臥室每星期三元的租金都非常困難，自從蕭文訪問他之後，泰佐夫便搭飛機來往於芝加哥及布滑蘆之間，他在布滑蘆開了一所公辦事處。

泰佐夫先是受過一點試驗。他被派入芝加哥西馬路羅斯果大街新德國之友的辦公室裏做事。他有空時便到芝加哥浮士德路一四五四號做事。把他的某些信引證一兩段就可以表現他的活動情形。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寫一封信給一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威廉·斯坦因。他裏面說到：

「關於在美國敵處的所謂法西斯運動的情報，如閣下需要，我當可供給，且附送其他材料。此種材料，閣下一定感覺有興趣的。如有機會來討論我們的全國問題且將我的全國活動計劃呈之富有及德高望重的愛國人士及全國組組之前，當甚歡迎……」

這封寄給一個共和黨高級人員的信，在未寫之前，泰佐夫已把內容大略告訴芝加哥的一位納粹托尼·穆拉，而穆拉就是直接報告佛利茲·孔恩的人。

因為許多愛國黨徒反對「新政」，且因為他們中有些已和我國的納粹密探合作，他們不久便猛烈的進行他們的「拯救美國」的鼓噪。按照愛國這個字的完滿的字義說來，美國的人民是澈底的愛國者，雖然他們不很談起這件事。罵一個人不愛國差不多比罵一個人不是娘養的還要壞。那些愛國主義的鼓噪者早就發現，一般人民因為想避免遭人唾罵為不愛國，都令襄助「愛國運動」的；而那些鼓噪者就利用這一點來過一種寫意的生活。在某些愛國黨徒看來，這件事已經成了一宗一本萬利的生意，每一個參與的人——除了那些上當的笨虫——都撈一點子油水。有若干「愛國的」組織確實是聲勢壯大的，而那些小組織則滿懷希望奮鬥，希望組織愈大愈好，愛國的牌子愈老，撈來的油水也愈是可觀。

每一次我着手調查那些招牌響亮和動人的組織時，我不禁深深感覺巴爾南觀察之精闢。那些十足善良的美國人高呼「愛國主義」却忘記了看一看那些「愛國」活動的內幕是什麼，而且毫無怨言的拿出錢來。工業家們之所以特別喜歡愛國團體的「亞美利堅主義」就是

因爲他們差不多都混合着一種反勞工政策。當然，這種宣傳很少以公開反對勞工的方式進行，但是牠却裝做努力從共產黨手中救出美國的樣子。

有若干叫囂胡鬧的愛國組織多少總收羅了一些捨身效命的黨徒，這些組織包括華盛頓的全國共和黨出版公司，芝加哥的偵緝聯合會，波士頓的工業保護會，紐約的美國國家主義派以及羅斯·昂格爾斯的美國國家主義黨。其他尙有許多，上述不過是其中最聒噪者而已。

• 華盛頓第一一街五一號全國共和黨公司是聲勢最大的一個組織。牠出版國民共和報，這種刊物是高官厚祿者和重要工業家所愛讀的，牠非常忠實的把「亞利美堅主義」向美國人諄諄教誨。

• 國民共和報有一張驚人的簽名表——州長，市長，參議員，國會議員和全國聞名的工業家。這個雜誌事實上是一個完整的組織，且抱着「保護美國之理想和制度」的宗旨。牠由華爾泰·S·斯脫爾來主持，斯脫爾在受職之前已和美國偵緝聯合會的哈利·A·容格發生關係。當斯脫爾和那一位愛國主義的老胡調家合作時，這位國民共和報的主編也發表那些「卹山

長老的草約，」賺得幾個銅子兒。但是，今天他之反對共產主義和散佈種族仇恨的工作主要是限於可以照廣告辦法得回報酬的那一類工作。納粹宣傳員爲了推進反民主運動，他們散發一些書籍出來——譬如愛德文·赫德黎上校的T·N·T·和現代的衝突等書便是，這些書都在國民共和報上發表過。赫德黎上校主持過保爾·里維爾派，這一派人曾設法在美國各大學會組織法西斯團體，而現代的衝突則另闢專章來敘述那些「草約」底真實性的納粹證據。」

我之提起這些事就是想證明斯脫爾立意散佈的貨色底式樣——假如他因此得到了報酬的話。而那些保證人因爲答應斯脫爾利用他們的名字，却自覺地或不知不覺地幫助他作反美國的活動。

國民共和報的詳細宗旨是供給「二千三百個編輯一個週刊，以保衛美國的文物制度而反對搗亂的急進主義；供給一個全國的情報機關以偵察搗亂的組織及活動；供給一個美國化的辦事處爲各學校，專校及愛國團體服務；並由全國知名的領袖在華盛頓指導，以謀大衆之福利。」

爲『大衆的福利』而指導這個組織的方法，包含向那些笨虫敲竹槓在內。這位前屆新聞記者，斯脫爾因爲和另一個極端愛國者資格結合，他學了乖。所以斯脫爾一等到他自己的鼓噪集團成立時，他首先找到一個前任參議員，印第安那州的魯賓生來幫助。魯賓生和三K黨有密切的關係。他經過魯賓生及其他政客的關係把『拯救美國』的呼聲帶來之後，他弄到長長的一列著名的保證人的名單，而且逐漸增加到現在，成了反動的工業家及天真的政治家底人物介紹欄。斯脫爾的敲竹槓黨帶着參議員魯賓生的介紹信，利用愛國主義的名義去募捐。手續非常簡單。販子們把他們的介紹信呈交某市的市長。這位市長受了那種高尚的『愛國』動機，尤其是受了那一系列保證該項義舉的名單大大感動。這位市長便又把這批竹槓黨人介紹給其他人——於是竹槓開始敲。

現在讓我說得再詳細一點：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斯脫爾派遣他的兩個最能幹的竹槓大家法爾和哈密爾頓兩位先生到奧克拉荷馬油田裏去，油田裏的工業家們很願意聽一聽百分之二百的亞美利堅主義注入大衆的心裏。法爾和哈密爾頓兩位先生身上帶着一封給奧克拉，杜爾薩市市長A·A·便尼

的介紹信。這兩個販子謁見市長時，不僅在信上有一列長長的名單，而且還有幾封附帶的介紹信，這些介紹信就是馬塞秋薩的前任州長麥瑟、印第安那的前屆參議員魯賓生和塔薩斯的國會議員馬丁·戴士的。這兩位摺客請求市長介紹他們給杜爾薩。市的教育局長，因為這位教育局長可以幫助他們在杜爾薩及其他地方獲得基金。這些基金是準備用來給那個「愛國」雜誌造成一種平民學校的制度，以「保護本國，反對搗亂的活動，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

這是一種純粹的買空賣空的把戲，法爾和哈密爾頓演這套把戲時，他們始終不說他們從中措了百分之幾的油。

市長把介紹信交給他們。他們帶着這些信，且有了大來頭，他們便光顧那些笨虫，從杜爾薩的斯開萊煤油公司老闆，W·G斯開萊起一直光顧到菲列斯石油公司的威特·菲列斯止。

斯脫爾像他往日的同僚哈利·A·容格一樣，他在那些大工業家們身上轉念頭，他機密地向他們耳語說，他有一些情報的來源，關於這些來源他不能夠多談，但是他可根據牠們將「搗亂的急進派」的消息通知那些工業家。如果得到一種合理的價錢，或者某工業家肯捐助那一種高貴的運動，斯脫爾就拿「只限於黨員知道的機密情報」供給他，這種情報可以使他推

算急進派威脅美國的日子。這種「機密情報」一定不要告訴任何人。一定極端小心，否則急進派便會發現兩個「情報機關」了。所有這些甘言密語，竟使那位工業家成了一名黨員，他一點也看不出這種高聲叫賣的情報，每天三分錢——星期日花五分錢——買一份工人日報就能得到。這就是小廝們製造出來的小愛國把戲之一。

和斯脫爾密切合作的就是詹姆士·特魯社的那位詹姆士·A·特魯，他又是一個高貴的胡闖家，他現在由愛國事業進一步走到和納粹密探勾結，努力在美國組織一支祕密的武裝力量。和特魯一道努力在我國建立一個加拉組織的尚有若干最積極的納粹密探和愛國黨人。

(註一) 考格林神父後來受梵諦岡譴責，因為他攻擊羅斯福有失僧侶身分。

第十章 美國的祕密軍隊

早在一九三八年，那些和納粹密探合作的土著美國人已完成一個計劃，想按照法國加哥拉黨的一般方法組織一支祕密軍隊。這個決定是在我國納粹密探與祕密軍隊密謀者中間的牽線人和佛利茲·孔恩及苟塞布·哥斯莫里（華盛頓意大利大使館參贊）會晤之後才弄成功的。

這個牽線人就是亨利·D·阿倫，他從聖·地俄撥至加利福尼亞洲，怕沙特那市，尼娜街二八六〇號住。讀者大概還記得吧，阿倫曾幫助過蕭文組織墨西哥的金衫軍，而金衫軍妄想奪取墨西哥政府却弄得一敗塗地。此刻阿倫仍舊積極密謀推翻加特拿政府，他和一位墨西哥議員賴門·F·伊拉培將軍，和那位偷運軍火完成叛亂計劃的天古比西奧將軍，又和巴伯羅·L·特爾加多合作，特爾加多在羅德利茲謀衝入政府慘遭失敗且被放逐之後，用另外一個名字，把法西斯的金衫軍工作接收過來。

爲了了解外國密探的熱狂的活動以及土著美人與外國密探合作的意義，我們必須記得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時候，德國在美國只有很小的間諜和怠工組織。而且德國國防部還花了一大筆款子在困難險阻的情形之下才把牠們建築起來。假如戰爭又發生，美國站在敵人方面去，或者守中立，把軍火及物資供給敵人，納粹們就不打算照前一次的辦法做了。

阻止上述發展（即美國參戰——譯者）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個巨大的宣傳機關且儘量吸引許多土著美人參加牠。因與土人是充當密探及破壞者的未來的潛勢力，故納粹領袖們非常小心的預防他們被人辨認。假如美國捲入與反西斯列強（尤其是與德國）的戰爭中，美協會的德國會員就要被監視，且必要時還要受監禁；但那些土著美國人如未被人知道爲協會的會員，他們就能夠行動自如，因此要小心預防他們的面目被人認出。譬如蕭文把一張德美協會會員的正式名單保存在羅斯·昂格爾斯的德國大樓裏。但土著美人的會員并未列名。他們的名字都保存在一卷會員花名冊裏，只有蕭文才曉得花名冊的人數。

軍事上的考慮推使納粹的參謀部要在美國維持這種宣傳，雖然德國的納粹領袖已明明曉得他們在此間的活動及自討沒趣的宣傳足以大大阻礙德美的商務關係。

這個宣傳機關已用德美人民協會的名義活動起來。第二步呢，法國的加哥拉黨和西班牙的加朗哥的第五縱隊已證明，就是要組織秘密軍隊，這些秘密軍隊足以掀起四面八方的叛亂，與內戰毫無二致——這種方法在戰時當然可以減削我國的作戰能力。

第二個步驟是經過一番審慎的研究之後才採取的，亨利·D·阿倫遂被選為那些從事密謀者之間的連絡人。

阿倫及其同謀者之間交換的私人信件現在通通落在我手裏。這些交換的信件中，有些簽上寫信者的真名，有些則簽上黨員假名。譬如，阿倫的黨員假名就是「羅順道」。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他寫信給一個名叫「G·D·」的人（關於這個人我不久就說到）如下：

「剛剛派遣特爾加多秘密入蹟奴拉。此行乃數日前在幼馬召開之四頭會議決定的。此會參加者有亞基民族長烏爾巴列佐，他的親信部屬曹馬泰斯，特爾加多和我。天古比西奧已完全站到我們方面來，此事你可以從數星期前在阿瓜·伯萊塔的小小試驗的結果中猜出。特爾加多已安抵保加迭特，且將推動我國該地的孩兒們幹得更積極些……我既然是他在美國的法

定和親信的代表，你可以相信得過，這個運動的目的地無疑是在里奧·格蘭地之南。

我已收到伊杜培三封信，他告訴我他們收到K·君送給我的西班牙文草約且翻印了五千份。他每封信都請求我規定一個日期在瓜達拉瓜拉會見他，目的是規定一些必要的計劃，以便和特爾加多共同作積極的活動。如你認為適當，我當着手屏擋一切……

羅順道上。」

兩天之後（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他用真名從加州的佛萊史諾市寫信給華盛頓，泰可馬，南耶基瑪路 919 1/2 號的 F·W·克拉克。信中一部分摘錄如下：

「關於墨西哥的金衫軍，我們認為必需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間把牠加以改組，此事尙希明察。積極的份子已着手辦理，且目下正藉墨西哥國家主義運動之名在進行中，巴伯羅·L·特爾加多乃該運動之名義領袖。我在美國則以特爾加多之法定及私人代表的名義參加此運動。」

他現在的活動多份是在我國之南創立法西斯主義。

許多惑於納粹底宣傳的美國人一點也不懷疑他們被柏林的狡猾牽線者百般戲弄以哄騙那些上當的笨虫們，而且許多惑於阿倫底「愛國」呼聲的高尚和忠誠的愛國美人，恐怕一

個沒有疑心到他的活動竟危害他那個熱心要『拯救』的國家。

有些狡猾的觀察者曾一度說及『愛國主義是一個無賴之徒的最後歸宿。』我一考究一個『極端愛國者』口裏噴出唾沫，拍着胸膜，大聲疾呼誇說他自己如何如何忠心並斥責那些謀國者如何棍騙欺搾，我就懷疑他是一個棍徒。某人大呼『驅逐騙子』和『我們要建立忠誠的政府』我照例要查一查他的犯罪檔案，而我查來查去，有一個人給我查得太熟了。亨利·D·阿倫，化名H·O·慕維，又名哈佛·萊頓·阿倫，又名羅道夫等，他是聖君丁和福爾森兩監獄的在監人，他的犯罪記錄超過二十九年以上。

現在我在引證他的信件之前，且寫一寫他這個紀錄，我這樣做主要是爲着那些忠心的美國人打算的，這些美國人還以爲阿倫的已字狂的活動是懷着忠實的信心哩！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七日：被告行使假支票，被捕於羅斯·昂格爾斯。用簡單的話來說，這就是幹了一點子偽造。羅斯·昂格爾斯警察局檔案第七六一三號。

一九一〇年，六月十日：判決三年徒刑，因保證今後改過，徒刑中止執行。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在維臘達爾菲亞被捕，被控爲逃亡者；押回羅斯·昂格爾斯。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判入聖君丁監獄。審問號碼二五八三五。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由桑泰·巴拉判交福爾森，被控罪名爲偽造。審問號碼九五

四二。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於羅斯·昂格爾斯郡被捕，被控爲重案嫌疑犯。羅斯·昂格爾斯郡

一四五五四號。

一九二四年六月三十一日：被捕於三藩市，被控爲行使假支票。三五五七〇號。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羅斯·昂格爾斯警察局發出通告，爲行使偽支票事通緝阿倫·公報

二二三號。

阿倫顯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一個惡劣支票和報告書（呈交上峯報告活動情形的

報告書）的多產作家。

阿倫的兩個密友也是土著的美國人C·F·恩嘉爾斯（家住三藩市巴士街二七〇二

號）和喬治德特黎支（卽上述的那位G·D·德特黎支目下住在維真尼亞，聖阿爾班

斯，以此爲活動的根據地。他組織美國國家主義協會，總機關經常設在加州，保羅·阿爾度。這兩

位先生都和蕭文一道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德特黎支接到三藩市來的一封信，署名爲「C·F·I·」——這封信的信封是素色的，無退回地址。信非常之長且很詳細。我摘引一部分如下：

「我們必須趕快給一個全國的軍事參謀部組織一種格子細工或一個骨架，我們需要法西斯團體的代表參加牠，而且我們還需要美國人來參加，這些美國人是可以和上述另一些人混合在一道的……一切人必須相信在一個緊急事變裏是無情的……」

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一定不要連結在一道。牠們有不同的目的。我們一隻手遞給公衆一個可能的政綱。他們是否贊成牠而且他們是否願意回到那一種立憲聯邦共和國底代議形式所固有的理想，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一個緊急的軍事組織，萬一我們在政治上取得勝利而我們的敵人起來叛亂或者萬一我們的敵人在政治上取得勝利而我們起來叛亂，無論那一種場合，這個組織都可以起作用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德特黎支收到一封信，上面簽上一個「羅拉與克來頓」的假名。「羅拉」就是海曼·蕭文。這封信也是一封長信，信內詳述組織一個祕密軍事團體以應付緊

急行動的好處。該信有一點說道：

『我們把這一件事完全弄妥之後，現在我們就要推動，鼓勵，和集中許多工作人員從各方面完成一個全國的軍事組織……』

在『C·F·I』和『羅拉與克來頓』決定那個秘密軍事團體（爲了成立這個團體，他們要藉助於『納粹和法西斯』的力量）的具體計劃之後，他們便急需錢和軍火。

早在正月，阿倫因爲要到華盛頓旅行，從『佛萊和C·察曼太太』那裏領得四百五十塊錢。『佛萊和C·察曼太太』住在聖太·蒙尼加，但是利用加州格蘭達爾做通訊處。這筆錢，根據阿倫交給佛萊——察曼組織的報銷帳單看來，是花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與二月十日之間的。

阿倫領得那筆錢之後三天（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他接到蕭文給佛利茲·孔恩的一封信，介紹信，地址是紐約市東第八十五街一七八號德美人民協會。信是德文寫的。其譯文如下：

『我的協會領袖：

帶這封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和親密同志，亨利·阿倫，他到東部來是爲着一件要事。

阿倫先生非常熟知羅斯·昂格爾斯和加州的情形，他可以給你一個重要報告。我們可以給阿倫以絕對的信任。

海曼·蕭文。

阿倫往東部去辦理以及他要和本國的全國納粹領袖商討的『要事』就是和意大利大使館，匈牙利公使館，詹姆士·特魯社（負責分發華盛頓總部送來底『工業統制報告書』的發行人）的詹姆士·特魯，住維真尼亞·聖阿爾班的喬治·德特黎支及其他幾個人接頭。

阿倫經常報告察曼，他的信都簽上黨內假名『羅順道』。我把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從華盛頓寄發的一封信，攝錄一部分如下：

『我赴羅馬尼亞大使館時，得知該大使和他的全體隨員都是 Carol-Tartarescu 政制中人，他們於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啓程。據人家告訴我，新大使將於星期六日偕同他的全體辦事員到任。你給我的那封信，我已親自郵寄布達佩斯，蓋該大公使的新任官員我殊不敢信托此信也。到意大利大使館時，該大使亦不在，但我和 G·哥斯梅里却作了一度愉快和滿意的會談，

哥氏乃意大利參贊……」

自意大利大使館那次會議之後，不久特魯和阿倫會商。後來，特魯寫信給阿倫并附了一附記：『可是務望加意小心保守該項情報且將此信毀掉。』

阿倫並沒有即時毀掉牠。該信的日期爲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茲摘引一部分如下：

『答應三年內經常接濟的款項於一二星期內可到。我們失意太多，我幾乎再也不敢希望，可是好像結果尚有一線良機。一俟事情弄妥，我們當催你兼程趕回此地。你，喬治和我三人將在一道準備實際行動。』

假如你的朋友需要著手鎗手。我現在有很多關係，且價格克己。他們都是美國的老牌過剩貨。望速覆。』

除了上述的事件之外，我們必須說一說戴士國會委員會底奇特和不可解釋的行爲，這個委員會是被委派來『審查搗亂的活動』的。但這個委員會竟任用一個納粹宣傳員做牠的主要審查員之一，且拒絕審問三個在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做工的納粹間諜嫌疑犯。塔薩斯的國會議員馬丁·戴士是該委員會的主席，他竟給兩個民族共和報的竹槓大家寫介紹信，而這兩個

竹類大家則利用愛國主義的名義，招搖撞騙。他還接受亨利·A·容格的合作，而且上述的那封信交到他的委員會時，他還拒絕受理。

不過這些行為頗值得更詳細的考究。

第十一章 戴士委員會隱匿證據

三個納粹間諜嫌疑犯靜悄悄地從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傳到紐約美國法庭大樓一六〇四號房間的戴士國會委員會總辦事處裏。由紐·這士州的國會議員J·潘納爾·湯馬士（註一）和阿拉巴馬的曹·斯坦尼斯兩人負責把這三個人分別審問五分鐘。他們問這三個人是否已聽到海軍船塢裏有什麼非美國人的活動。這三個被拘傳的人每一個都說他沒有聽到，於是那兩位議員打發他們回海軍船塢工作，並警告他們千萬不要把他們被傳到該委員會的事情向任何人說出一個字。

我一聽到國會委員會拒絕審問他們拘傳的人，我就非常奇怪這種反乎常規的法律程序——尤其是因為這件事立即使那些納粹宣傳員（譬如愛德文·P·潑泰，德美協會的一個演講家）現在美國的「非美國」活動爲官冕堂皇的正經事了。我稍加一番考察，暴露了若干有趣的事實出來。

委員會的主要審查員之一是波士頓的愛德華·法蘭西斯·蘇利凡，他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經和納粹密探密切地合作。蘇利凡的全部履歷是極其污臭的。他曾當過一名勞工的探子，他又曾積極和德國政府的密探合作，鼓動反民主的輿情，而且他還是一個定過罪的竊賊。（因為他飲酒犯罪，他的『愛吃巴掌的愛地』的綽號便遍傳於波士頓，他和納粹結合之後，不久他就因為一件小小的竊案，被監禁六個月。）在未談到國會委員會對那些可疑底間諜以及對那些與德國經常通消息底著名宣傳家的奇怪的態度之前，我想最好還是先來檢查一下某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在約克威爾的納粹大本營裏面開，而那一位國會委員會的審查員也出席演講。

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星期二晚八點鐘，大概有兩千五百個納粹及其朋友們到紐約市勒盛頓大馬路第八十五號街的旋轉廳，參加一個新德國之友社的羣衆集會。六十個納粹的暴風隊——全身穿制服，黑褲子，配棕色帶，這種制服都是從納粹的輪船上偷運下來的——充當義務的警衛隊。暴雨隊的軍官則配着白色和紅色的臂膀帶，帶子上面鑲着一個卍字形徽章。每隔二十分鐘那些暴風隊員便以一種最好的納粹的姿勢響着他們的腳聲到演講者站着那個地方的前面換班。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也參加了。那些納粹的男男女女的出來發賣納粹的官家出

出版物青年暴風隊，每一個人都在等着今晚一個重要的演講者到來，因為這個演講者要告訴他們波士頓納粹們的消息。

W·L·麥克勞格林就是當時德意志報的編輯，他用英語演講。他講過之後就輪到納粹「斯杜加」號輪船的一位辦事員日·威普爾，這位威先生極力勸導他的聽衆去爲希特勒主義奮鬥，而聽衆則報之以「希特勒萬歲」的呼聲。麥克勞格林於是介紹波士頓的愛德華·法蘭西斯·蘇利凡出來并稱他爲一個「奮鬥的愛爾蘭人。」這位先生，國會委員會選他做調查那些搗亂活動的一個審查員，他現在竟給人羣一個希特勒的敬禮並拚命攻擊那些「骯髒的長虱子」的發臭的猶太人。」在他演講的時候，他大聲宣布他已經在波士頓組織了一個納粹的團體，這個團體已在羣衆們抗議納粹巡洋艦「Karlsruhe」號寄泊某美國港口的大會裏，襲擊和毆打自由派人和共產黨人。

「聽衆歡呼喝采。蘇利凡再做一次納粹的敬禮，高呼：『把那些下賤的，長虱子的猶太人——把他們一個不留——丟到大西洋裏去。我們要除掉這些發臭的賤豬！希特勒萬歲！』

那三個納粹的間諜嫌疑犯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被拘傳。他們是：

華爾泰·戴可夫，三八一一七號牌子，家住羊頭灣，東十九街二六五四號。

羅俄·烏爾泰，三八一六六號牌子，家住百老克林東十六街二二一號。

阿爾菲律·波爾特，三八〇六九號牌子，家住長島，中村第七十街六四——二九號。

波爾特自一九三一年已在海軍船塢工作。戴可夫和烏爾泰都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同一個日子內到那裏做工的。

這三個人關在委員會房子裏，從他們被拘傳那一天一點鐘起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那些議員們顯然非到第二日不出來辦公，因此，這三個人又被吩咐回家，且奉命於次日早上再來一次。他們爲什麼被傳問，一句話也沒有告訴他們。可是戴可夫（在上次大戰時，他曾參加過德國的航空隊）却并不取道回他的羊頭灣住家，反而一直驅車赴長島，里茨蒙港，加斯特列頓路一五七二號的阿爾拔·諾丹荷爾茲家裏。他有兩個籐箱子保存在那裏。諾丹荷爾茲多年來就是一個日耳曼美藉公民，且博得他左右鄰舍底尊重頗高。戴可夫首次到美國來的時候，諾丹荷爾茲家人便倒屣歡迎他。他是往日德國伯萊梅哈文地方一個老朋友的兒子。戴可夫請求諾丹

荷爾茲答應他把兩個籐箱子擱在他家內頂閣裏；結果，他到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做工的時候，便把這兩個箱子擱在上述的地方。

他在船塢裏做工的兩年當中，他大約每隔兩個禮拜便要到那個頂閣上去看他的籐箱子。他來究竟做些什麼勾當，諾丹荷爾茲一點也不曉得。

在戴可夫被拘傳那天晚上，他實然來索回那兩個箱子。他告訴諾丹荷爾茲說，他計劃回德國去。箱子裏藏着什麼東西，又他和這幾個箱子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牠們已經消失了。

我到戴可夫住的羊頭灘一樓一底的房子裏訪問他。他沒有知交朋友，不抽煙，不喝酒，也不愛閒遊。這位德國退伍軍人的生活好像只限於在海軍船塢裏工作，回家來就悉心造船模。問或訪問一下諾丹荷爾茲的頂閣。

據我個人所知，戴可夫在戰後成了一個船務工程師，給北德意志萊德公司做工。一九二三年他非法潛入美國，在美國呆了兩年。後來他回到德國去，但隨又回到美國來，這一次來却是合法的，他用的是一張公民證，再過五年之後，他就成了一個入藉的公民。

當他未到美國戰船上做工之前，他在美國各處都混過飯吃——在汽車廠裏，在總電氣公司裏，在辛匿泰地裏，且在羊頭灣的汽船上當過工程師。就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後，他還在羊頭灣的汽船上做工。柏林——東京軸心形成（一九三五年）之後，德國特別有志於美國海軍船務，蓋該軸心主要是交換軍事祕密。在該協定向未簽訂之前不久，戴可夫突然到斯泰天島的斯泰天島造船公司裏做工，這個公司正在趕造四隻美國驅逐艦，番號是三六四，三六五，三八四和三八五。白天他在這幾隻驅逐艦上做工。一到了晚上，他就追尋他的愛造船模的怪癖，這些船模，他從未想過把牠們賣掉。

在我們傾談當中，戴可夫措詞非常謹慎。

「你爲什麼從斯泰天島轉到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做事呢？」我問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說。「我猜大概是因爲在船塢裏賺錢更多吧。」

「那末，你在那幾隻驅逐艦上做工時，你賺多少錢呢？」

「那是以前的事，」他慢吞吞說。「我不很記得清了。」

「你現下在海軍船塢裏賺多少呢？」

「每星期賺四十塊兩角九分。」

「你去年到德國去了兩個月，以前你又到德國去過六個月。你那裏能在你的工資份下省下許多錢來作幾次旅行的花費呢？」

「我花不了多少錢。」他說。「我在這裏只一個人過活。」

「你每星期省下多少？」

「哦，我不知道。每星期十元錢吧。」

「那末每年就積得五百塊——還要你刻苦做工，才能辦到，其實你並沒有怎樣刻苦。你趁三等船。來回路費要花兩百塊左右。這次來回旅行假定你不買衣服等物，你也只剩下三百塊來花。你靠三百塊錢怎樣安排在德國住六個月呢？你難道在那裏做工麼？」

他躊躇了一會說，「不，我沒有在那裏做工。我到處旅行。我不是老獸在一個地方。」

「你靠三百塊錢怎樣過六個月呢？」

「我的兄弟給我錢花。」

「你的兄弟做什麼生意？」

「哦，就在伯萊梅哈文做普通生意。他在那裏做一宗大生意。」

「或者我可以從美國公使館那裏弄到一個報告——」

「哦，」他打岔說。「他的生意不是大宗的。」

「你有一個銀行摺子嗎？」

他又躊躇了一會，然後說，「沒有，我積的錢夠不上一個銀行摺子。」

「你遊德的盤費保存在那裏？用現金保存嗎？」

「是用現金保存的。」

「在什麼地方？這裏就在這個房子裏？」

「不。不是在這個房子裏。我把牠鎖起來。」

「在什麼地方？」

「哦，好幾個地方，」他含糊其詞地答。

「這些地方又在那裏呢？」

「我把我的錢寄存在一個朋友家裏。」

「誰？」

「諾丹荷爾茲，阿爾拔·諾丹荷爾茲。」

「你做工在百老克林，住在羊頭灣，又每星期把十塊錢寄存在里茨蒙港的一個朋友家裏？你積錢的地方不是太遠了麼？」

他答不出來，聳聳他的肩膀。

「諾丹荷爾茲做什麼生意？」

「我想他現在是賦閒。我想他常常做宰牲口的。」

「你附近有的是銀行，你既不很知道某人的職業，你還要走老遠的路把錢送給他，讓他給你積存起來？你爲什麼這樣做法呢？」

「呵，我也不明白，在我看來，好像這樣辦好一點吧。」

後來我問諾丹荷爾茲時，他否認戴可夫給過他什麼錢讓他保管。

戴可夫曾在「百老克林」號巡洋艦的透平機，制綫機及其他複雜的機器部門上做工。我問他是否保藏有圖樣時，他回答是肯定的，可是又趕快補充說那些圖樣每晚都繳回，由辦事人

封鎖。他承認，一個能幹的機器師，經過一番小心研究之後，就能夠把圖樣熟記在心裏，另外製一個複本。

「你在那幾艘驅逐艦上做工，過後回到德國，有人在德國向你問起牠們麼？」

「沒有，」他急忙說。「誰也沒有。」

「我的情報證明你是說過那些造艦事情的。」

他嚇得瞪着眼。「哦，」他說，「我的兄弟知道我在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做工。自然，我們就談到牠了。」

「我的情報證明你和別人也談過牠。」

他帶着一點窘態用眼瞪着窗外。末了他說，「哦，我的兄弟有一個朋友，我跟他也談起這件事了。」

「一分鐘之前，你還說你沒有和任何人談起這件事哩。」

「我已經忘記了。」

「你所說的兄弟就是給你錢週遊德國的那一位麼？」

他不答。

「請你回答一句，」我說。

「對的，」戴可夫終於說，「就是他給我錢。」

我又訪問戴士委員會拘傳的三名間諜嫌疑犯的第二名阿爾·菲律·波爾特曾在美國「檀香山」號巡洋艦上做過極重要的工作。他雖然已經十年未回德國，但是去年他突然到德國去，并把他的兒子送到一間納粹的學校裏讀書。波爾特也沒有銀行存摺。他和他的妻子趁三等艙至少需要七百塊，但戴士委員會並沒有興趣去考究一下這次旅行的盤費是從那裏來的。

波爾特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啓程赴德，九月十二日回來。我跑去找他那天晚上，他非常焦急。他已聽見有人和戴可夫談過話了。

「我知道你的獨養子海爾毛特到德國的蘭根上學了，是不是？」我問。

「是的，」他說，「兩年前我送他到那裏去的。」

「難道在美國就沒有學校收容一個十五歲的孩子？」

「我要他去學德語。」

「他在那裏讀書，你花多少錢？」

他躊躇起來。他的妻子正和我們坐在一道且間或操德語來向他貢獻意見，現在她突然又操德語打岔說，「不要告訴他。這是德國的事情。」

我猜他們不曉得我聽懂她的話，因為波爾特裝做彷彿聽不見一樣把她的話混過了，而且小心翼翼地說，「哦，每月二十五元。」

「你在海軍船塢裏每星期賺四十元，而你除了花錢給你兒子在德國上學，買衣服等項外，你和你的妻子去年還到德國去了一個多月。每星期四十元你怎能辦得到？」

他的妻子在隔壁廂房裏格格地笑起來。波爾特聳着肩沒有回答。

「你們倆最便宜趁三等船，也得花七百塊。你從什麼地方領得你的銀行存摺？」

「沒有。沒有什麼銀行存摺。」他的妻子厲聲打岔說。

「所有錢財都保存在這裏，就在這間房子裏。」他笑起來。

「你積的錢都是現金麼？」

『對的；是現金，就在這裏。』

『沒有存入銀行？』

『因為我們喜歡那樣——存現金。』

波爾特像戴可夫一樣曾在北德意志羅德公司當過船務工程師。他是一九三一年到百老克林海軍船塢做工的。當一九三八年春天『檀香山』號巡洋艦試航時，波爾特也在船上。

三個被拘傳者中的第三名，哈利·烏爾泰，化名露俄·烏爾泰也像戴可夫和波爾特一樣，是一個德國種的入籍公民。他和戴可夫同一天到海軍船塢裏做工。以前他們兩個人又曾經同在斯泰天烏造船公司的四艘美國驅逐艦上做工。

烏爾泰住的房子有許多猶太人住在裏面，這可以拿信箱上的名字來斷定。因為露俄這個宇德文氣太重，他便把『哈利』排做姓。

『你和戴可夫同在斯泰天烏的驅逐艦上做工，你還說你在那裏從沒有碰過他麼？』

『沒有。直到那去海軍船塢做工的第二天以前我從未碰過他。』

『有多少人在一艘驅逐艦上做工——一千？』

「噢，沒有那許多。」

「大約一百？」

「大概是那麼多吧！」他不確定地答說。

「你和戴可夫在同樣的戰艦上做了六個月工，你從未碰過他？」

「真的，」他堅執地說。

「你們兩個人同時到百老克林海軍船塢供職，假如你從未碰過他，又怎樣會這樣巧呢？」
他聳聳他的肩膀。「我不曉得。這是怪事。總之，聽起來似乎是怪事。」

「你在「檀香山」號巡洋艦上做工，你手頭有圖樣麼？」

「是，當然，但是牠們從沒歸我保管過一晚。」他趕快補足說。我不禁想起戴可夫也趕快聲明過，那些圖樣從未歸他保管過一晚。他們好像都對這件事有點窘急，雖然我并未提到牠。

「牠們向來就歸你保管過夜吧？」

「不。他們看管那些圖樣——」

「我的情報證明牠們是歸你保管的。」

「哦，有時——那些圖樣——你是知道的，當你照圖做工時，有時，真的，有時那些圖樣要歸我保管過夜的。我在『百老克林』號巡洋艦的制綏機上做工，我就把圖樣保管一晚。」

「多少次？」

「我記不清多少次。有時那些圖樣在我的工作箱子裏保存一晚。」

「你還在那些戰艦的透平機及其他複雜和機密的結構問題上參加過工作吧。」

「是的。」

「你也把那些圖樣保存過夜了麼？」

「有時——并非常常。有時我把牠放在我的工作箱子裏過夜。」

在『百老克林』號和『檀香山』號建造的稍後時期，烏爾泰弄到兩個職務，這兩個職務，許多工人都不高興做的。他由四點至午夜和午夜至早晨八點的看守職務。平常，烏爾泰是巴不得留在家陪他的妻子的。

「你有了這幾班看守的職務，你就常常巡視那隻船了吧？」

他躊躇起來，在未回答之前，他把他的話小心推鼓過。末了他點了一下頭且趕快補一句話

說，「可是沒有一個人能混到船上來。」

「我沒有問這一點。當你值班看守，別人都睡着的時候，你便巡視那隻船麼？」

「是的，」他低聲說。

你爲什麼要到百老克林海軍船塢裏做工？」

「噢，我不知道。我喜歡幫政府做工。」

「你有一個銀行存摺麼？」

「是的。」

「什麼銀行？」

「呵，我不知道，牠在教堂路的某個地方。」

「你大約有兩萬四千塊在那個銀行，一座漂亮的房子裏，而且你和你的妻子去年還到德國旅行一次。你靠每星期四十塊的工資，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積蓄那整筆款子麼？」

他聳聳他的肩膀。

「你的銀行存摺無法證明你把整筆款子提回來就夠你赴德的盤費——」

「喂，」他——知道問題發展向什麼地方時，他立即不耐煩地打岔說，「我被傳到戴士委員會裏時，那位議員和我握手且問我是否知道在海軍船塢裏有什麼非美國人的活動。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便吩咐我回去工作且囑我千萬不要將我被傳問的事說出來。現在我就不懂得你何以把上面的問題來問我。那位議員吩咐我不要說，我現在再也不說什麼事。什麼也不說。」

戴士國會委員會對那三個拘傳來的漢子并不感覺興趣，後來又十分古怪的拒絕審問。戴士委員會是由國令授權來審查那些搗亂活動的，但除了那種十分奇怪的法律程序之外，牠還把在美國國內受德國指使的納粹活動的文件證據隱匿了好幾個月。該委員已獲得寄給根塞·奧格爾和彼得·基士布的信件，可是把牠們靜悄悄地藏在他們的檔案庫裏，不告訴任何人有這些文件的存在。他們沒有拘傳或審問那些株連的人。

該委員會處之泰然的信件就是德人僑外人民協會總部設柏林國外分部負責人D·A·凡尼孔爾，國外分部斯杜加總部等的信，同時也有奧格爾給基協普的信。

基協普和德國的納粹宣傳總機關經常接觸，接受訓令，報告一般的活動，尤其是報告納粹們在此處開兒童學校的事情，納粹的宣傳準備在那些學校裏散佈。

現在把那些信件隨便譯出如下。頭一封上面記着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子，是奧格爾從他的斯泰天島，大穀場家裏寄發的。

「親愛的基協普先生：

蒙即賜覆，感謝之至。我抱怨芝加哥方面無覆信乃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前者。

我從足下來信中得知今後送書籍於勞働協會已不適當等情。

鮑爾達曼先生收到的材料來自 V · D · A (註二)。該項材料已送至我等之中央書籍發行處 (米爾特)。如果他處需要時，當可隨時領取，但要經過足下介紹。

今夏寄來 (經芝加哥德國總領事館) 以備 足下底第阿多·可爾納學校採用的三十部書籍，亦來自 V · D · A。如足下尚需初級讀物或參攷書時，請直接示知可也。來示望逕寄——勿經領事館及外交部之正式道路——我等之中央書籍發行處。所需幾何，又除初級讀物及初階 (註三) 之外尚需何書，請詳行示知。我當加意留心迅速奉上。佛萊茲·孔恩處，我當將足下所請之事轉知，且必須獲得伊之裁可……日耳曼的敬禮。

卡爾·G·奧格爾。」

五天之前，奧格爾已寫信給基協普說：『足下諒未健忘，我就是德人僑外人民協會在美國工作之負責人。』

下：基協普剛剛接到奧格爾的指示，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他又接到斯杜加方面來的信如

『親愛的彼得』

我從你的辦事處主任莫拉同志處接到二月十五日的來信。他告訴我的主要事情就是今年無法履行青年交換。此事今我非常抱憾。我很希望根據我等共同奮鬥之利益，我等能於本年內找到一批青年，特別是從你的區域裏。得到你的幫助，此事或者尚有可能。當然，我們尚能利用的時間已非常有限。這點，我是能看清楚。

不久我當更詳細的奉告。同時，大概你也能夠把過去數星期當中貴校的發展，給我作一個更詳細的報告的；我再度衷心希望能完成你的正當的願望。我等但願不久可以獲得結果，這個結果是我們共同奮鬥之目的。祝你們都好。

『G·莫薩克』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德人僑外人民協會的E·A·凡尼孔爾寫一封信給基協普如下：

親愛的同志基協普：

我們昨日奉上一函，內稱有三千網東西經奧格爾轉交你收，以備歌舞會之用。目下因種種理由，我們已將各組拆分為十單包，按下址各送兩包：菲律德力·雪蘭支、卡爾·莫拉、卡爾·克倫雪爾、奧格爾，你亦分得兩包。

請通知你的共同工作的人，且注意如必須完稅時則代為納付；奧格爾不久則可將錢奉還；如欲該數網東西按時寄到，此乃最簡捷之唯一辦法。此致

德國人民的敬禮。

「E·A·凡尼孔爾」

戴士委員會手中的文件證明德國宣傳分部與活動於美國的密探（他們中有些是經過納粹的外交界來的）中間的連繫，但這些文件却被人束之高閣。上一章書引證的特魯、阿倫及其他人的信件亦已呈交該國會委員會。牠却拒絕傳問那些與案情有關的人。

(註一) 從前他的名字叫做J·潘納爾·菲尼。他這次改變他名字，因為他認為在商場裏用湯馬士·較之川愛爾關人的名字菲尼好一些。

(註二) 卽納粹國外宣傳的中心，總部設在德國。

(註三) 這就是著名的納粹秘譜是教小孩們唱恨之歌以反對猶太人及天主教徒的。

第十二章 結論

我在序文中已說過，本書上面各章所描述的幾個密探和宣傳員的活動，甚至還沒有把那無孔不入拚命干涉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底內政的嚴重問題，抓着一點皮毛；但是根據那點子世間罕知的第五縱隊的活動，尚能夠合理地得出幾個基本的結論出來。

在外國受柏林指使的密探有時把宣傳和間諜工作打成一片，但經常是利用宣傳的組織爲間諜工作的根據地。在美國，據我所能斷定的，羅馬——柏林——東京軸心剛剛開始合作。但在中南美各國，軸心達顯然已贊同分工合作，每一個法西斯強國獲得一個特殊的活動地盤。

德、意、日已表明他們爲了自國工業和軍事機構所急需的原料品，他們會走到什麼地步。在西班牙，德、意的第五縱隊組織和製造一個流血的內戰，以便在法國之南建立一個廣大的法西斯地盤，當然這就是因爲德、意都視法國爲下次大戰的一個假想敵的原故。就是在法國內，德、意的密探也藉其自國政府的助力，建築了一個驚人的鋼鐵和三合土的堡壘網，這

個網至少可以容納十萬個重裝軍人——所有這些工作一直到法國發覺其國境內的叛國行為時才罷休。

第五縱隊在各國所採取的戰略實在如出一轍。奧國尚未被吞併之前，納粹密探在奧國第一步成立宣傳的組織來做工作的根據地。自從強奪奧國政府的企圖流產之後，納粹被宣佈為非法，他們便埋首於地下工作，且繼續從德國獲得援助。後來柏林又下令組織 Standarte II，亦即組織一個準備製造糾紛的特殊團體。等到奧國警察鎮壓牠們的時候，於是德國便利用這些故意挑撥的事件提出抗議，稱德國公民備受攻擊及虐待。葛斯塔波指使的 Standarte II 的活動愈幹愈緊張，一直到這個倒霉的國家被吞併才罷休。

在捷克也採取同樣的戰略：首先成立宣傳的中心俾那些納粹及納粹同情者有所歸趨——這些中心組織則靠另一種團體的招牌來掩護，這種團體的宗旨都是號稱設法改善蘇台德區日耳曼人與捷克政府的關係的。然後第二步又利用宣傳的總機關和分機關做間諜工作的中心。在慕尼黑協定之前不久，Standarte II 又成立起來，又製造糾紛，等到捷克警察設法壓制他們時，德國又乘機大呼日耳曼血統的捷克國民橫遭殘酷的虐待了。

侵略國都一成不變提出一個道德的問題來掩蓋那些預定的侵略行動。意大利要「教化阿比西尼亞人」於是向那些無自衛能力的婦人和小孩濫施轟炸。德、意公開接濟佛朗哥「以防止西班牙遭布爾什維克化」。諸如此類。在國際領域上，羅馬——柏林——東京軸心用以掩飾其侵略的大「道德問題」就是共產主義。軸心國揚言牠成立的宗旨是「交換關於共產主義的情報」事實上牠是一個軍事同盟，此事目下一般人都承認了。軸心國現在又藉口同樣的問題侵入西半球。實則說來說去的道理好像是軍事的而不是佈道的。

尤其是德國，她之派出密探不光是進行間諜工作，而且還組織政治團體向美洲各共和國施行壓力。根據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材料看來，我非常懷疑她的動機究竟主要是使美洲享受全能政府的歡樂，抑或使美洲低首於阿利安壟權的學說。錢和氣力的花費好像是爲着更實際的理由。那些什麼協會不僅可以施行政治壓力，而且還可以用法西斯的教程來教導那些土人做間諜和怠工者，這都是戰時求之不得的；爲着這個理由，就值得那些侵略國耗費巨大的氣力和金錢了。

萬一那個望穿秋水的戰爭爆發了，歐洲和亞洲都無法供給交戰國以軍用品及食糧品原

料品的主要來源將是西半球。苟在美洲能博得一個強固的根據地，則在未來的戰爭中就得到很大的便利，因為在一支軍隊看來，物資的供給與人力的供給同等重要。而且，萬一法西斯國家不能獲得這些原料品，那些密探至少尚能對送到敵國去的貨運意工——在上次大戰頭幾年當中，我國尚守中立，德國密探在我國就這樣幹過。

墨西哥有驚人的煤油供給量，她成了法西斯軍事戰略的一個重其部分。我們發現軸心國，尤其是德國拚命去推翻特拿政府，因為牠是一個公然反法西斯的政府。如果羅馬——柏林——東京軸心幫助墨西哥成立一個法西斯政府，牠們就能夠靠他來供給戰時所最需要的煤油。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及糧食來源之一，因此她是更重大的因素。德國並沒有忘記，牠的軍隊已迫使協約國屈服，但美國的供給和美國的人力把牠們的巨大勝利立即轉為一敗塗地。美國萬一站在反對法西斯列強的民主國方面去，則對物資、供給和兵力的輸運舉行意工將與摧毀一道敵人的陣綫同等重要。

第五縱隊在西半球運用的戰術與在歐洲所運用的一樣。假裝為改善法西斯某國及美洲

英國中間底關係的宣傳機關已成立起來。法西斯運動的組織工作往往跨越國境。納粹的密探從美國出發到墨西哥去組織金衫軍；結果像奧國一樣，在墨西哥計劃一個暴動（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八年又來一次）。

天古比斯與將軍和納粹密探合作把軍火屯積在賸奴拉，他立心時機一熟就舉行第二次叛亂。

在中美，軸心國拿軍火當禮物進貢給那些小共和國，努力奪取她們的友誼。德國派來的密探正在建立納粹的中心，而本國政府也正源源供給他們以宣傳品。在巴拿馬，情形更為嚴重。日本在那裏常常對那一道運河有濃厚的興趣。在軸心國中，德國成了日本一個合作者，因為她在巴西和哥倫比亞有大量的居留民，而巴西和哥倫比亞又緊靠巴拿馬運河。這些居留民現在正以熱狂的速度組織起來，而那些國家本身也受特別短波無線電播音的宣傳所淹沒。在巴西，一九三八年發生了一個納粹指使的流產的暴動。

這些活動所走向的目的推敲起來確實不是為着美國和我們的門羅主義的利益。從所有的徵兆看來，她們努力的目的就是使美國受法西斯國家包圍，或者最低限度受那些有法西

斯團體的國家包圍，這些國家可以給美國一點子頭痛，假如美國捲入與一個或所有軸心國家戰爭中的時候。

在美國本身，我們也發現那種運用於奧國、捷克和西大陸各國一模一樣的戰略。德美協會的宗旨是『改善美國和德國的關係』，但活動起來却拚命作執拗的反美及反民主宣傳，而且牠在過去一兩年內，儼然就是一個海陸軍間諜的根據地。

德國的密探拿着德國的戰略，在各國提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之禍』的問題來，他們尤其側重猶太人，蓋天主教徒當時很強大，納粹尚不敢過於得罪。

當然，聯邦政府有龐大的法律機關來檢舉間諜，可是間諜工作只是納粹反對這個民主政府底廣大運動的一部分。在西大陸方面，聯邦政府已着手對抗德、意政府統制電台的短波廣播。反廣播被用作防衛的手段，這一手段的價值雖不可抹殺，但牠無法充分對抗法西斯的『新聞』社，這些新聞社假借新聞的幌子，免費供給宣傳品於中南美的報紙，好比德國寄送以及那些什麼協會散發的印製宣傳品一樣。除了軍事行動之外，經濟壓力好像是法西斯政府所能了解的唯一言語，只須美國略使該項壓力，就可以使她們了解我們對她們底侵略的憤慨，我們這

樣做比之廣播及一般的談什麼西半球各國共存共榮強得多了。

我國的法律和法院供給我們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可以用來防止對人民底民主立憲權的任何危害。但最重要的就是把法西斯底無法無天的準備基礎留心摧毀。意大利和德國人民犯的致命錯誤就是因為他們容忍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匪黨的活動，讓他們坐大，奪取政權并把民主制度的每一標記都打成粉碎。

一個大國的人民受了一種毒害的理論，攻擊他們是沒有理由不能用更高明的宣傳來對抗這種宣傳的，我們的宣傳可以教育人民知道民主制度之利益——知道法西斯主義對每一個人（包括那些大工業家和金融家，他們中有些正和法西斯主義吊膀子）的意義。無論如何，政府能夠而且應該受人民代表的指示，採取切實的辦法以制止納粹密探和宣傳員潛入本國。此外尚有種種不同，或者更切實和有用的辦法可採取，但這些辦法，要人民察覺縱容法西斯宣傳的危險，而且要羣情鼎沸足以制止本國內那些受外國指使的活動的時候，才能規定出來。

納粹間諜活動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史丕伐克

譯者

劉若村

發行者

文化正氣出版社

總經售

勵力出版社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

#6

500012